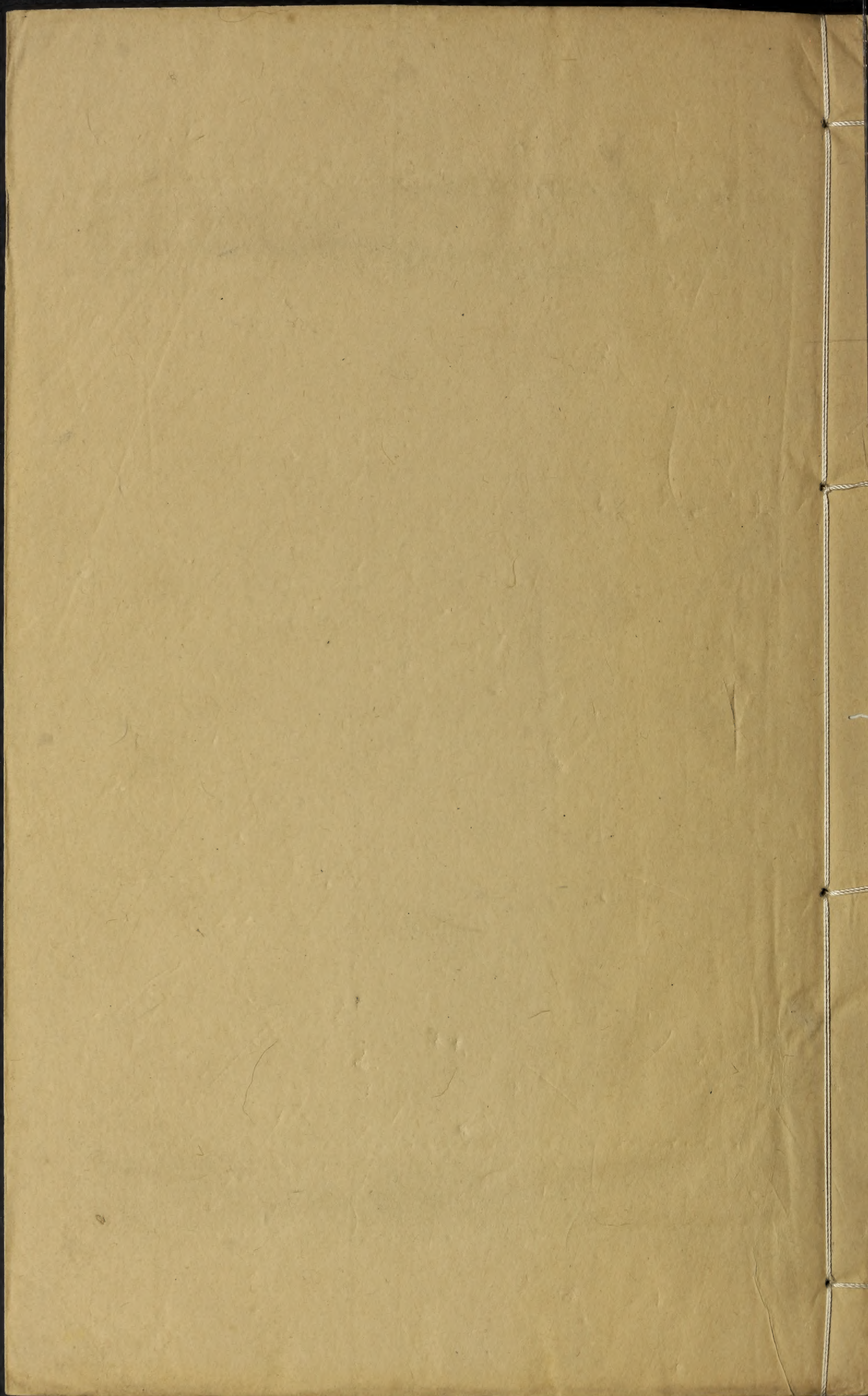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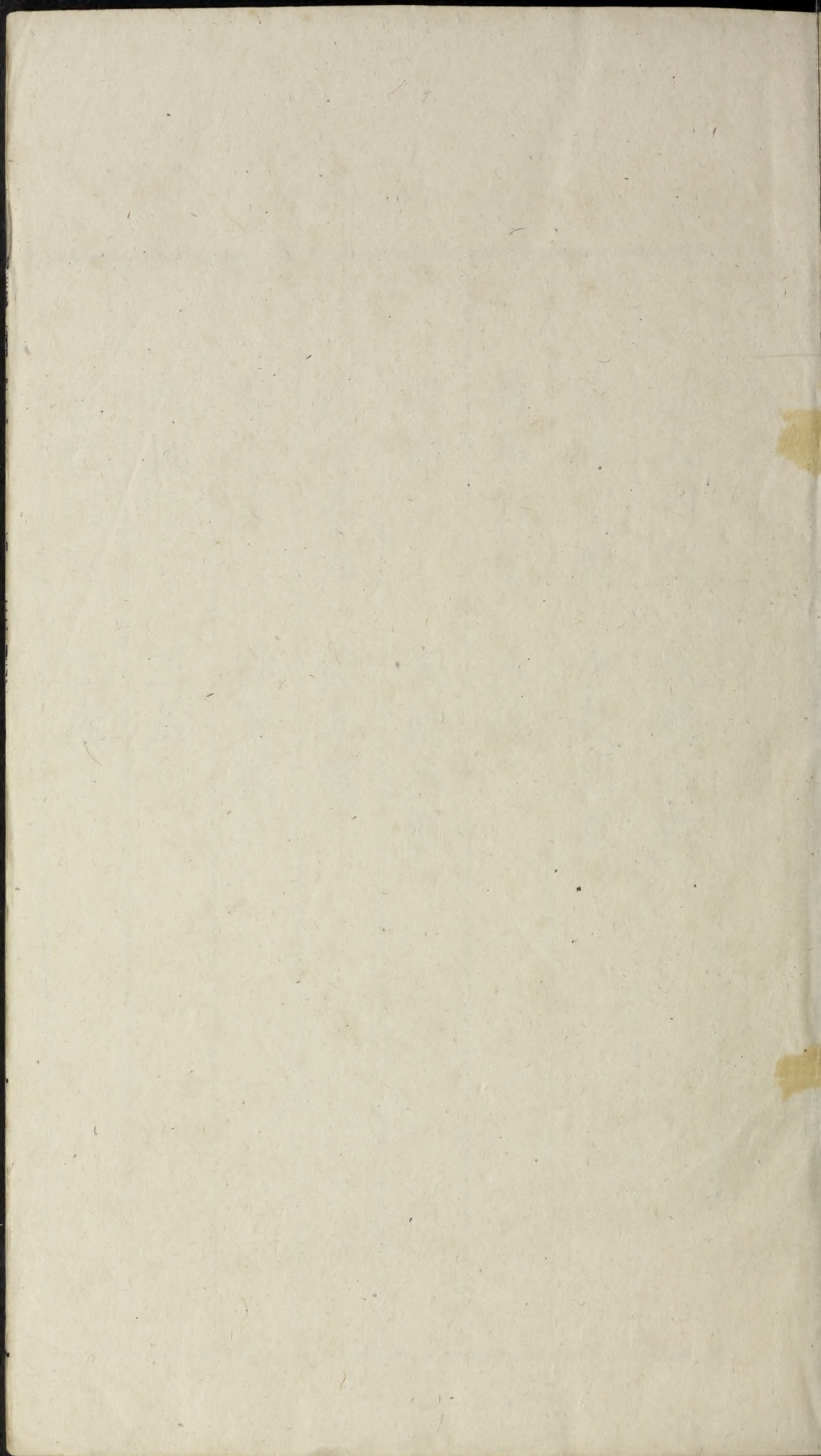




羣輔錄總目



漢二疏　五龍

二龔　二唐

五侯　二仲

二十八將　三達

八使　華氏三君

楊氏四公　袁氏五公

五處士　六孝廉

三君　八俊

八顧　八及

目錄終

群輔錄

晉　陶潛著　南城章文在校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必育受稅俗宋均曰受賦稅及徭役所宜施爲也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僕職等也隕丘一作立

受延嬉宋均曰延長嬉輿也主受此錄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天所生出洛地所生也

金提一作堤主化俗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鳥明主建福宋均曰福利民也

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紀通爲中職宋均

日爲田主主內職也仲起爲海陸宋均曰主平地兼統海也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一本作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宓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世人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教命也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宋均曰糾正也窺紀受變復宋均曰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維絡也力墨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　該　脩　熙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蔡墨辭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元云堯旣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爲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招陽　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謷哉歌曰
南陽　棄爲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新惠一無武字　羲叔之後爲羲
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　咎繇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零落　和仲之後
爲和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　垂爲冬伯樂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緩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旣卽位元祀巡
狩舜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
鄭元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後又
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
大傳

讙兜　共工　鯀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龎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徙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

作虞　[illegible]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illegible]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或云不識

秦不虛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歜云堯

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爲七子輿

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皐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皐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皐陶不與焉葢客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葢

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
業

閎夭　太公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
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
西伯於羑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丘亦得四友此
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元以爲成王時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仲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郕叔處　康叔封　聃季載

一本無郕叔處有毛叔国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閎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太姒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泰公牙　吳班　孫尤　夫人冉贊　公子糜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遁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奉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爲賦黄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子西賦黍苗（子駟子）子產賦隰桑（子國子）公孫段賦桑扈（子豐子）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良孫子耳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蟜子）印段賦蟋蟀（子印孫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

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書云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 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武伯　叔孫得臣莊叔 穆子昭子成子武子文子　季孫行父文子 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 趙衰始爲卿至無恤四世　范吉射昭子 士會始爲卿至吉射

五世 智瑤襄子 荀首始為卿至瑤六世　荀寅文子 荀林父始為卿至寅

四世 魏多襄子 魏犨始為卿至多四世　韓不信簡子 韓厥始為卿至

不信四世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寔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蓧丈人 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

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感贊

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顔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彊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

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
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
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
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
魏惠王慙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

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

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嘗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

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廣兄子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書

重合令子輿居朱輿里　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　東海太守子仲居宣唐里　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　穎陽令子良居遂興里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

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
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

此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巳

乃點乃汚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陽

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富後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爲賓客時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後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稽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一作世

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逕

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

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

侯南陽吳漢字子顔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

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畤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

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
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
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　東郡
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陰
侯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
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
軍鬲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慎靖侯南陽
劉隆字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
潁川姚期字次兄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盖延字巨
卿　捕虜將軍楊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
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
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
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
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

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巳爲赤眉所害隗囂宻有

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

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

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

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

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欒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遵　太

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

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見張

璠漢紀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社中　順第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犍爲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棄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　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立生祠焉

右淸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爲司徒遷太尉　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爲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公再司徒一太尉　賜子彪字文先以太中大夫爲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爲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以太常爲司空太尉　逢弟隗字次陽以市騎校尉爲司空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袁閎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字子雲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戈伯堅　鄧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張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張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張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嘆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忠誠 竇游平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 陳仲舉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天下德苞 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 天下模楷 李元禮 司空山陽
高平王暢字叔茂 天下英秀 王叔茂 太僕潁川陽城杜密
字周甫 天下良輔 杜周甫 司隸校尉沛國朱㝢字季陵 天下
冰凌 朱季陵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 天下忠貞 魏少英
沛國潁陰荀昱字伯條 天下好交 荀伯條 大司農博陵安

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稽古 劉伯祖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 天下才英 趙仲經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 天下和雍 郭林宗 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 天下慕恃 夏子治 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 天下英藩 尹伯元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 天下清苦 羊嗣祖 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 天下珪金 劉叔林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 天下雅志 蔡孟喜 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 天下臥虎 巴恭祖 議郎南陽安

衆宗慈字孝初 天下通儒 宗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 海内貴珍 陳子鱗 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 海内忠烈 張元節 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 海内謇諤 范孟博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有 海内通士 檀文有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 海内才珍 孔世元 後漢書云字元世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内彬彬 范仲真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晊字公孝 海内珍好 岑公孝 鎮南將軍荆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海内

所稱劉景升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卓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　郎

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修整蕃嘉景　北海相陳留巴吾

泰周字平王海內貞良泰平王　侍御史太山泰高胡母班

字季皮海內珍奇胡母季皮　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

光光劉子相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海內依[illegible]王文

祖　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嚴恪張孟卓　荆

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明度博平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厨

書無劉翊有劉儒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丘長頴川陳寔字仲弓　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淳紀碑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　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功曹並朝正色有孔父之風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狀奐廉方亮直學該群籍前後七徵十要三爲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矯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椁幅巾殯服無棺而葬焉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狀詡博覽群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　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蹇諤又曰明允貞亮與大將軍竇武志匡社稷機事不密爲羣邪所害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弃法不言英聲宣於華夏高名冠於縉紳　司隷沛國朱寓字季陵一名詡右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耆老識寓云桓帝時遭難無後　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海歷統五郡恩惠化民　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尤長狀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十年奉身守約不問厥問　司空

潁川荀爽字慈明 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舉公卿校戚丈人也或遣進奏或規諫從儒林歸仗究極篇籍

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 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所蒞三事靖恭袞服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 狀肱稟履元知立性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六藝窮通究微行隆華夏名播四海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 狀球清高忠直孝靈中年欲誅黃門常侍以此遇害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 狀暢雅杜貞實以禮文身居家在朝節行異倫

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 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未嘗見齒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徵聘不就年七十二終於家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 狀儉體性忠直閨門孝友臨官賞罰清亮絕俗

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 狀元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奥數賾隱範錯綜其數作五經[illegible]義窮理盡性也

徵士樂安冉璆字孟玉 狀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凡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仲弓皆難其高風

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 狀固在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醜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於讒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 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群儒州郡禮命晉不旋軌辟司徒徵有道並不屈

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 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明見初補豐令政平民和有處子賤之風上書陳損益辭切情至

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 狀朗資純美之高亮幹輔國朝忠蹇正直之節播於京師

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狀穉妙德高偉清英超世

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遵伯玉卷舒之術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　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指刺貴門梁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敦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除家一人爲郎辭不受後徙居華陰故始爲宏農人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

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悅之父　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漢光祿大夫彧之父年六十六　緄弟靖字叔慈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邵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靖隱身脩學動必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靖弟燾字慈光舉孝廉年七十　燾弟汪字孟慈昆陽令年六十　汪弟爽字慈明公卓

徵爲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出自巖藪九十三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 爽弟肅字敬慈守舞陽令年五十 肅弟專字幼慈司徒掾年七十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耆舊傳稱孚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孚弟恪字允讓 恪弟逵字義則 逵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
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夏隱字叔世　州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 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 位至兗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弟五

巡字文休（典先之子典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 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上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武元年

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群字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

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濬

沖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之遊世號

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表宏戴逵爲傳孫統又爲

讚

吳範相風吳人　劉惇占氣河內人　趙達算河內人　皇

象書廣陵人　嚴子卿棊名昭武衛尉畯從子　宋壽占夢十不失一

曹不興畫（爲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爲蠅後張御坐權以爲真蠅手彈不去方知其非）也

孤城鄭姥相（見王粲於童戲謂仕必至師傅後爲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　瑯琊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郎瞻弟孚字遥集朗率多通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滅故云八百）

潁川庾敳字子嵩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　裴楷字叔則（徽弟三子晉光祿大夫）

裴綽字季舒楷弟長水校尉　裴瓚字國寶楷子中書郎　裴邈字景初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　裴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　裴康字仲豫徽第二子太子左率　裴頠字逸民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　王祥字休徵晉太保　王戎字濬沖父渾涼州刺史　王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壻荊州刺史　王導字茂宏覽孫裁子敦從弟丞相　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康女壻　王衍字夷甫父文平北將軍戎從弟太尉　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子大將軍　王元字眉子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琅琊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

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

祖　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　魏尚書僕射杜

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

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　錫子

光祿大夫乂字宏治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

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

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

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

嘆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

之儒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

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

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顔氏傳

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

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

爲道以和陰陽爲遺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
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
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鈃尹
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
墨以堅白此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墨

羣輔錄終

右陶潛羣輔錄一卷北齊陽休之本作聖賢羣輔
錄以其所敘述者皆古聖賢人也而晁氏獨以篇
末八儒三墨二條疑爲後人妄加非謂其與全書
次第若無倫貫而八儒三墨名稱又出韓非子未
可據耶謨竊以爲先生生平讀書不求甚解間著
文章自娛亦豈有心結撰則茲錄不過如飲酒時
暇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而已或時適讀韓非
子因即采此二條附於篇末亚不必有倫次也但
其所臚列儒墨名目亦有不必盡同者如仲梁之

爲仲頁孫氏之爲公孫又有宋錮尹文五侯子之墨而無相夫氏疑不必本韓非子此則先生之學甚傳又未易究也已竹垞先生跋此錄亦引韓非書專明公孫氏之非公孫龍子而又未考韓非原書祇稱孫氏也汝上王謨識

英雄記鈔目錄

董卓

公孫瓚

周毖伍瓊

諸葛亮

逢紀

閔貢

何苗

李傕郭汜

丁原

文聘
許褚
韓馥
孔伷
王匡
橋瑁
袁遺
王修
孔融

目錄終

魏　王粲撰　南城包棻校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閒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

表焉。

劉焉

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靑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劉範

劉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

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劉璋

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朐䏰上蠢下如振反

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溫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

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中州大姓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

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

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

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袁紹攻公孫瓚劉備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饑民數千

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備備遂去楷歸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袁成

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數責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

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袁譚

初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

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董卓

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矦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

時有謡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

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歛聚董氏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瞑以爲大炷置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公孫瓚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

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鬬，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呌，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郤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郤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告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

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壼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

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觀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　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周毖伍瓊

虔字仲靖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諸葛亮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

逢紀

逢紀字元圖　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閔貢

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

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何苗

何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

日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李傕郭汜

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一名多

丁原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畧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袁紹分部攻布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

内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二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内不說

布初入徐州與書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
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
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
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
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
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
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
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
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

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

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並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

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毎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

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覇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

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覇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覇後復與布和

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雖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

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揚及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高順

高順為人淸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

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
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内之親悉奪順所將兵
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
意

劉虞

劉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内無盜賊災
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黄琬
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張瓚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

徑至其門。

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

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關靖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

所信奉、

楊性

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

問。

曹純

曹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
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
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
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
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
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
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
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
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

大呼其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文聘

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
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
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
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
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
救遂不敢攻而去

許褚

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
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

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韓馥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

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
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孔伷

孔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
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王匡

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
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
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南太守

橋瑁

橋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兖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袁遺字伯業爲楊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王修

修一子名儀字殊表

附王隱載儀高亮雅直後爲司馬子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瀟父

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栢樹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裒爲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

整衣出迎之于門襃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
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泣涕而去令即放
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
襃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
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襃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
襃襃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
絕以此自誓賢兒子葬父于帝都此則洛陽之人
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
襃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

有遂不婚

孔融

孔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隷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寛容而

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復拜

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

常嘆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

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華歆

華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

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淸而不介者矣、

張邵

權與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惡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顧雍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

德臣下以恭謹爲節脊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毎見
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
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戸之資遂見寵任耳
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亡敬謙虚不
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謂立遏一時乃見
遣

張紘

張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
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與紘䇿從事追

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周瑜

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

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
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
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
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
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
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宴飲。示之侍
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

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

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厠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陵江人也

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

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鬭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一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必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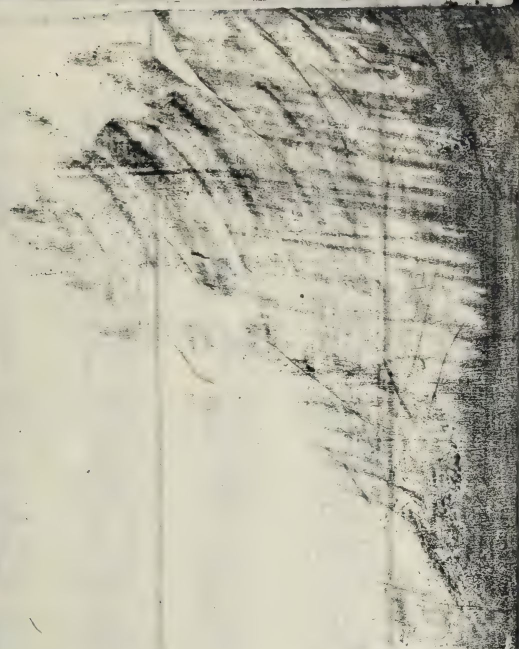
之由是見稱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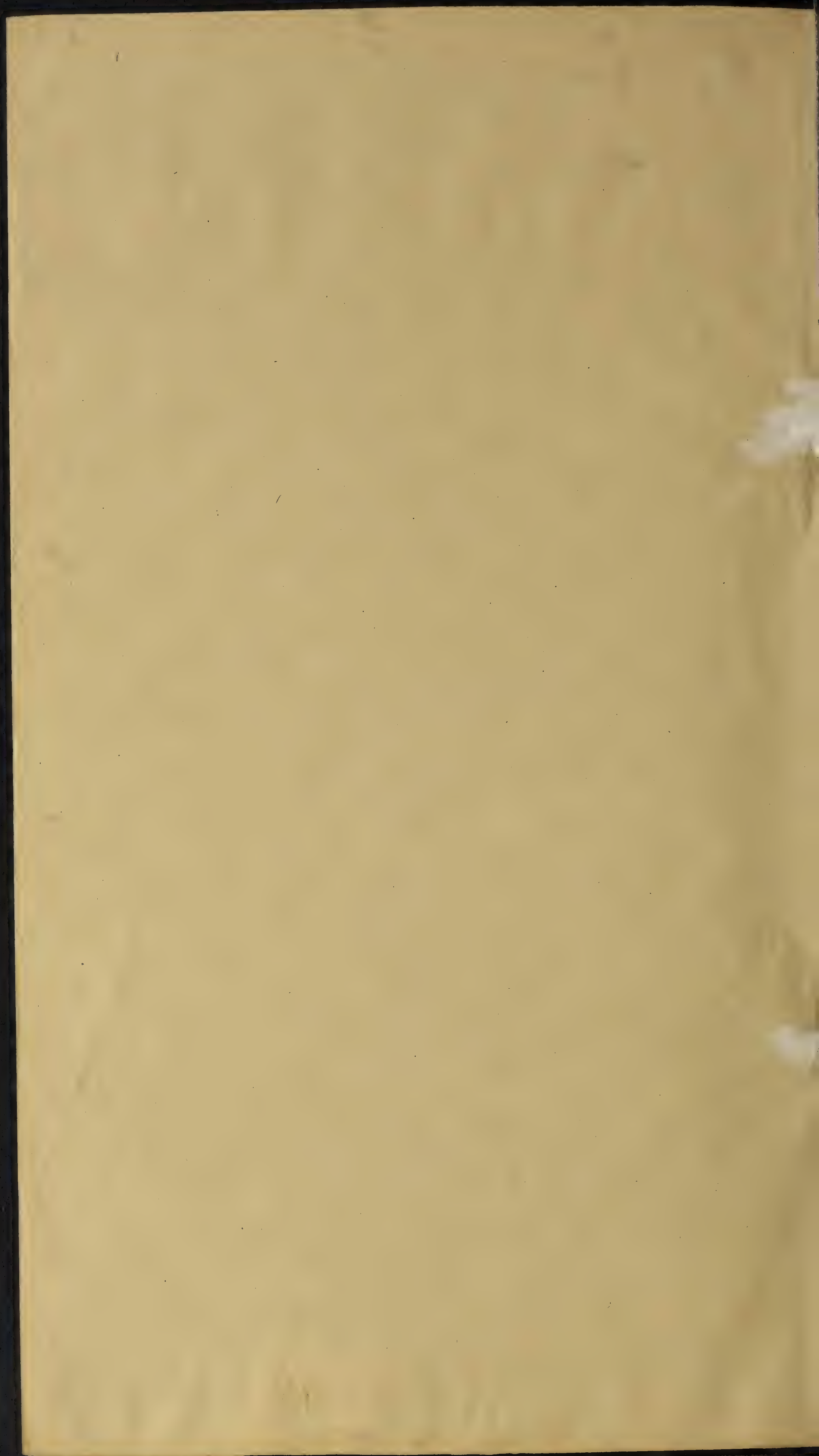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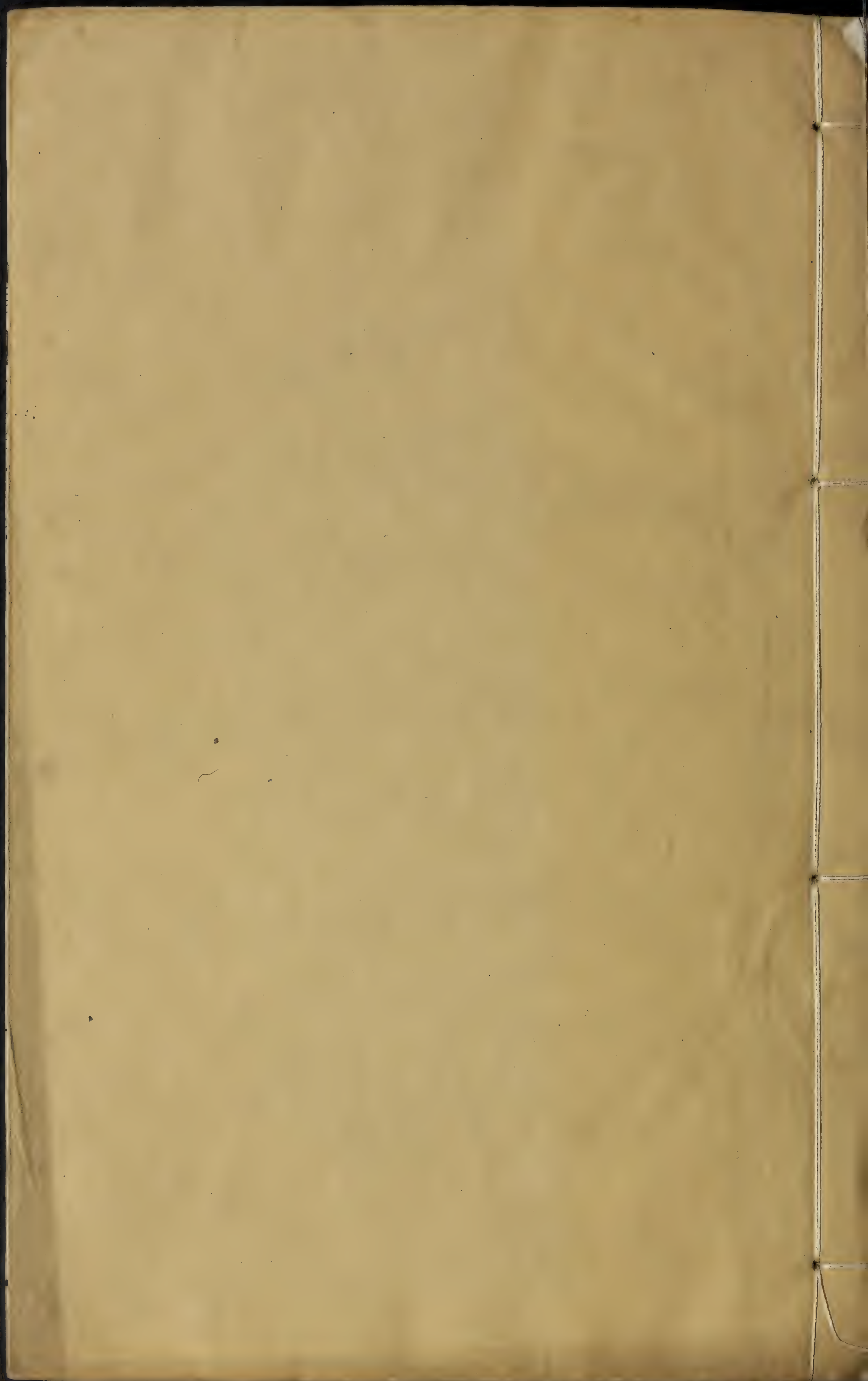
右王粲英雄記鈔一卷隋志本八卷名漢末英雄記下注云殘缺而唐志更作十卷書已久亡此乃從裴松之注三國志中采出故謂之鈔予旣重刊是書因取三國志注覆加校勘則見其中多遺漏舛錯如於李傕郭汜傳注則有楊奉韓暹於袁術傳注則有陳溫於劉璋傳注則有龐羲於孫破虜傳注則有張咨胡軫與及涼茂傳注名在八及中皆棄不錄而其尤紕繆可笑者莫如於張楊傳注引記云楊性仁恕遂斷爲楊性作一人於呂布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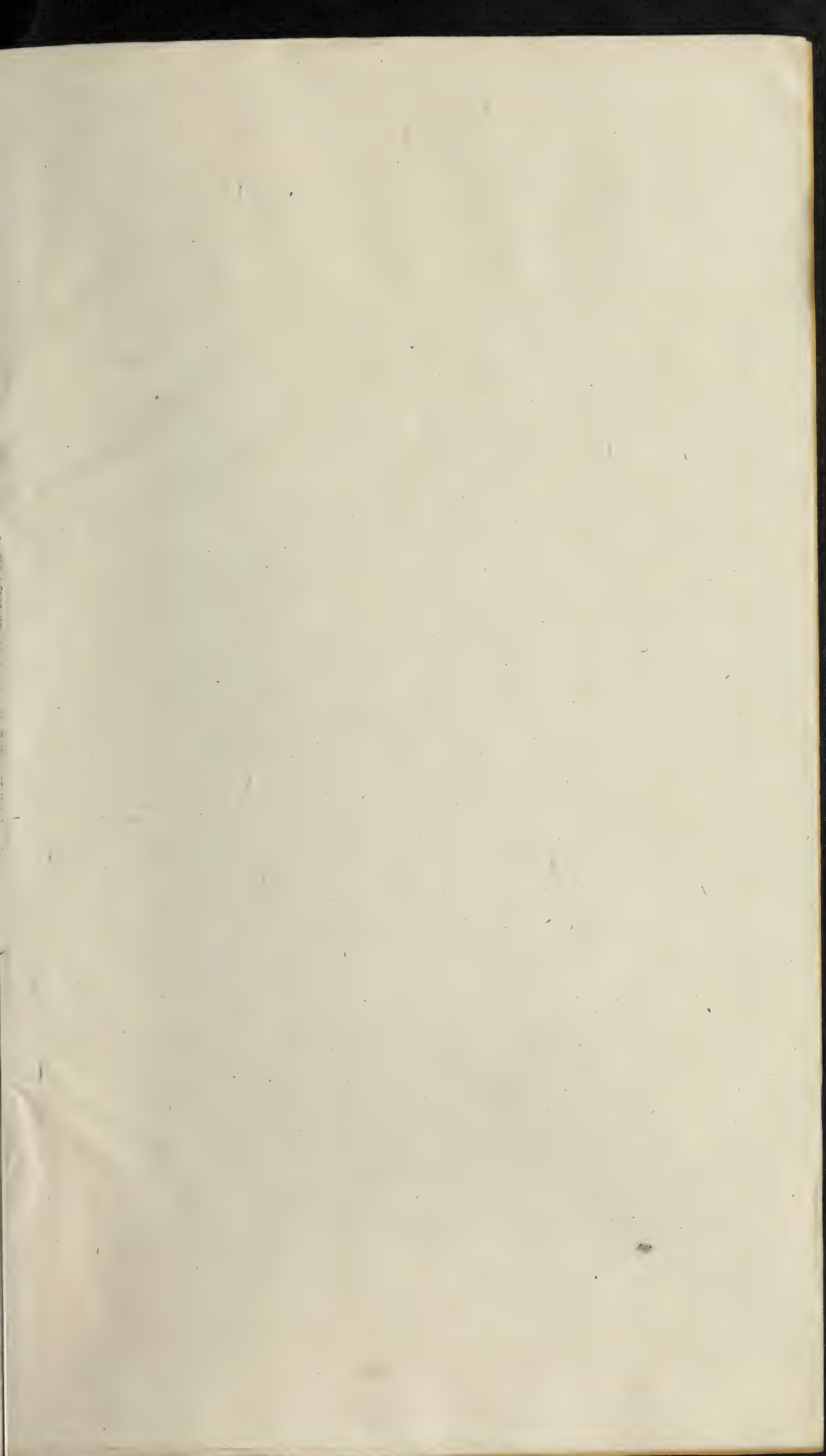
與張楊合支注引記楊及諸將部曲遂以楊及二字斷作一人又因公孫瓚張瓚同名輒將袁紹傳注記文入公孫瓚而以公孫瓚本傳注所引記文反作張瓚并傳注文義亦未參考其他割取本傳或掠注中他書混入是記者尤多豈或別有所据耶而後漢書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劉子惠耿武關紀事何以不錄又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於曹公因劉備泄語咋舌及呂布目劉備大耳兒事皆明引英雄記亦不見收則此鈔要不過隨意掇拾以備

一家之言而已非善於纂述者也汝上王謨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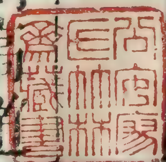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元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高士傳目錄

卷上

目錄終

高士傳卷上

晉 皇甫謐著　吳城張斯涵校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

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餘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敎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予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于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
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
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
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
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
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
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
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
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
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
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

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

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

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
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

是爲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識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妻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廵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高士傳上卷終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憮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

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

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内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

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

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

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眞田子方師事之而爲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淸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曲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顔斶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

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顏斶

顏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鍾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
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
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
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我獨
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

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

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

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

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

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强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也後五日早會良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

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

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

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

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

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

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嘗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

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為帝是謂景帝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旣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淸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屛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

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
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岍岍人立祠號曰岍
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
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
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
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
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宮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鄉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

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彊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

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眞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宏

李宏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宏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高士傳卷中終

高士傳卷下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簒位棄冠帯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矦有所不友司徒矦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戸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元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

于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滻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淸節徵用歷位至二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
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
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

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燿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

爲贊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
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
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
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
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
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
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

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元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

與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禄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固遺書以覬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

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
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
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
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
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
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
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爲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强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贄恂

贄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

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

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元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旣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黄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旣聞卽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
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卽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
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
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
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
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
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服

易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其處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逐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

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贄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

女玉爲父報讐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
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
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
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
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
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
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
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
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

[illegible]年遂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太中

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

府辟號為賢者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元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歷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元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元元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覩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元爲

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元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元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元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閨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貞追號靖曰元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

宣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入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高士傳卷下終

右皇甫謐高士傳三卷按晉書本傳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少有高尚之意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屢辭徵聘終身不仕所著有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諸書皆已散佚獨存高士傳通志本作十卷晁氏謂所載凡九十六人而東漢士居三之一陳氏謂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今叢書本自被衣至焦先又九十一人歟皆不合先時嵇康亦撰聖賢高士傳自渾沌至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而缺

其一以自擬謚書雖亦以自見然猶不欲以身殉名固異乎康之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者矣宋周續之獨以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之注而於謚書無取焉非篤論也汝上王謨識

蓮社高賢傳

晉　撰人闕　金谿江　功光校

慧遠法師

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

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勑懼非人類安師曰如公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

州。若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楩柟文梓。克布地

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峰。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郡國志疊嶂九層也藏仙跡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至、淡彩圖寫、望如烟霧、復製五銘、刻於石。江州太守孟懷玉、

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見廬山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荊楚為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

虔禱之像忽浮山、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淸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先居西林）慧持（遠師同母弟）道生曇順（並羅什門）弟僧叡曇恒道昞曇詵道敬（並遠師門人）佛馱耶舍（此云覺明罽賓國人）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名儒劉程之（號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illegible]

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强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山。値師講法華。欲致難。輒内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荆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辨如此流泉。（後人名其處曰聰明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遥致敬禮。（王謐有書往反）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

少與循父遐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爲國寇得不爲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大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嘗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峰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峰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峰初見大

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凝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荅書曰、傳譯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宏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

廬并及佛䭾䟦陀羅至、師卽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
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
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
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
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
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
而爲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桓元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
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
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元見師、不覺屈膝。所懐問

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元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止辭以答元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元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元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

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
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盡
爲宅泥洹即涅槃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
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
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
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
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
運化帝主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
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

喻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項元簒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與今事。既在己宜進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元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當是禮記小記大記四制等篇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奏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

和尚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亦此類也

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

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唫一笑可得爲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爲非法徹唯此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覩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之見阿彌陀

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䭾邪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六年先逝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即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

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於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

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刻梓在紹興府庫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㬱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郎晉高祖皇帝天福四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慧永法師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集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爲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築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嘗含笑語不傷物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之來龍泉植伊爲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

師以杖指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徃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爲禱之壽愈鎭南將軍何無忌鎭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淸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熈十年在疾忽斂衣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元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慧持法師

法師慧持遠公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偏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爲上首豫章太守范寗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珣與范寗書問遠持二公孰愈寗謂誠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遥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

衆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止以西方爲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陴縣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熈八年頓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

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止因闡提

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謂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

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龍御地筵食至晨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宏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翌日葬於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

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曇順法師

法師曇順。黄龍人。初出承訓羅什。講釋群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品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宏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僧叡法師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祗

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寄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爲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臥內有金蓮花倐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曇恒法師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儒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

羣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

道昞法師

法師道昞、潁州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度、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坐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法師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論。註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迹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一道敬法師

法師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

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爲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蚤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馱耶舍尊者

尊者佛馱耶舍晉云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攣躄。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已飽。必不

[illegible]前行中道典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爲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爲諸人重。至二十猶爲沙彌。復從身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呪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前四并同後一是符印明）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羇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宏法化。羅什在姑臧

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淸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流聲兩目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旣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纊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旣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將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宏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長阿含

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京州

佛馱跋陀羅尊者

尊者佛馱跋陀羅晉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爲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座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

真匠將何發悟印證詢於衆孰能遂我所諸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師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

肯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至
廬山香谷菱舍而居（菱蒲昌切草舍）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
擯過由門人縣記五船於律無犯卽遣弟子曇邕致
書秦主爲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
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
見天竺五船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
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
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爲主譯與
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爲筆授譯成六十卷有

二青衣且從池出。灑掃研塗。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

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頴之等同來
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思淨土之遊乎程之
乃鐫石爲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於西林澗北別
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元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
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搉經義著念佛三昧詩
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于定中見佛光照
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
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
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

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卐字卐字音萬具萬德之相。是佛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臥床上面西合手氣絶、勑子雍積土爲墳、勿用棺

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感應事迹甚詳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尙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爲銘野爲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父殁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閑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之註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間館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

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桔槹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績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典墳雖畊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爲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爲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若屈志就祿

何足爲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向西念佛、安臥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於學識、教受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琹書、尤精元理、殷仲堪、桓元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毅領荆州、復辟爲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爲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閑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

餘資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
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
過卽謝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爲通直郎
太子建徵爲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尚志羅氏
沒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
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
志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
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
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遊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

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彩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

妾入山采薇、上采服五采也彩俗下采薇采取也作採俗日巳斜、豺狼縱横、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遥爲按之、登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勅建法華寺、今天衣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庵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瘞之

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后其家設齋志方踵門見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端雅從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

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爲襯禮謝而去師后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于座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二息而終壽方四十歛體三日不變

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爲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于淨土繫想則過人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于是叩頭雨泣誓必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生已居上品吾

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義熙十一年也廬山集有恭道人臨終感應事

法安初依遠公爲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爲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避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爲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爲寺業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床前云此

下有銅鐘。箬即掘之果得二鐘。取青成像而以銅助
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闕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
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
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
言訖無所見
陸修靜吳興人早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
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
鳴。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修靜至語

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圖宋泰始三年羽化于京師賜諡簡寂以故居爲觀雲笈七籤本傳云元徽五年化

不入社諸賢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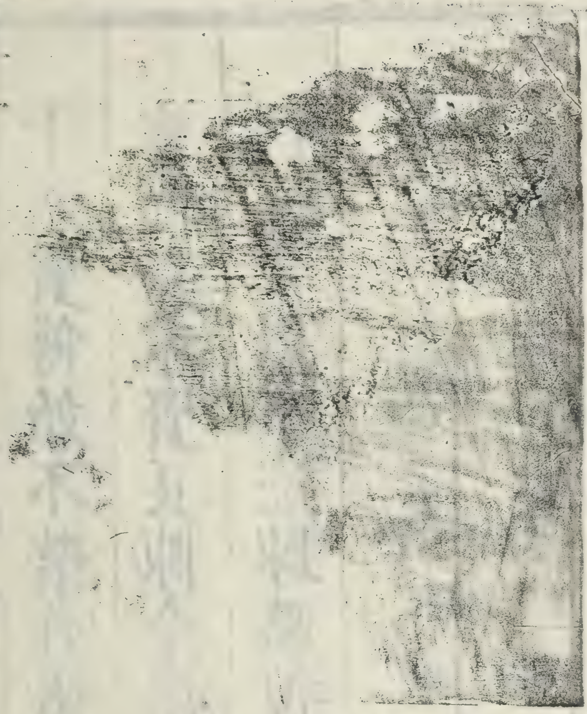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將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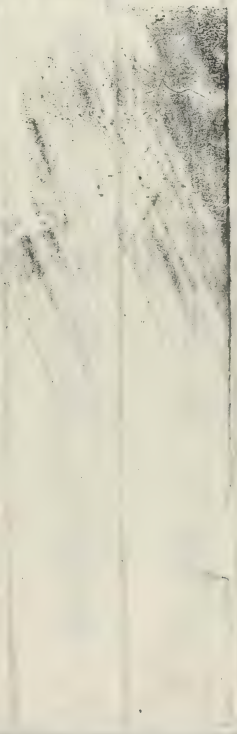
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耻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窻之下、淸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元有功晉室、靈運爲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爲江左第一、（應爲江右指金陵也）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乃卽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爲東西二池）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寗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寗以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辠、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輙諮訪之、出補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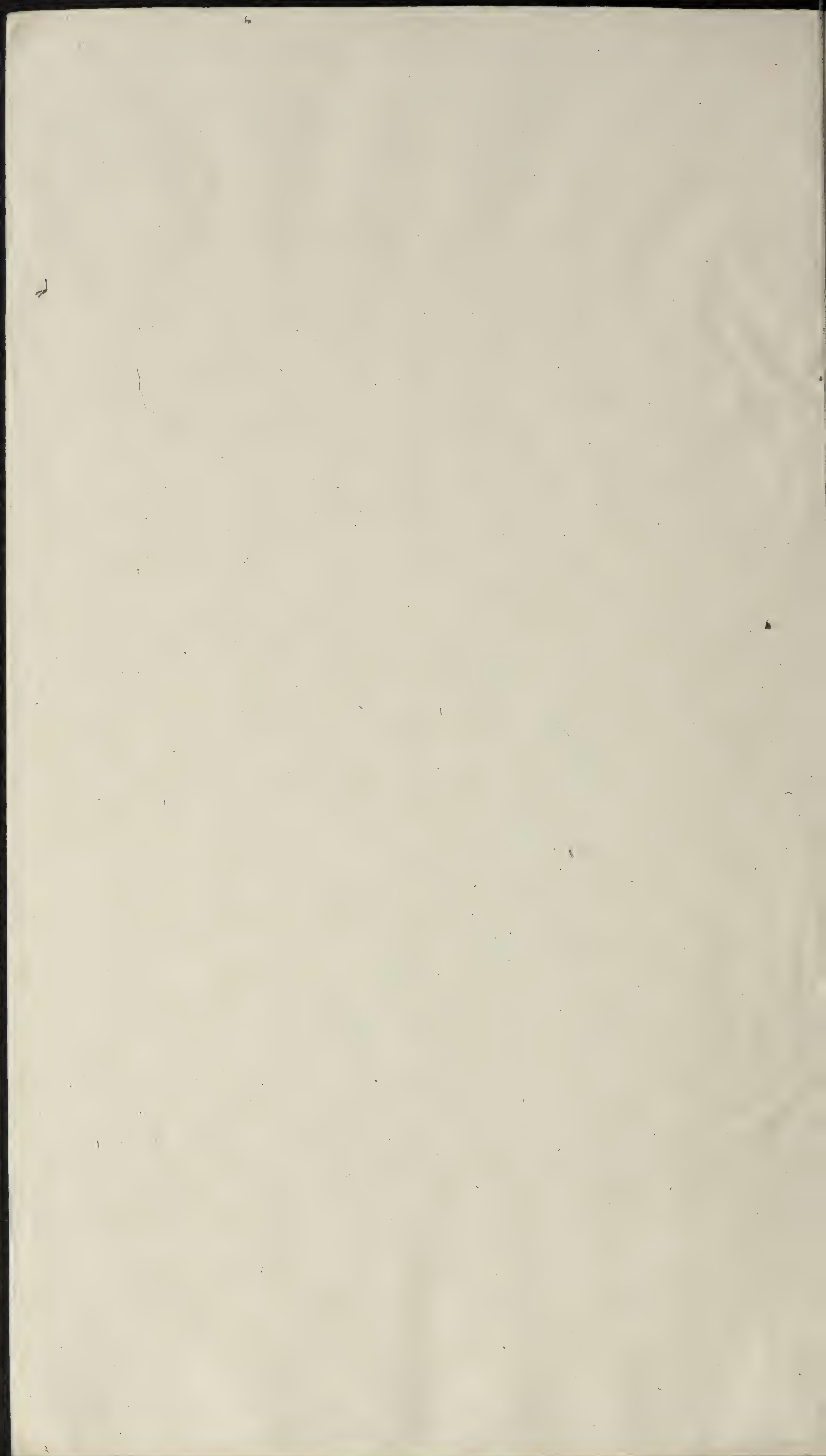
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工用彌廣刺史王凝之上
言抵罪免官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寗竟不能往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熙
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
門懷悟以事迹踈略復為詳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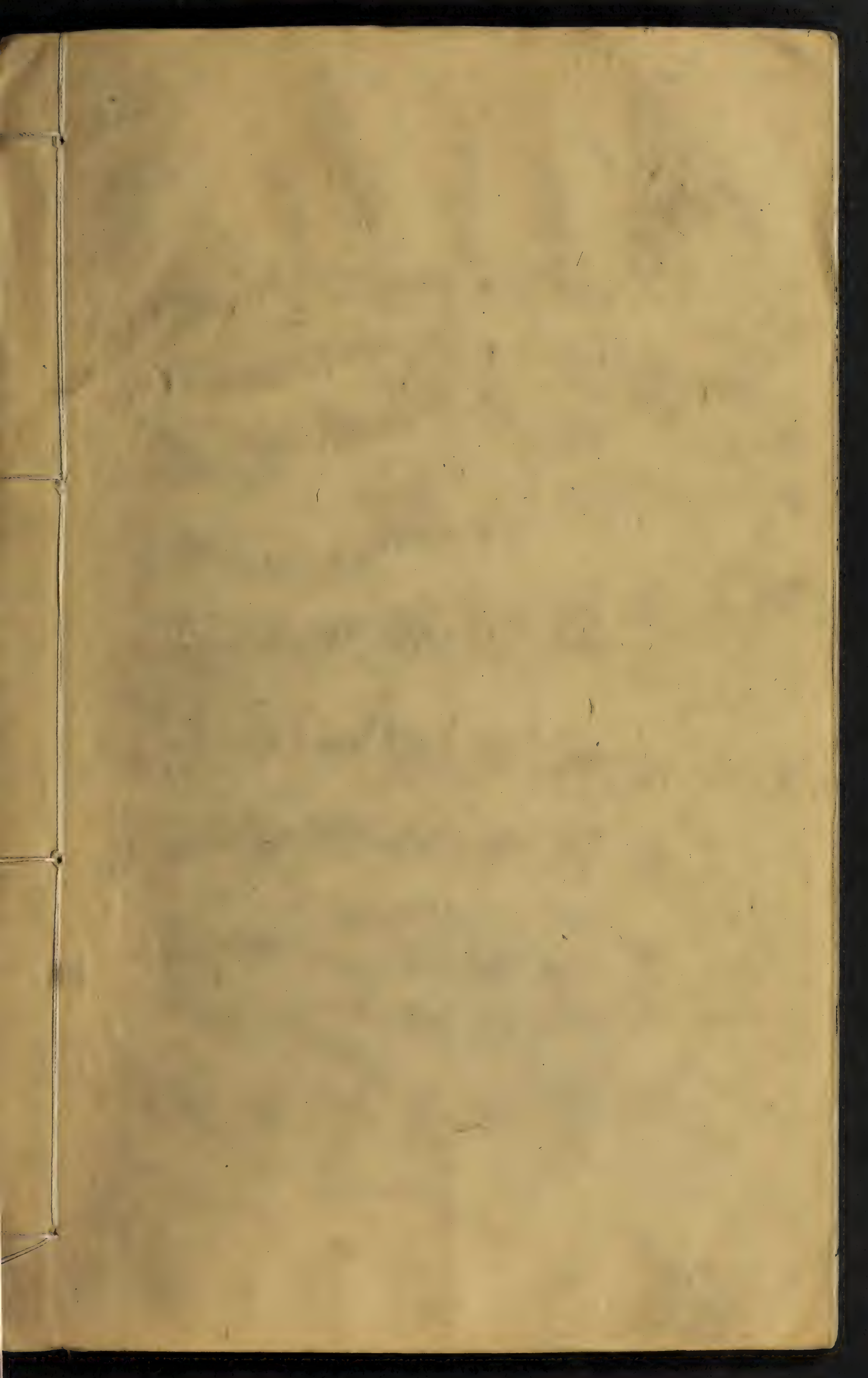


右蓮社高賢傳一卷本不著作者姓名自隋唐志晁陳二家俱未見書目原跋謂自昔出於廬山宋熙寧間嘉禾賢良陳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復爲詳補而是書始顯然此十八高賢皆晉宋時人則此傳亦當爲晉宋時書故仍從唐宋叢書彙補其曰蓮社者謂謝靈運在廬山鑿池種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夫既不許其人入社而又取其人所種之蓮以名社則人之稱斯

社也其謂之何但如遠公始欲從學范甯卒乃傳經雷次宗周續之以一釋和尚而能爲功經學前此所未有也白香山爲劉軻代書謂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以來儒風緜緜不絕而皆由遠公倡之今錄其書以豈獨爲釋氏提振宗風耶汝上王謨識







神僊傳序

予著内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僊幽隱與世



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煑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碭

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九七十以增容陵陽呑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元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

輕舉東方飄𧎸於京師犢子鬻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存於雎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岳馬丹廻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子今復抄集古之僊者見於僊經服食方及百家

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眞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

洪稚川題

神仙傳目錄

卷六

卷七

卷八

神僊傳卷一

晉　葛洪著　貴溪龔學聲校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愼内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

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元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

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元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

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怖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

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
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
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幷老仙經祕文以相
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
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
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
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
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
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氣

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元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眞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

之師名丑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黒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自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

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

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繳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不以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

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元淸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元眞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元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

長生之事授喜。喜乃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淸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顚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元孫也、殷末巳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恠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

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

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

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

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

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

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

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

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

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

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

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眞
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僊人者也彭祖
曰得道者耳非僊人也僊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
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
潛行江海翺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
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
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
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眞更守
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强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爲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僊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凉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

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

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

向責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眞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眞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淸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

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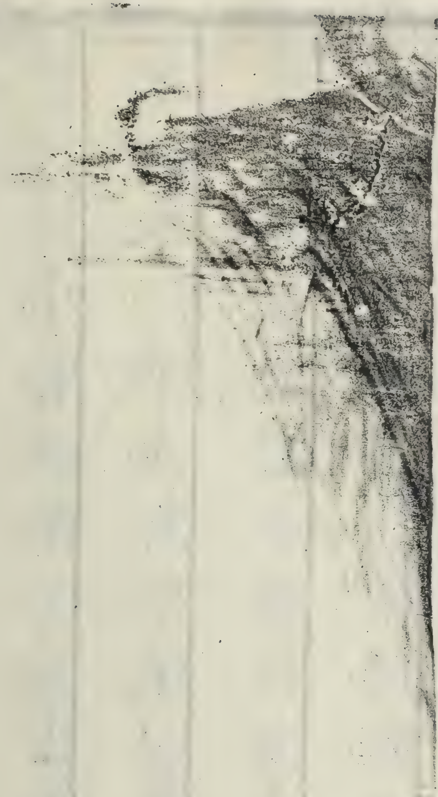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

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

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仙傳卷一終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

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
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
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
生爲隱遁僊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
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
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
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

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僊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

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僊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

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僊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

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僊。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

見其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更
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
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
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
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
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
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
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
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

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

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
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
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餚膳多是
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
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
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
人皆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
時經弟婦新産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
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

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

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請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僊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

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勑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甞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

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上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

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

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元丘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八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僊恒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僊人也架畜僕從車馬竝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惟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悋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

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
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舐
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
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
昉卽爲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
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僊人也子有
志故此相試子眞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
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
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

藥成服之僊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慼、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

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怍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神僊傳卷二終

神仙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勑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

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
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
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
事而心敬道眞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
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
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
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
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諭者以爲文帝好老子
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

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磅礴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黄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元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

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宫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絶毎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

前卿等不欲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
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
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
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
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鏘鏘然作銅
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
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
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
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勑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

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
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
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
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
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
請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
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
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
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

令當來役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
數得見，數承顏色。懼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
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
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
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
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
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
為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
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

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幷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

化長生矣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
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
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
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
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
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
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
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
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

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荅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仙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

性褊急未中敎。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係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眞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巳墮地。腹巳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

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幷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

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元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畧盡元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顔色若懽悅則善慘慽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喩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

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

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兎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卧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

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

獄中。或狐狸鼉蜒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遥數十年、未嘗見遥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遥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遥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遥答曰

我如是當來也。遥還家百日、天復雨、遥夜忽大治裝遥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巳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問曰、欲捨我去乎。遥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遥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遥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遥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巳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

月徵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

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神仙傳卷三終

神仙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

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
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
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
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
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
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
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
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
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

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

而迎登思僊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鏁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

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
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
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
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
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
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
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
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
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

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答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

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僊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僊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僊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僊去不欲害行

耳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
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
即以左吳王眷傳生等五人至元洲便遣還吳記具
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
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僊伯主
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
守都厠三年後爲散僊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聞左吳等隨王僊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
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

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儒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

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眞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僊

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僊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八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僊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僊者隂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僊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僊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藉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僊人亦

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僊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眞人。行乎去來何爲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青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緘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隣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

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
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
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
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
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
餘年明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
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受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
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

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

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辠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

是百姓計愈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元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僊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

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

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悋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

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

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

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擧。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卷五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敎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幷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

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

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眞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醜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已、此是伏尸都市、肉

饗鳥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
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
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
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
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
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
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
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勑天兵赦
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

乃勑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勑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八。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

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劾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焠口無氣帝大驚曰此非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埠按

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

稷求鬼此蹟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
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
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
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
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
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
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
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為一貍叩頭
乞活巴勑殺之皆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巴

生一兒復化爲貍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
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
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
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
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
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
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
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巴奏言正旦食後失
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别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特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

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卻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

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勑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

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荆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

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盡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

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

遺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

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僊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

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
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
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
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
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
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
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
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
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

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内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僊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

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

攺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郎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閑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

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為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

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
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
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
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
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
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見欺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
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忽往拜迎子訓尚問誰
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
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

見者語之。令各絕賔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餙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

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其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間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六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僊。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

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絶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

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

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

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見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

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别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郄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倶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歳。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竪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

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
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
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
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
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生道後棘
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
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
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
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

八。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巳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黄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

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琿琿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

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鬬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

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閭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

身垢汚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後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巳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

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與貧人。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

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請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抑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絶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

後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辠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

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

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

壯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為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

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

往日聞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
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
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
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
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
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
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
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去、
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

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
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
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
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
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
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
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
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燮
好自愛理燮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

書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

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
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
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
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萬民大
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
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
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
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
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

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解。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

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仙傳卷六終

神仙傳卷七

太元女

太元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单衣氷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

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廪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為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

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荅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

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遁之不已妻遂應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劔少鬚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旣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

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産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

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寳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

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宜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因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闘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

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

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授當以潔器盛之置於高處清授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

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淸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眞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大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窻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窻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尒。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

葛元

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术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元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元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元曰符亦何所爲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

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元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元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元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元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元飲酒。精人言語不遜。元大怒曰。好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元曰赦汝死罪。汝

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元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元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群鳥莫敢犯之元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廻逐元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元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元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元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元曰無苦也乃以

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
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元常有賓後來者
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元
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元
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
亦不甚熱。諸書生請元作可以戲者。元昔患熱方仰
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
元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
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尚在。元方與客對食食畢

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飯也。元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元止之即止。元冬中能為客設生瓜。夏致氷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元為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為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元知其詐。後會衆坐。元謂所親曰欲

知此公年否所覩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元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元相見欲加榮位元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元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元曰可復

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元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元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鉤船船沒已經宿忽見元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元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

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元元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元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元家更見元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元死處已失元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元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敎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

及達會稽即以報元。元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㓎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當發。至期元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元所在。但見委衣牀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神仙傳卷七終

神仙傳卷八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内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

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方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

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輙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

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

未到其嶺於絶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

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

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

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

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

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

自貴不識眞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

當與中黃大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亦不復為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

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孫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

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

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幞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

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

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

但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蓆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元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精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

節踈略至於遊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元洲山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絶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

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

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

何爲問之騎人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故來屢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内求之不得四百

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勑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元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杯來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

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三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

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人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求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敎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値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

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
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
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
丸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
承誡。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
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
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
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
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

聞道者即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苦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

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烏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

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神仙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叚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

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横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氊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

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内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爲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惟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隱名以避凶世京

我有志授我秘方服御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識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鬢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恠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鳥所

鳴。晝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二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愼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茸燃火煮雞而不燋、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綵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

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象常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帳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決。青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

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於埳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

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温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别之其

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理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廻復去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顏色轉少、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

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里中小
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
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
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
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筯插飯
中擕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食未畢母曰何處買
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
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
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

母遂覔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墻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僊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僊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

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愼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葢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

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中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廻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輙廻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佳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

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版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偓公之故第也按御覽引此傳云蘇仙公名林字子元周武王時濮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成僊公

成僊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

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儛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僊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

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置在左右以之署爲文學主簿甞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

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殯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

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郎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僊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故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

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遥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為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故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故敦驚曰吾今伺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

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翼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笑戲馬撿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官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遺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脱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

伍伯感昔念惠衙滿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僊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

小淸耳後果如其言

神仙傳卷九終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黄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渉正

渉正字元眞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

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事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卻老胎息内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卻虎狼安全已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内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

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猒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巳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眞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眞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

去

李修

絶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

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與
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
漸萎壞與眞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僊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
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
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
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
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

此一旦與親故别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儒去必有儒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巳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然然又當盛夏暴之

日中圓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

君山著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

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

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

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肌膚豐

盛面目光華二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

理身養性而為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

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况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况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軀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

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公巳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栢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

得書掘發棺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嘗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淩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淩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

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匆匆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園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

餘年也又太玄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僊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黄敬

黄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

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摇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㕡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

中之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僊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淵劉聰也）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眞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郎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告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岀入紵嶼山仙去、

王真

王真字叔經、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

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見童時見之者眞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鄧元節事眞十餘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凡山仙去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巳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

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求飲之皆愈
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
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
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
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
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
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

成泉井而可汲引又汲入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柔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本處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僊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术絕穀八十餘年日少

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术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其婿用餌术法服之病自愈安壽一百七十歲登山

服术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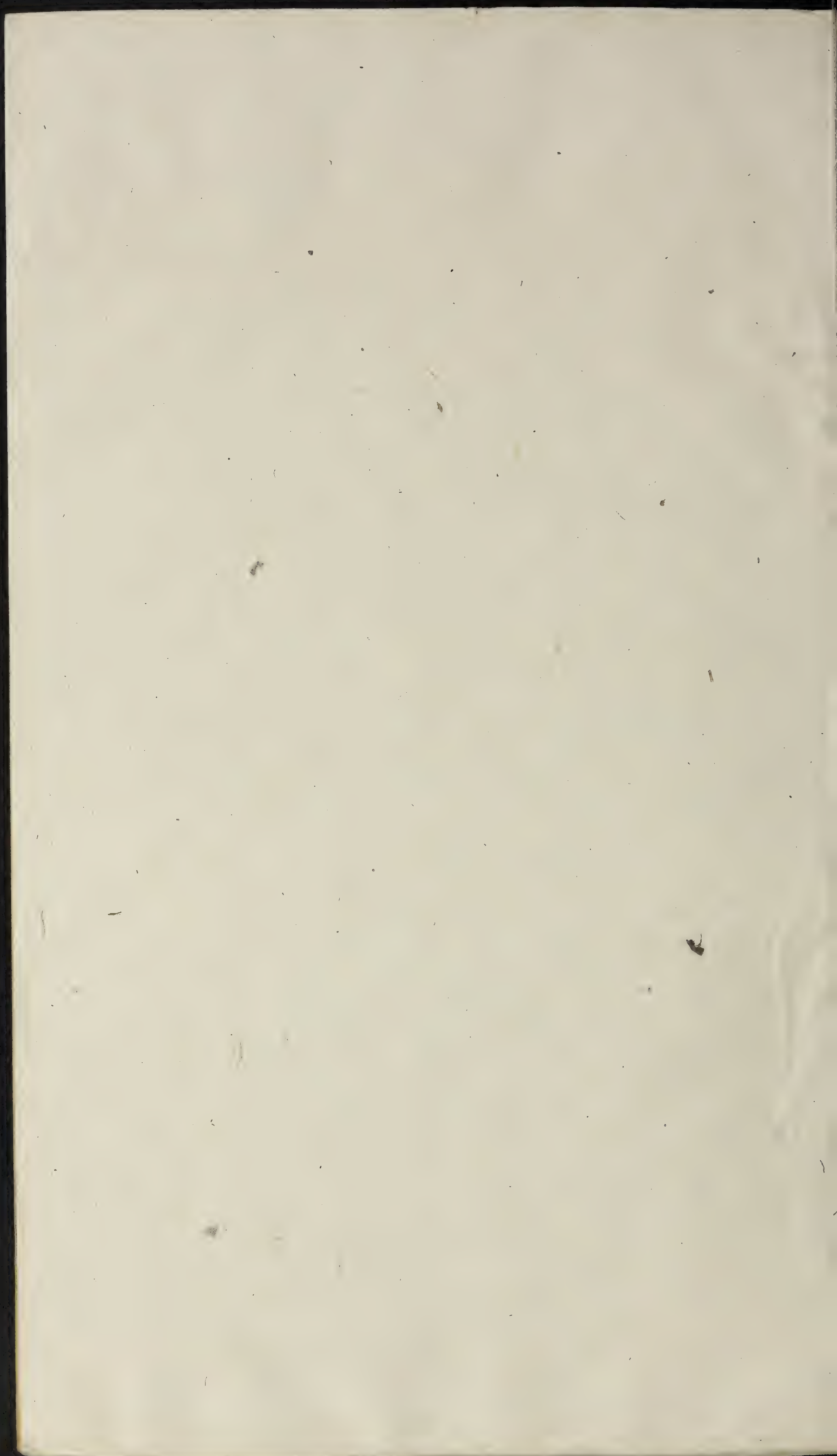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眞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术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受裔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眞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刀刺禦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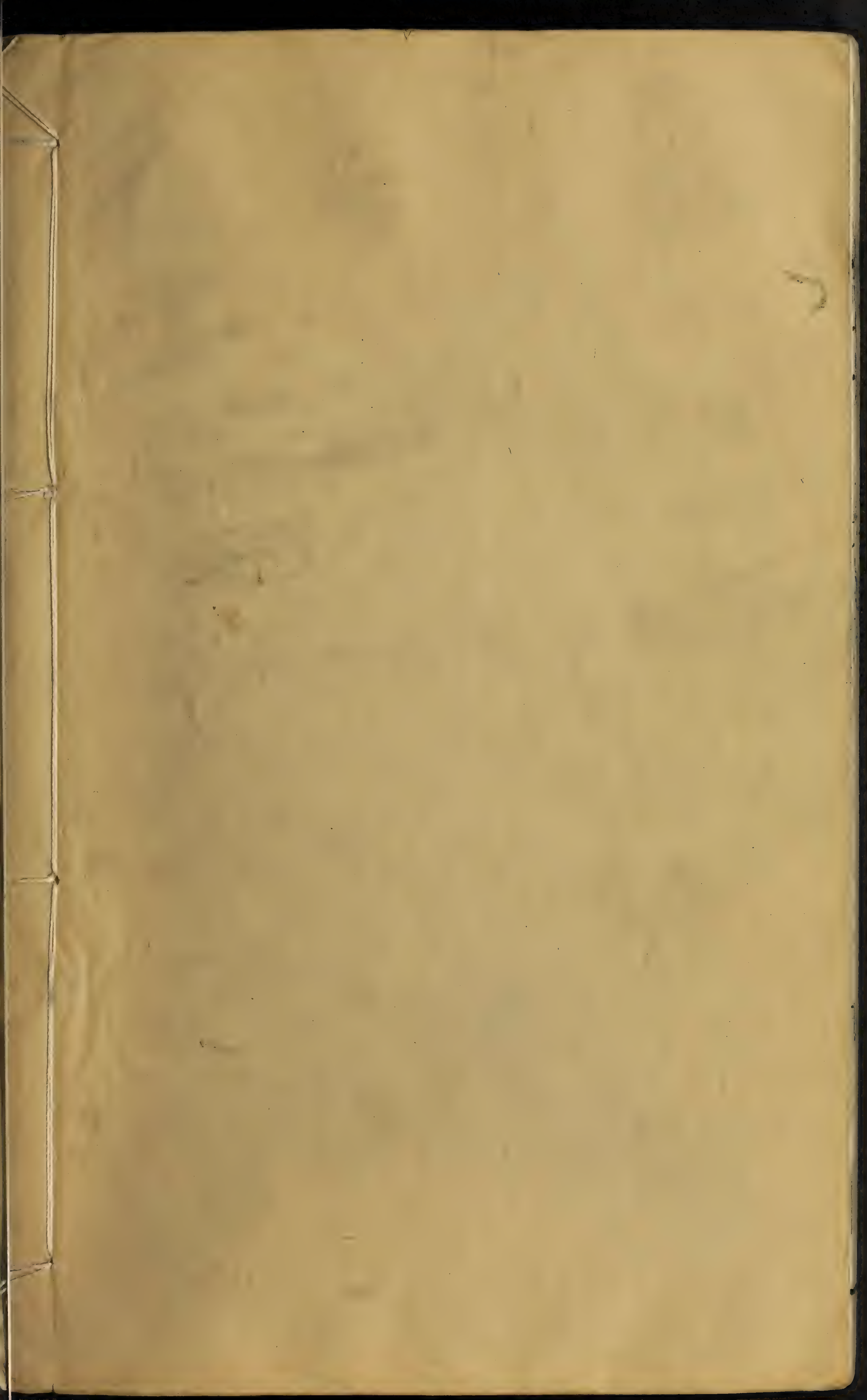
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黄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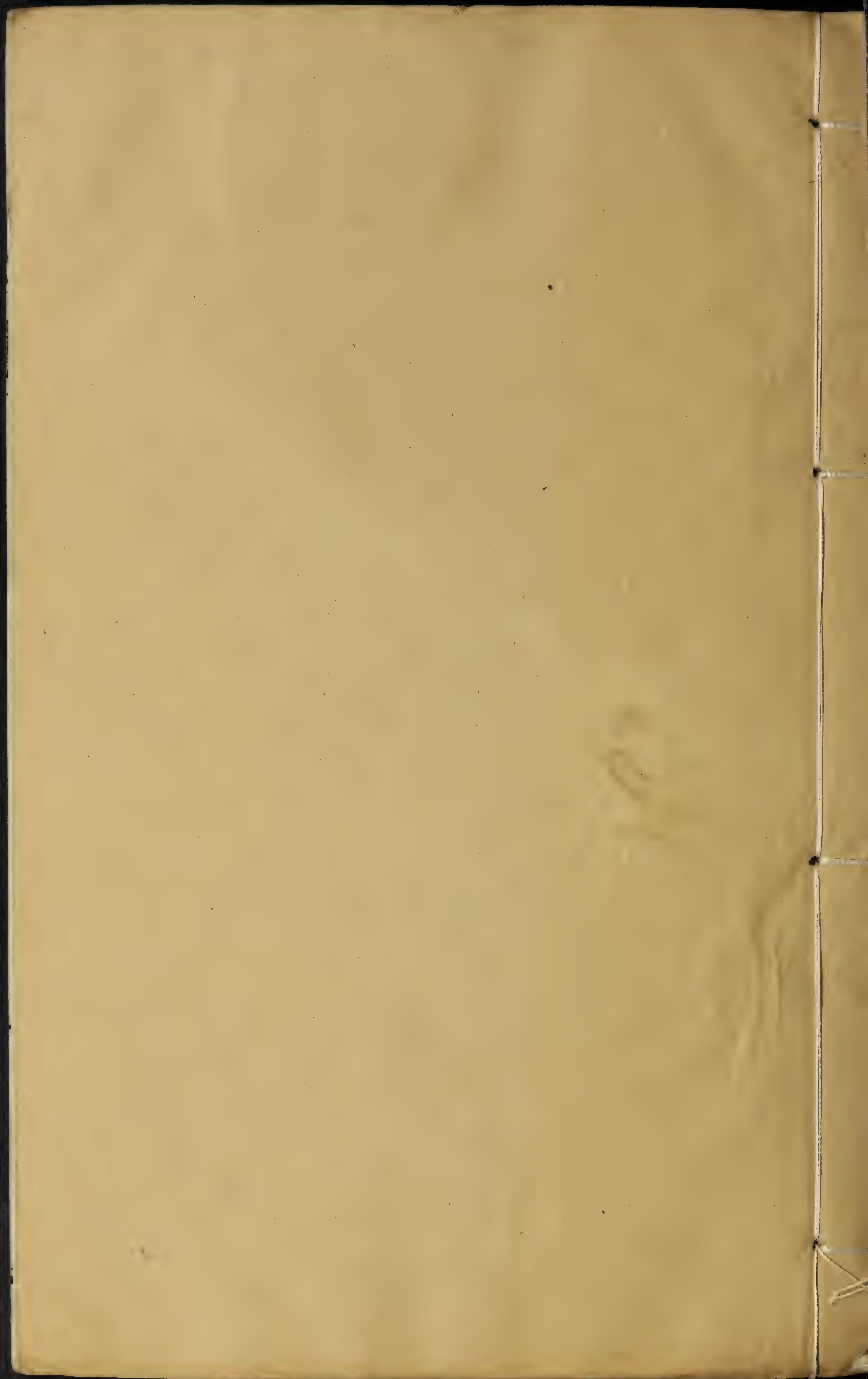
神仙傳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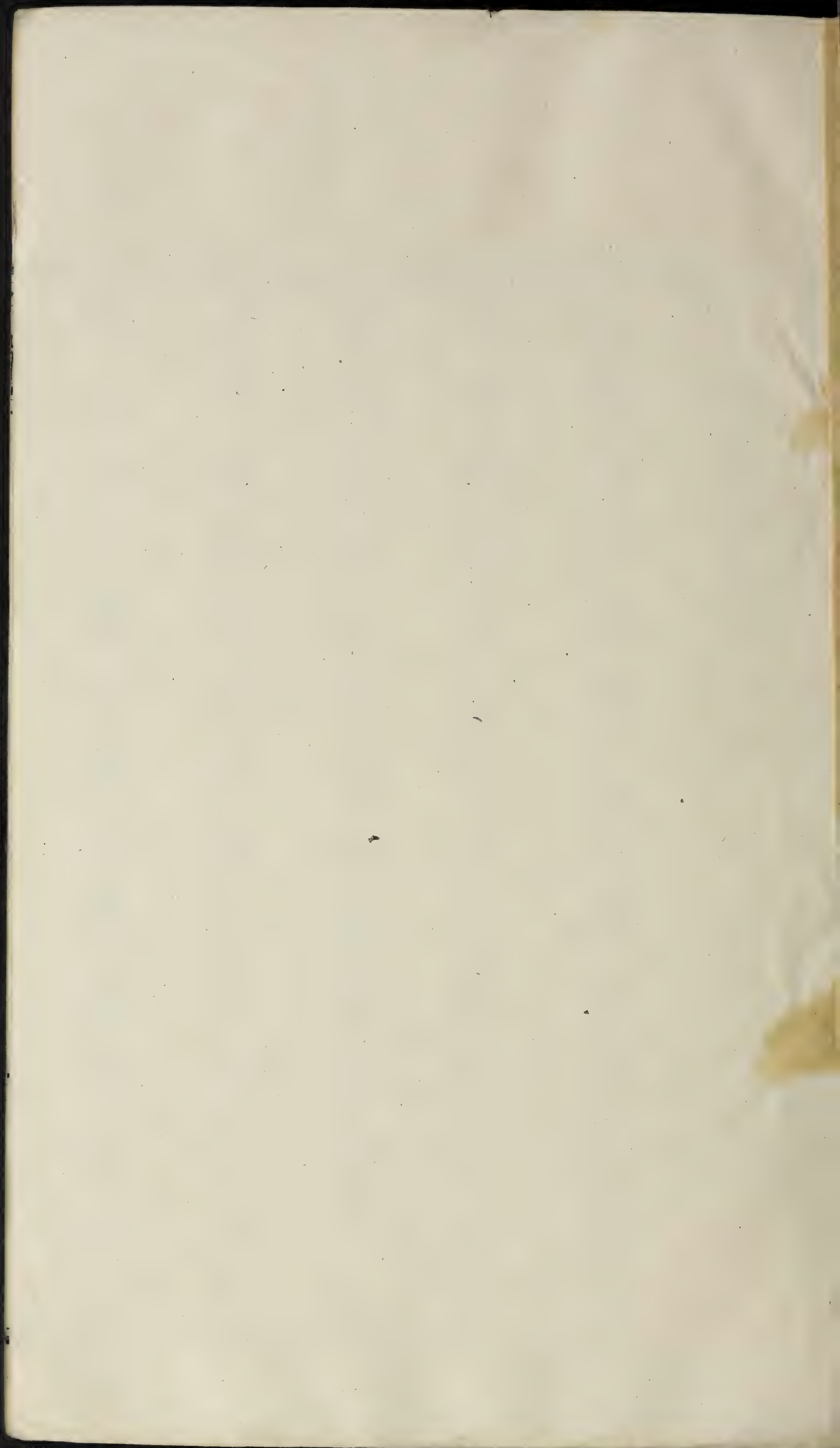
右葛洪神仙傳十卷按晉書本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家貧力學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所著書自號抱朴子以言黃白事名曰內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又撰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傳世其自序謂古之得仙者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有七十餘人今洪所錄僅九十二人而老子彭祖已見向傳者復在其列以言神仙道家者流必以老彭為之大宗也至如淮南王劉安事具史記漢書而洪猶

必力辨以爲仙去難乎免於誣罔矣又洪與郭璞同時學道著書故晉書以二人合爲一傳璞之見殺卽果爲兵解無宜入洪書傳而本書第九卷目録中乃有郭璞名而不立傳抑不知孰爲删之則晉書之以洪爲尸解得仙殆未可信也汝上王謨識









孔叢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幷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遂令之禍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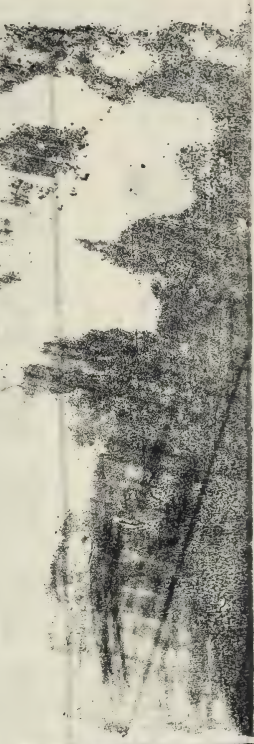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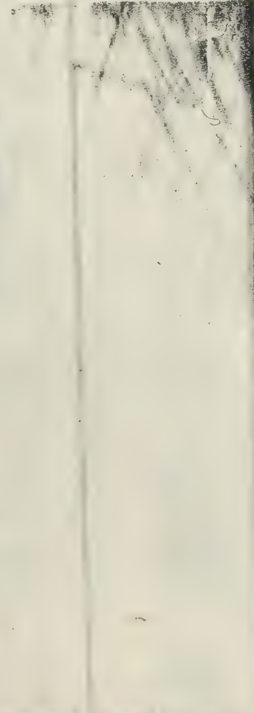
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
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
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
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
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
武朝大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

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盂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

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
田蚡學盤盂書註亦云黃帝史謂緇
著盤盂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
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
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
書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

其自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贅
而刻之丁丑夏日大梁李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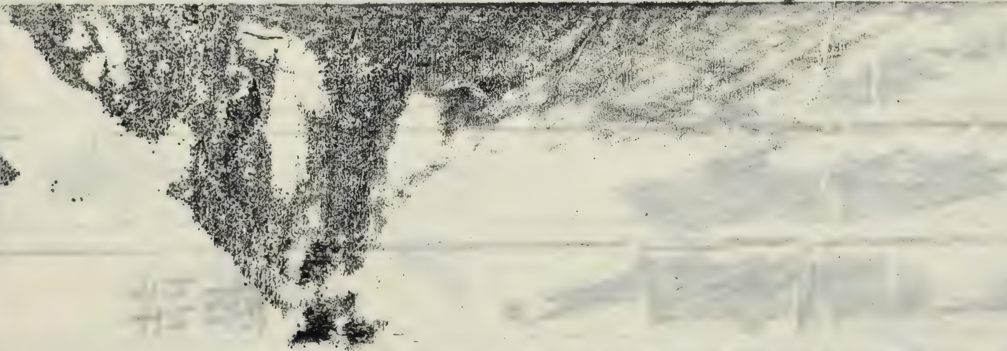


孔叢總目

卷上

目錄終

四聲譜



孔叢卷上

漢　魯人孔鮒著　新建裘紹詵校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

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紃織絍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已療矣而諸夫子

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大夫復有疢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邱子遇疢幸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賚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

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并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塡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隧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

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亦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三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恕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

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

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

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不倍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
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
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
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
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
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
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
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

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明德愼罰克明德

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幷心而慮之衆
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
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
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
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
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
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
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
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

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

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

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

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僞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

待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

故對曰臣以其用恩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

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顔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義，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葬，脯醢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

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壹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

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

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敎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敎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敎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

則上盜息。上盜竊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

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

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疻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幸以爲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

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嫌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

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 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使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珠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　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　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

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

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

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

聖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

於君子也。今孟子非儒子也。言循堯舜性與仁義也。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

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季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敎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

以虛飾之教又非攸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

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

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

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彼得寄

絡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鬢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鬒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孤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

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

諭力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賢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

賈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子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

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
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
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
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
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
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
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
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
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

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

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敬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道於子何病而

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

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敎無敎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

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嶽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數本皆作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

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叄分魯國而與之一子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
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
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志公儀
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
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
士也　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
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
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

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假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

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

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絶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之於

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閉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

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

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

側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石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子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

君親之中正彌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
君也在朝之士孰有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
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
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
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
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
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
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
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

變除何有爲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戍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　下親敬於子子何辱吾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

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撓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孔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衛敬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

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
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
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
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
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
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
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
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
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

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察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忌怨或作懼故明於死生之分通

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以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矦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

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

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
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
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
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衞公
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
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
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
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

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
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
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
土。葢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
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
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
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言
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
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

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
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
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
君臣、竊爲言之過也。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
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
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
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
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
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

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

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卷上終

公孫龍第十一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元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爲辱必以敢鬭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若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

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縞犧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
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悅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
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
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
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吠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脩計頊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闔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二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翣扇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

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盍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攝取也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
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
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

人數各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討伐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于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

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専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尫魏人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背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尫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隱括自立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 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尫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文

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庸可棄於今燕以詐破乂是乂不能於詐也臣之稱乂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乂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乂

對魏王第十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釐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自疑上之嬖臣疎己也）以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

哥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之匿謀眞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

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

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上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恣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

也。人主疾臣之彌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㝬焉、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
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齊
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
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
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
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

而正紅白巿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陳王義第十四

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也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

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封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

[illegible]此二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如人則臣位必當者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焉王曰火浣之

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　勿學無疑　李由

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
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
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
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
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
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葬問鄹
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
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
自概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

夫明王之於臣雖德厲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閻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横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愛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倚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知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

欲因市易之者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彌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熟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徙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產魏人問子順曰臣匿於財

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東里閭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士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内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

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郎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國貧賤將欲自託富貴賤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illegible]以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曰

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

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

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

欲則宜者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

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

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

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

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子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
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
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
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今子求若人之比此爲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
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
而升諸侯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
覬以告曰　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
人

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

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謂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五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捘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

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必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强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會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祗爲秦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皋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

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願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旣不集又失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爲矣王可不十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願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十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閒魏將以求說於秦子願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不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幷趙魏者徒以三國併且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三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

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巳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

八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

孔青帥五萬擊之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歎曰不

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人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㫗非以敢罪於先生今知畋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耆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

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篤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爲太子時嘗質於秦此王能使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君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内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

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主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按此此策甚踈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六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竊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

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節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

騭曰馬回[illegible]亮直綖一作有大才
夫之節吾欲以為謀[illegible]聞亮直其為君何有不
可至於亮直之節臨衆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
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
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
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新垣固謂子
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
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
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

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與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過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曰敢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燕則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有尊親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

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

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中

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
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
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
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
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
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
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
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誣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履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

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晉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人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

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

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君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

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
幸遇二國之君寛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
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
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獨治第十七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
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
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
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

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

王也。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爾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兵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

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禮王心慚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蔽於禮義以啟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凡宗族婿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備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婿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

已臣莫敢不徹。背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
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娶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
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
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
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
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
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
臣之家哭扎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
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

[illegible]也。王聽曰。先生之言厭義博哉。寡人雖
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十八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

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

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牲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主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

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季於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君敗則驛騎赴告於載櫜韔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盝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

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十九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嘗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吾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嘗世之聖人也子餚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餚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已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瞭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旣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攜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嗣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

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與
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
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
先生以為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
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
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
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
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
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掄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眞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

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我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嘗其鋒者王曰先生所

獨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鷃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怨。妻坐於牀。答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攝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㦬怒。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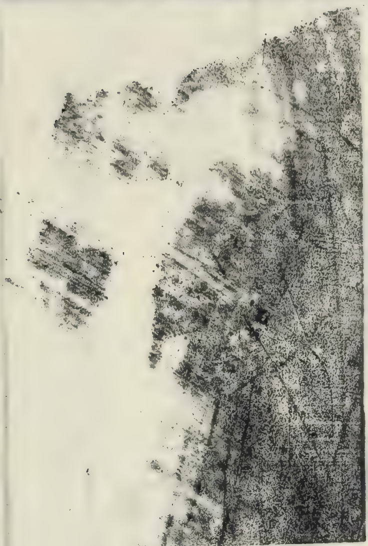
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
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
王曰。譬類誠。任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鄴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手
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
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
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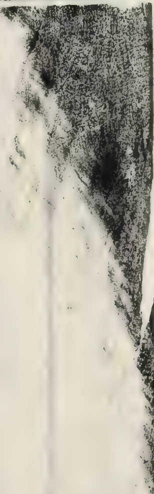
孔叢卷下終

右孔叢子上下二卷世傳爲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所撰文獻通考本作七卷晁氏陳氏又牽合孔甲盤盂書孔臧連叢子紛紛辨詰已略見前李燫序可不具錄惟記問篇氏子思與孔子問答明孔子在時子思年已長矣高氏子略乃據孔子世家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固常爲穆公師孔子歿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立時七十年矣當時子思未生安得有是問答而竟不顧上文已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歿真謬說也至雜訓篇所載孟子尚幼請

見子思子思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以孟孺子無介而見爲疑子思告以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談命子路贈以束帛故事此又嘗辨按左傳孔子見郯子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時年二十八伯魚尙幼子思安得遂從夫子於郯耶而高氏指摘乃水及此亦見其疎也朱子謂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見賈誼董仲舒稱述是固可疑要其歷敘聖裔言行事

跡不可誣也隋經籍志以家語孔叢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附論語後今故以冠諸子云汝上王謨識





詰墨

漢 魯人孔鮒著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

王孫勝以爲白公史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

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
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
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
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
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
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子皮於
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

終不見常即田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
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
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
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因則
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
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

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詁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糝之食七日者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

詁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

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巳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强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晏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柰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也不幸而

厄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豈

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晏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晏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子魚孔鮒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

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晏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詰墨終

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

蓋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
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
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馬遷之雄
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
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

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
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
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

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秦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旣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篇

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

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
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
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
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
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
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林

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
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
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
謂其毎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
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
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

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旣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訛且雄偉麤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眞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旣

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
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
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眞則害道壞
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
宗侖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
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

謙而斂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巳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宏治壬戌歲日長至華亭錢福序

新語目錄

目錄終

新語總評

王充玩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

又云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

都穆云文章與時高下賈而不健必曰先秦兩漢若陸賈新語殆其一也

新語卷上

漢　楚人陸賈著　新淦周世焯校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

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

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
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甞百草之實察酸
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
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
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
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
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
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

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
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
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
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
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
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
義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

天統地窮事缺一字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

缺一字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

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

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

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

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

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

驢騾駱馳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

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

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修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

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一字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一字設光耳聽八極目視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缺二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

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字缺一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一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

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

於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僞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崟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

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

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夫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

故理其……近治影者不可……

而下……或圖遠而失近或……

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內……

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

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

之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

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彊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

而長躁疾者爲厥逐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
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
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眾商賈巧爲
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偽自媚飾非而
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
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
失方察察者[illegible]狹者何所不容[illegible]皆者
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
恬美之味踈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

小治大。亂度于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國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内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内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

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

生鈌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小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鈌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

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

勢為作縱横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

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

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錯字缺一直故不得容其間

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毁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

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

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缺一字振動。魯之意。强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亍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

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愼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修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

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已若當時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

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丘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絶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正其時夫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蓋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

在巳。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
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
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
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絶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
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
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
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
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

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

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道塞理順分別

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闕二字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終

新語卷下

資執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强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

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纍纍結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

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
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
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
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啇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

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

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
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
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
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
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
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
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
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
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

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

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

承屬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會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

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回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缺一字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缺二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脅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

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缺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說諸侯國

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横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字缺一]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

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
物怪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
身死於棄（缺三字）曾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
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
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夫
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
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
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
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

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字缺二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風氣泄生疾

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情潔明
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艮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
平血脈乃彊秉政圖宇鈌一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
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剌難任故
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
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鈌二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
字
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

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褞袍不足以避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闕一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闕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

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淩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

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誅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膺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含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

玉珠璣下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績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一字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

動吉凶之字缺一 一出於身字缺二 之道成敗之驗一起
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
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字缺二
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
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
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
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
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應於上惡政
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

而試思之於字缺三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字缺四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字缺三鷁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鴝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字缺三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

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
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古圖歷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
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致無不可治之民
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
散之於缺二字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
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缺三字樂則
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
遠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字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
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

紂缺二字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一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絶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一字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

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覩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六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誂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字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

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二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大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字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

得相干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缺二字)陽盛夏不暑降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缺二字)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字)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攻之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

德不德字缺六虚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爲君字缺六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字缺三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字缺四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字缺四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

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寢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終

[illegible]所行而以

[illegible]者必有所因而來尋遠不空由而通之

[illegible]

[illegible]之門[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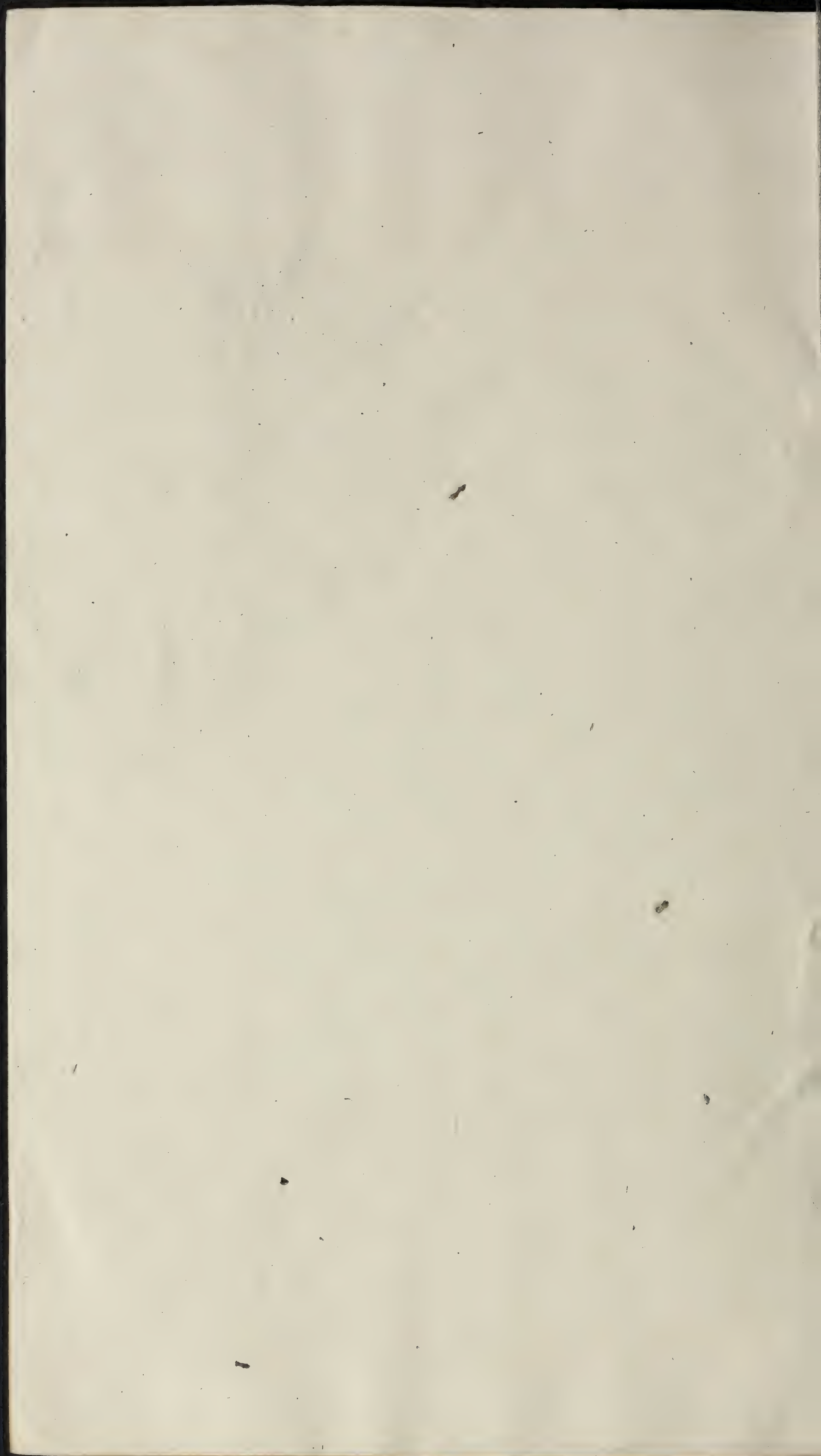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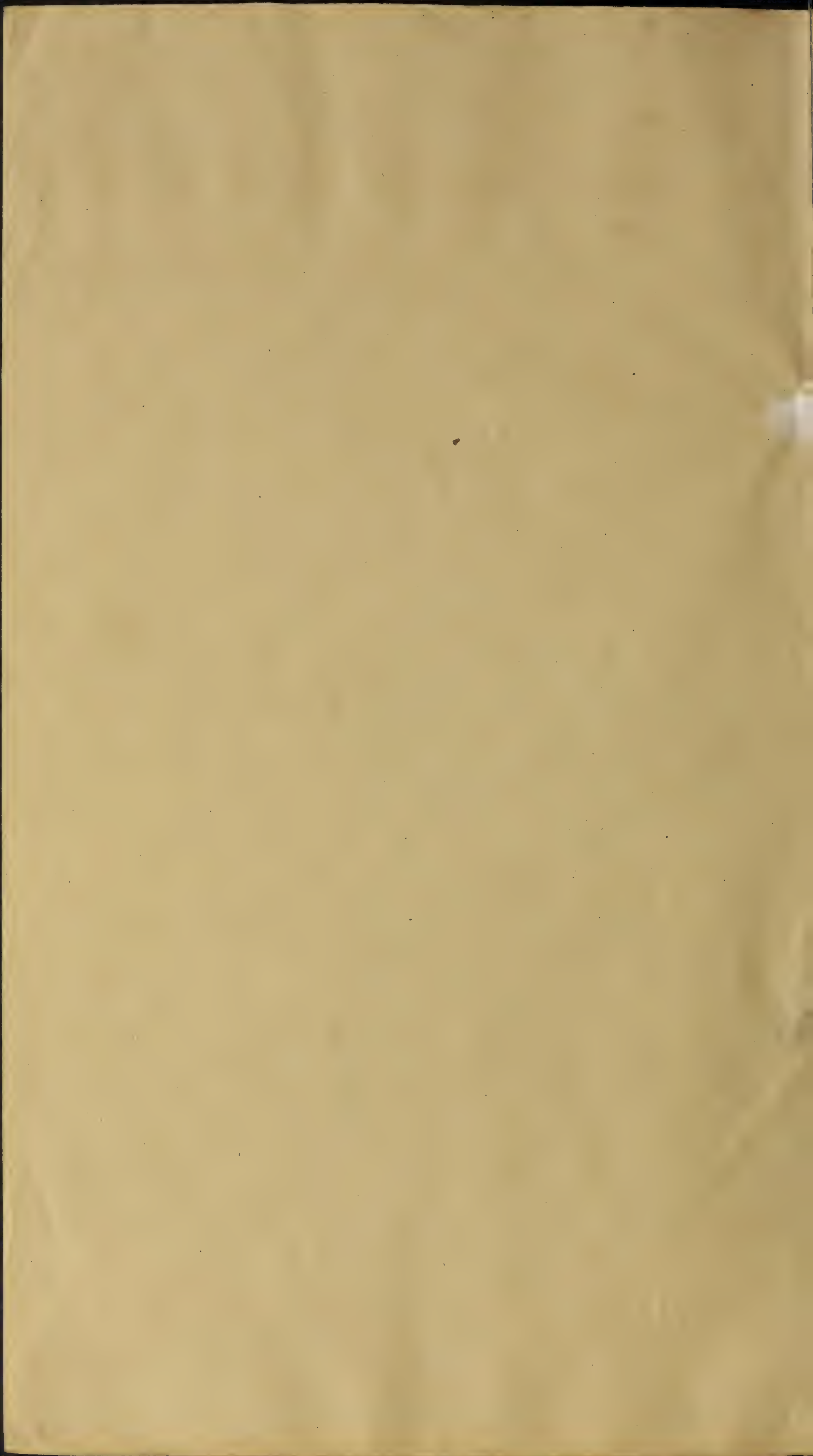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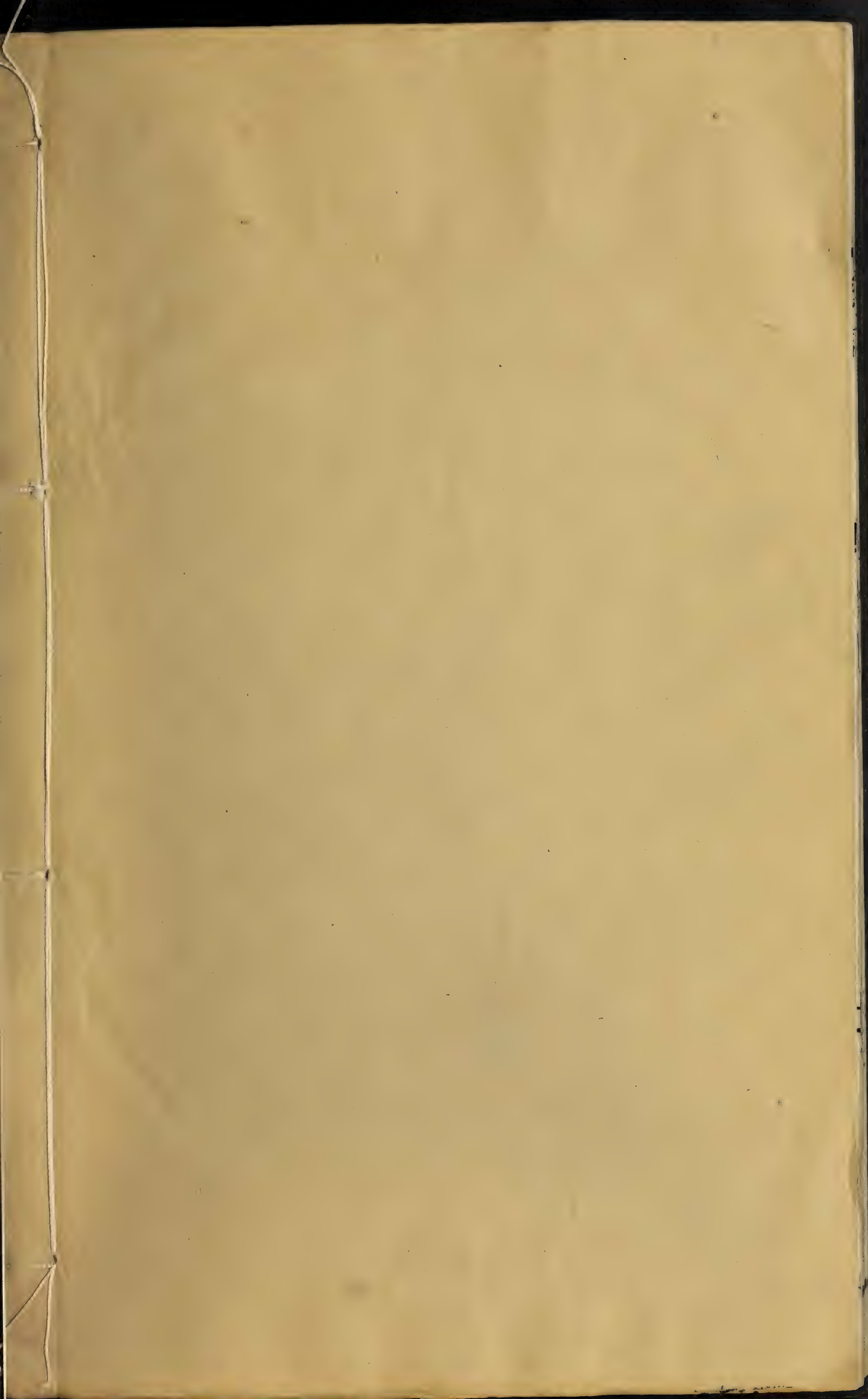
右陸賈新語二卷按史記本傳賈爲高帝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引劉向七録云新語二卷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而賈書乃有二十三篇似不止此十二篇然自隋唐志及崇文書目相承皆止二卷至王伯厚著玉海言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懷慮纔七篇則此書至宋末又闕其五篇故文獻通考備録漢世儒家諸書獨遺新語必其未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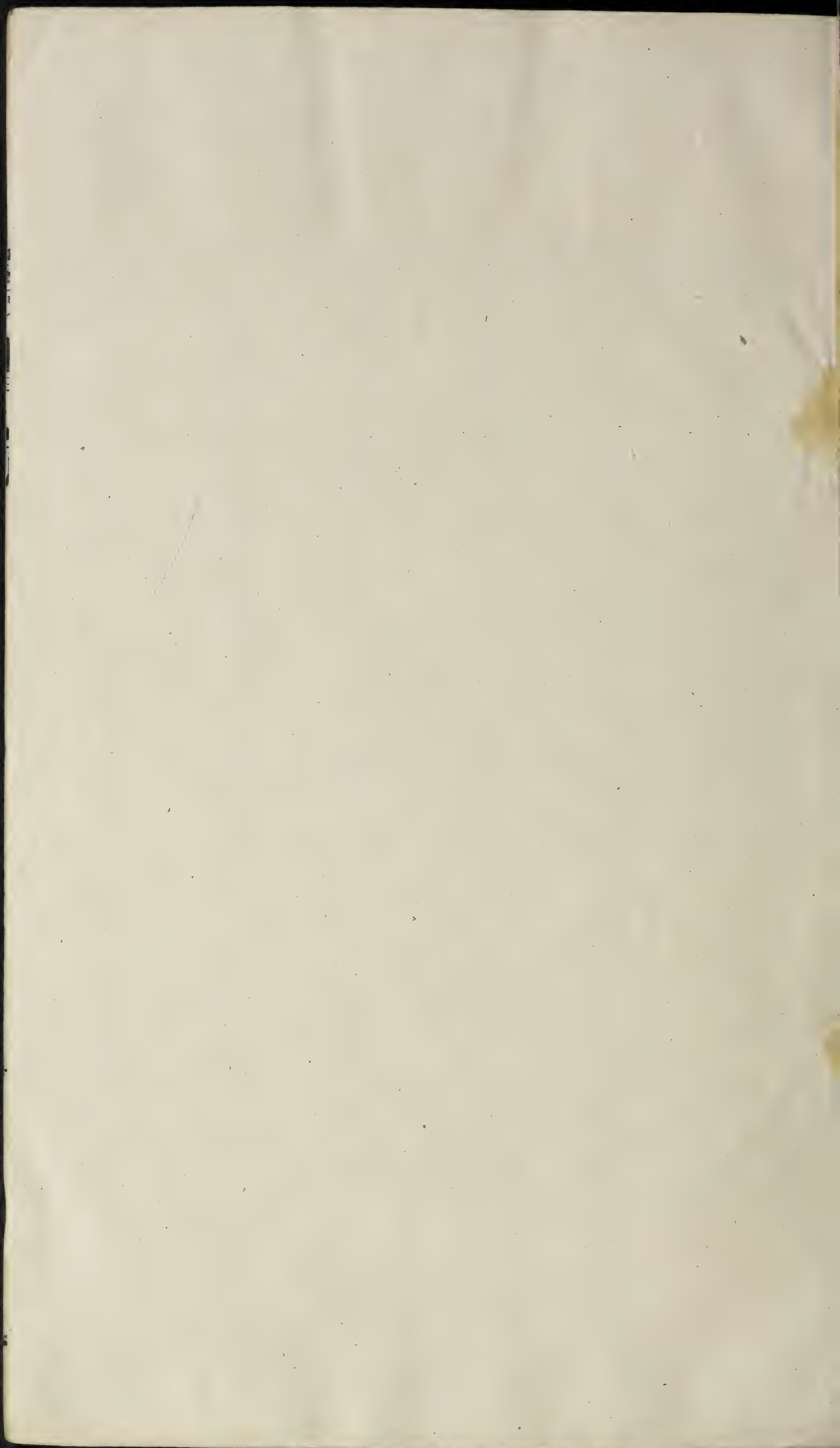
也而今本錢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訛又謂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亦鮮則又元明以來裒集得之者也今讀其書所敷奏蓋不獨稱說詩書發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已又多引論語孝經於孔子誅少正卯會夾谷厄陳蔡事以及顏曾諸賢皆樂舉而頌揚之漢世儒家者流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以暴秦禁學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宜乎舉世瘖啞不知經學而浮丘公伏生之徒各抱遺經以相教授陸生乃能以其所

學昌言於人主之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於消息存亡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嗚呼是豈得以辨士當之也哉汝上王鎮識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



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形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浚長鑿鑿乎非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
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
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
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
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

歲丶

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子子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

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

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
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
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稗墜爾蘇
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
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

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究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

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已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

傳職官大人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畧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
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
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
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
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

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長沙黃寶序

新書目錄

卷三

卷五

卷六

目錄終

新書卷一

漢 雒陽賈誼著 新城陳希祖校

過秦上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

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

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

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

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

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如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

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

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險阻而不能
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
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
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
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
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
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
身為擒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
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

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

是況莫大諸侯權方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

而數創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狩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决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口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可也樂與今同且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諱

親戚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
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何如遠者四
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
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
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數有耳大數
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
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
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繦緥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

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殷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稱爲大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駭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牽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因餓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離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

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

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

而立其身而子天將何失於實無喪而保國無患子

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

何以異此

藩彊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綰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戸耳力
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全骨肉時
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埶然矣曩令樊酈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
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
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
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親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令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際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克不足以威晉、若克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是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克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於芋尹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荀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上古蹠字下古戾字蹠盭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跛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宮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騰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

否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

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不。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衣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㩜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
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
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竒服文章以等
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
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
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
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
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
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

進細則昂此者損貴周豐賤固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位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亂傳遠而天下識祗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決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彊也。至其相與。特之以縱横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稾立而服强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黒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强匈奴爲隣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以爲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
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
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
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高皇帝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
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

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楗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天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

爲此世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姦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効撫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荊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青有仇讐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

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葅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

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

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以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以不爲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惟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開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郎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

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禮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追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

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隷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敝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

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如此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上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無耻箕胡結反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

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君所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不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
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
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
非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
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然定。則
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
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
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
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
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以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書不苟志雖義所在事一之化也故父兄之臣[illegible]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
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
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
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
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卷二終

新書卷三

俗激

大臣之俗。特以簿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耻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固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

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則大父矣則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攓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駈而往是類管

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持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幾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刼懦壯淩衰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諂而相飾設輹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
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為狗彘
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
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
嫉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
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
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

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爭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毋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毋取瓢椀箕箒慮立誶語抱哺其

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瑋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

今有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窮而不足也故以本予民民大貧以末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

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卽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心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尢而上下分用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

遠矣知巧詐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衣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墻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皁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鑄此而有安上

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眦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

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
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
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
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
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
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
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
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
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

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為害令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駮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

屬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

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為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

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窮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
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
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
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

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
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
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
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
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
親必亂陛下之困今以爲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亂
也然且吟齚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纖相懸臣能

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二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

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白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餽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

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秩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

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巳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臣

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

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搦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三終

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縣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門[illegible]
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四

匈奴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燿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咤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

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荒。悦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贊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

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紛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衆之信

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

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九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駿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諭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此得此將以

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且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

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
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蹁者時作少間擊鼓
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
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
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
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
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
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
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

匈之人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因令之音皆過其故王虜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人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閒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轂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爲

問。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泉門大夫皆謀士也。

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覩其限窺其謀中外
符節適緝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
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
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
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
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迮虎狼
也其南鄉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迮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器且引衆而遠
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
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
險之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
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膹炙𨡅多飲酒此則亡
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
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

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
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
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
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
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
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踈躋逆天下窾貧盜賊罪
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
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
不怵人民患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爲諸侯也執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

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
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
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
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
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首
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履屬國之官臣
賜歸伏田盧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所獵得毋小

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横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國横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黄金而歸侯邑之在共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蹝促而費用也皇

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
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
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
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
偃卧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機奇
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
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
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
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

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于
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
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衿卧
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
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
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執未便事
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白公勝
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令尹子西司
馬子綦皆親搴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

幷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

有鱄諸荆軻起於兩楹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
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
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泛方勇大覆也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孰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

者世未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促使計所以爲

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知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殽鈆鐵及錫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

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揜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

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
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
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煩正錢日亡
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
且日鬬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
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
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
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

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亢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聖可著篇也。

新書卷四終

淺說卷四終

設累世倫理不可以施古今者余謂可推也

能理于此是名治不能應天地是原有變遷之故也

居擬說戰論講言已大事也久亂后轉爭邸將說不

新書卷五

傳職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宜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

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宜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後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

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

賦與嗛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無函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

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有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

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

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声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一本作輔）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

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

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耆慾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

以鄭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屠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攀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孰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悶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太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

後車戒令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

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㬎

矣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
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
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
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
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
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
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
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
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故臣竊以為諫左右急也

輔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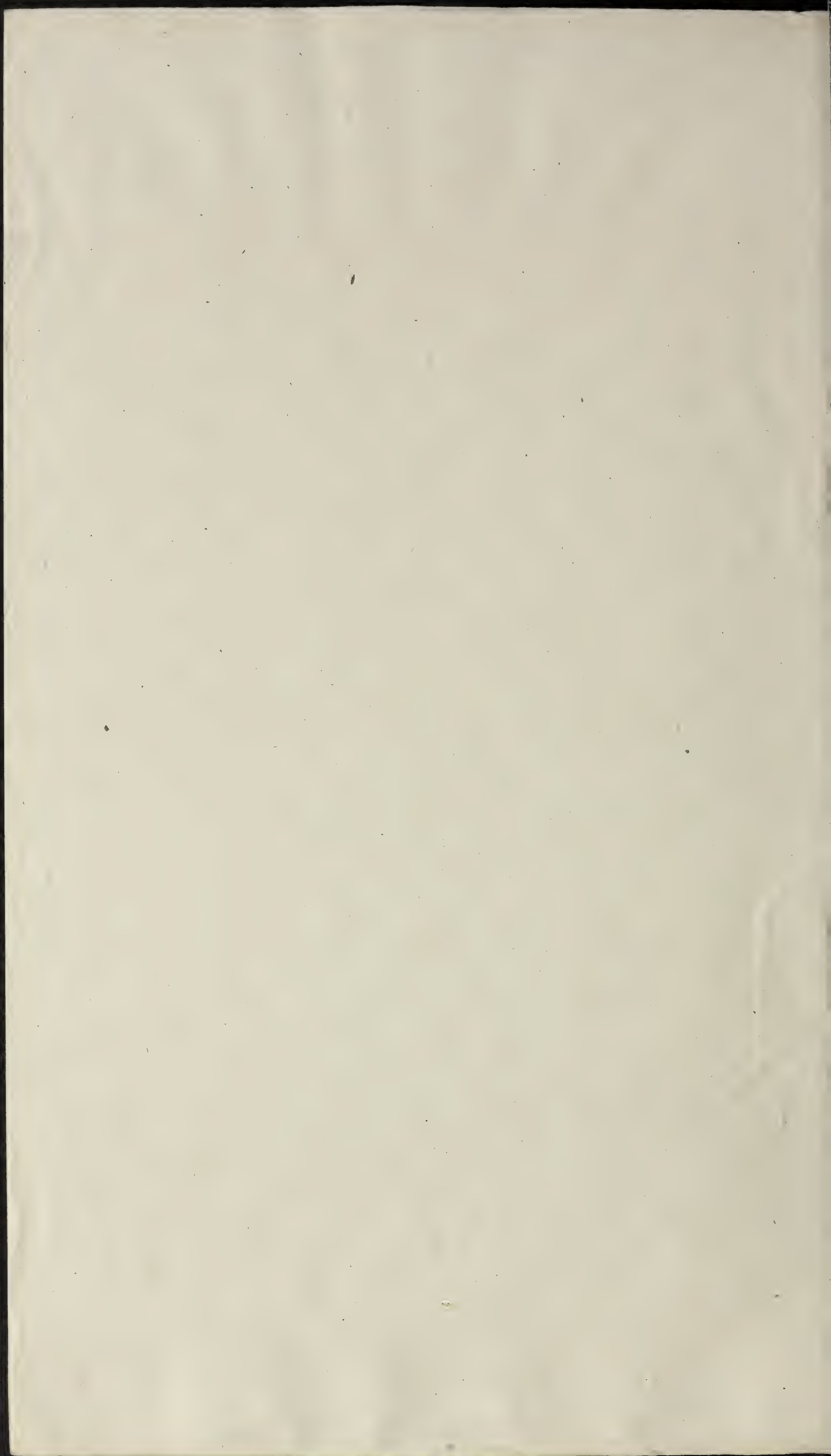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盬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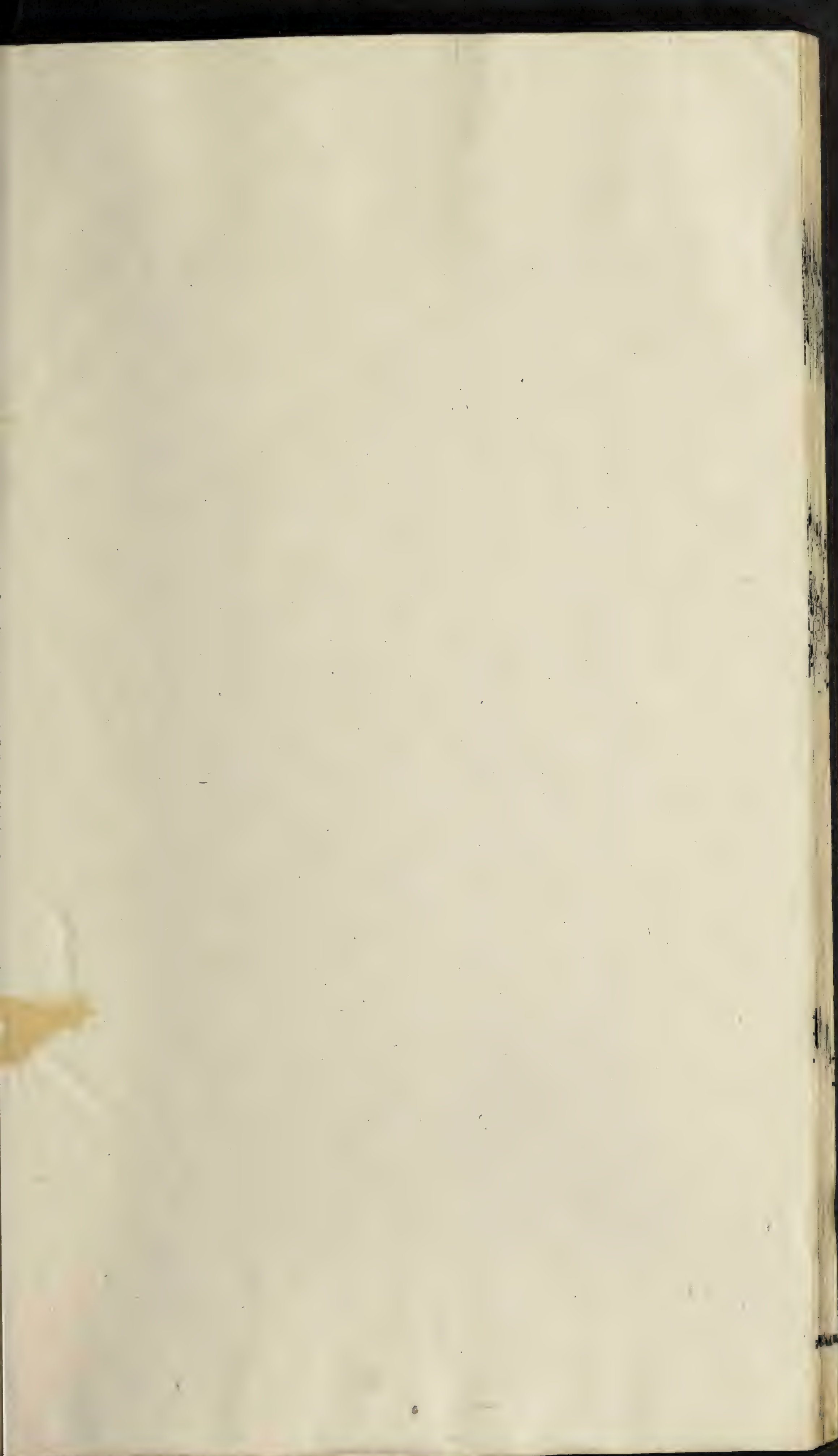
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要賢不肖失序大
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
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
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
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
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
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
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諭過大臣之

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譔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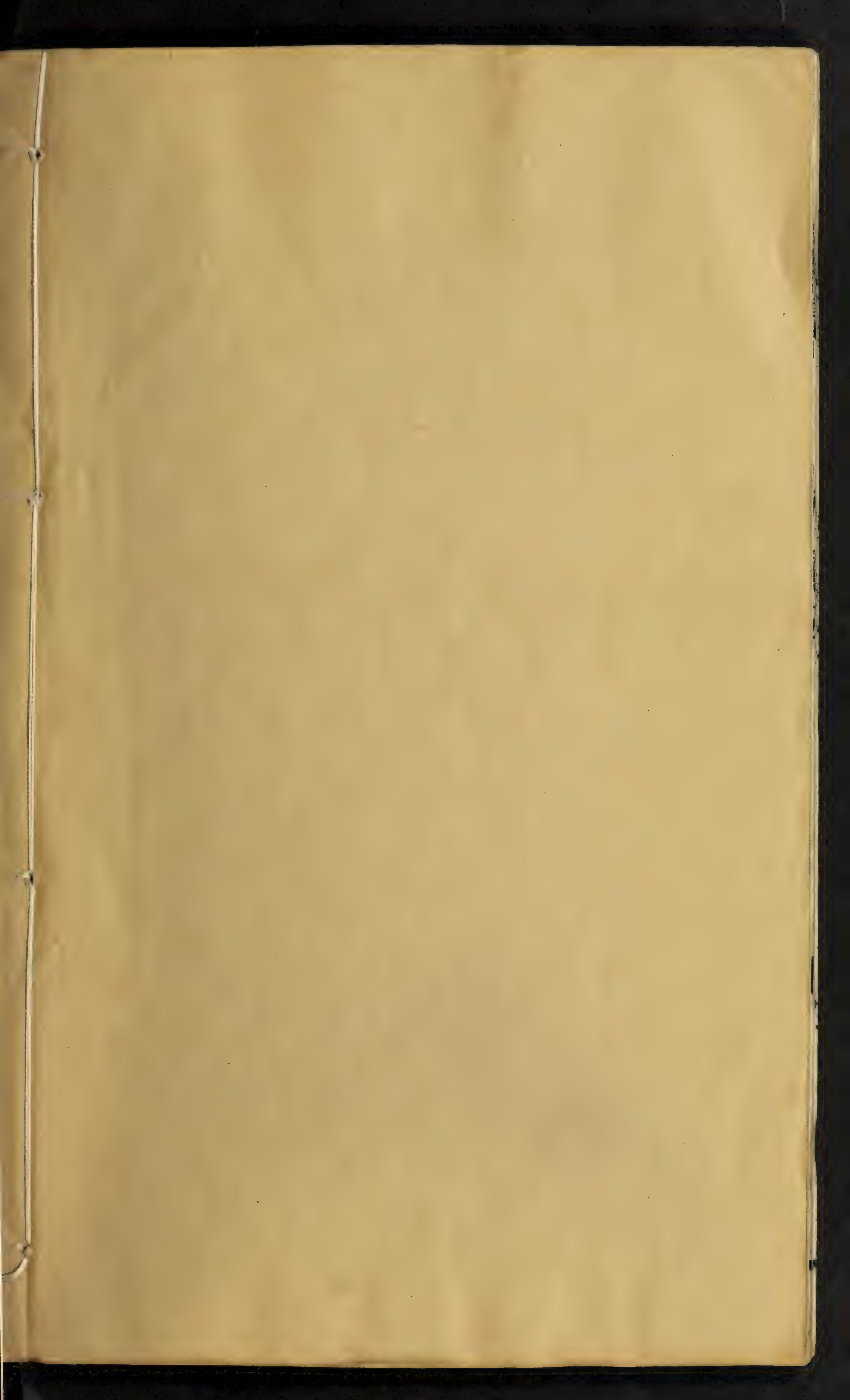
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衰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祁天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有脫文

問孝闕









新書卷六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作咋恐當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



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强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王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
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
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
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
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
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
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
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

歎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

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干候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

之祐背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睢而不逮不出穎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

四面共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曰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

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蚼之蟲密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蚼丁宵反

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懣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怮然懠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沵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曰植虎張喪紀之視不沵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圓顧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下同）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

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跌從結反佤與低同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摇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掉徒弔反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施之容也倏式六反跘步般反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厷拜容也厷未詳清拜而未起伏容也坐

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反下同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剱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跛彼寄反又作跛智反蹁蒲堅反足不正也趍含反數音朔比毗志反咳音慨唾吐卧反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

蹶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

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交宮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

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則質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玆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

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與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春秋

是惡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

讒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

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冠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

售其酒肴者罷烈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扶珠瑱。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憂出者憂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

以視有勇剖傴者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郳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変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宿而請於

對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
良吾罪二飾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
害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
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
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
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
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
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

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并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君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

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
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
溝而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
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輿天子莫不勸從誠
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
必棄之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六終

新書卷七

先醒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

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
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
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
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
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
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
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中日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亡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䊕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

問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淸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
脯粱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
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
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
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
過也有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
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
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之獨賢也
故亡號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

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逖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及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痹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

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怨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寶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轡冒忿輔闔閭而行大

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躄戴璧號唑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豁傲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猪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實因閒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

不忍結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與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嘷而入淵彘蹄菹而適與燕雀剖而蚖蛇生食蘆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幸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刲夫差兼吳而捐闔閭專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棄領討室渠如處車裂回泉

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

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槀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之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槀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

其上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餔吾以鼎實舉被而爲禮是

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

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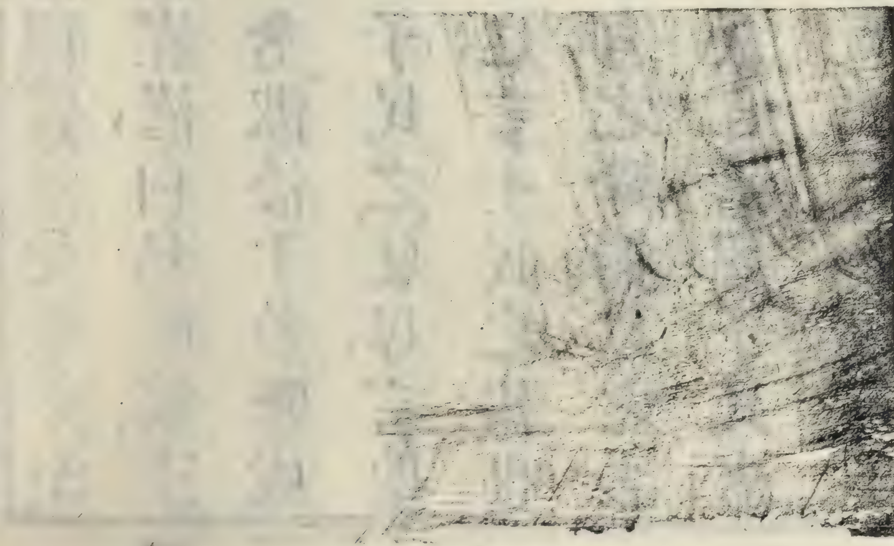
君道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誥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

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

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巳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巳而君道備也

新書卷七終



新書卷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礱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僭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悖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

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焉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門治德

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傅白黱黑榆鋏陂

也者直氣覬蓋口笑佳態桃志從容爲說焉則雖
臣公大人孰能無悇憚養心而巔一覩之今以二三
予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
南榮趎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彌
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
鴈行避景蔓立蹠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
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趎而無千里之遠重
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

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

固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亹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

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
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
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
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
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也曰請
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
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讆兄敬愛弟謂之友
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慎容謂

之恭反恭爲嫚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僈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趽一作跛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爲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巳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汙功遂自却謂之

反退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慺。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戾。懷賢不逮謂之寛。反寛爲阨。色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欣熏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昒僶勉善謂之慎。反慎爲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

亟見竅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爲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咨忠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諭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疵。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心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

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巳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泝而內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

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内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

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
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合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
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
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
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
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
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
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
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

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覩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

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爲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之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理生變而通之以

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古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

見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義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模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光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元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僎然濁而始形矣

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凝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南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

澤厚而賜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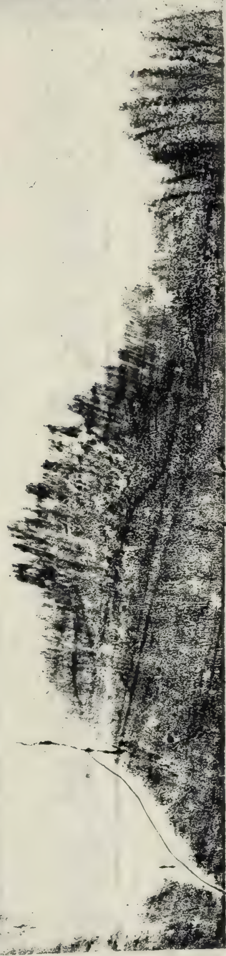
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
命因載於物形故㬎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
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
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
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
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
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德以安利德
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得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

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
物畜養養其不卬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
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
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也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
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言
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
人之青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
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

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禮者體德禮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
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
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脩
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必
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埶犧牲俎豆粢盛齋戒
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
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内而難見是以先王舉
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

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玉者眞德𧰼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八終





新書卷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弱强吏

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

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

自為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

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必貴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齊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先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

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省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

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

君鄉善於此則共黙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是故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

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
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
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
輕本不詳。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
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

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瀦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愼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

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一有而字）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上位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

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紂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在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

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

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

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

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間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能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亂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所以與故察明者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

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與矣嗚呼人可入乎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彼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

篤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篤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
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
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
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
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
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
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
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

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
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
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
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

撫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懷
不還而彊於行而留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
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
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
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論
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
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

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
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
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
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
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肯而
舉之得不爲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

何不臨而何不見淩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

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子故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任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必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必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必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

王曰受令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吏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天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

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
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
入忠也而忠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
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
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
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

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鬩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餧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

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九終

新書卷十

禮容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弄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詩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會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後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鄉佐其有不

與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
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
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
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
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
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
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
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纍九譯

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三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有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背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
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
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
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
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
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
徵焉故國將有禍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逆順善則
國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

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
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
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
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
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
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郤明年厲公弒於東門

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

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取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大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去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辛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

木也其牲以豚豚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湯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禮者王太子無羞而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於

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
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
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
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
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夏
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
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
以見殺於匠麗之宮成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
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

之當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
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
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而身死不葬爲
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
齊有陳單襄而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
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

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

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當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

比干而箕子被髮而徉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
陳以族徒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
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
衍樂毅以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
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
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
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
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
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

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某。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

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由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卿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闇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

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經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愚治智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

功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
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
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
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
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爲言使結之也
所以聞於後世也

新書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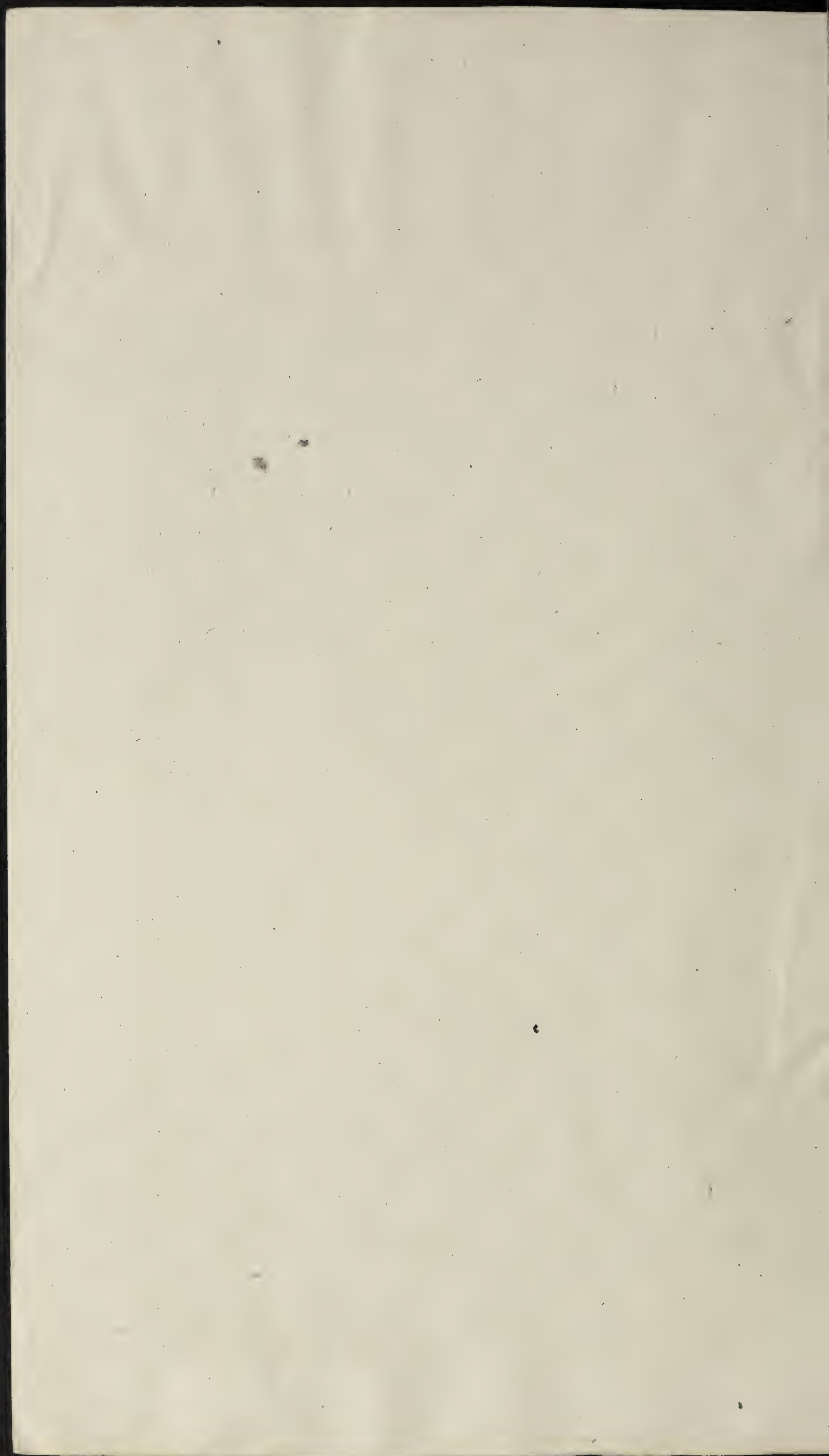
右賈誼新書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晁氏云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所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旣云掇其切於世者著有潤益刊削無足怪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陳氏亦云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爲弔湘賦餘皆録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

本書也而今叢書本祇五十六篇按玉海新書目録親疏危亂本二篇今合一篇禮容上下二篇原闕止篇又以過秦至鑄錢三十二篇屬事勢傅職至君道十三篇屬連語官人至立後義十三篇屬雜事顓初不解晁氏所云誼著事勢連語雜事何謂今乃知此三者爲誼書大篇名五十八篇又其目也朱子謂新書除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祇是賈誼一雜記藁耳而保傅容經胎教等篇又采入大戴禮記則其粹者亦可知也因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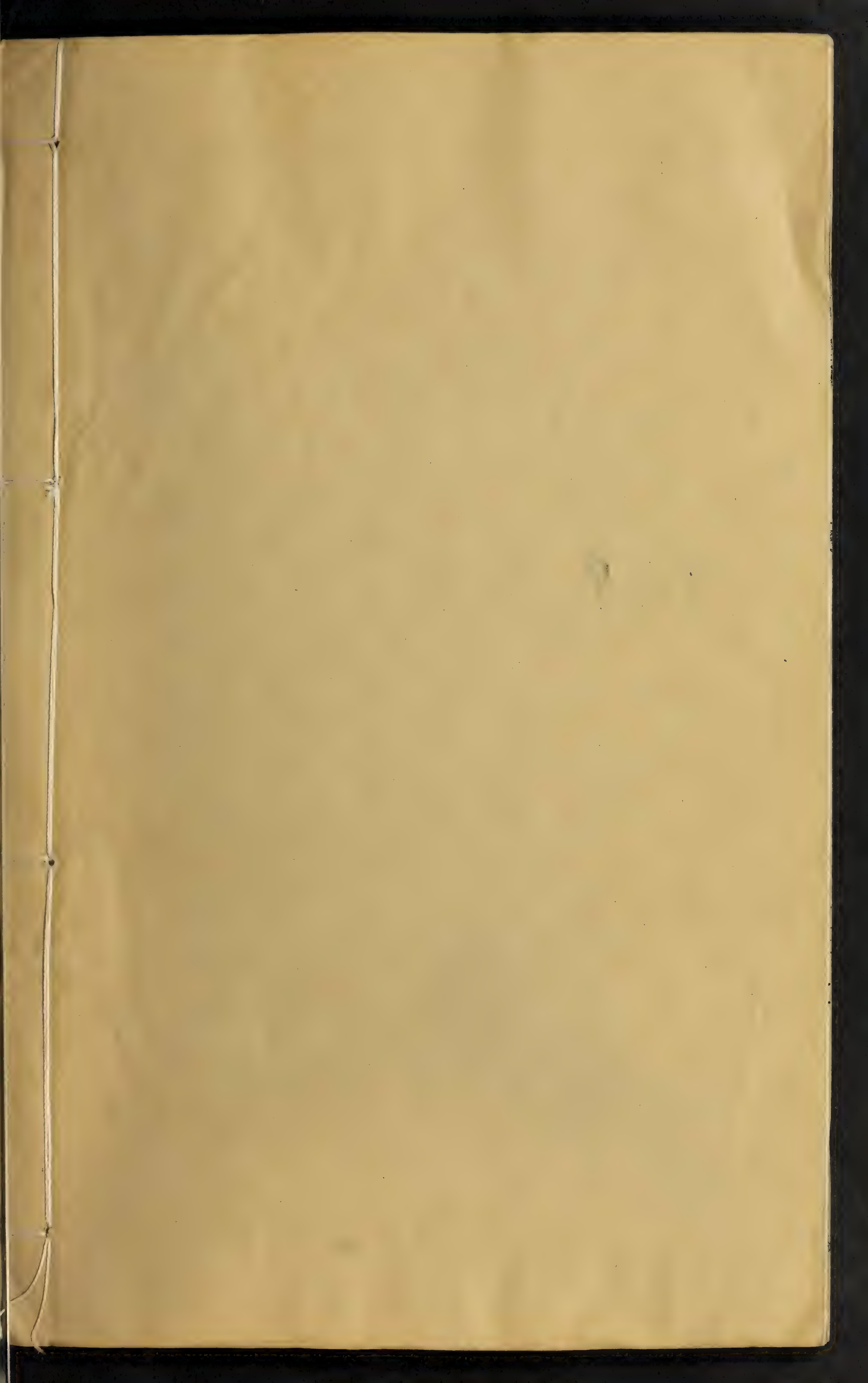
爲校訂篇目而於前賢論交賈生本末不復刻焉

汝上王譔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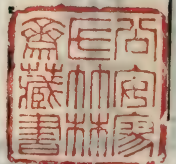






新序敘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葢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旣明其政旣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



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其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尚其私學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
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
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
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
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

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
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
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

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

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旣

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
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葢
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肇上

新序卷一

漢　沛郡劉　向著　新城陳用光校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

服拒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過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

曾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巳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

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

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旣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

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黄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

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爲東面

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

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

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翺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

之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

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

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於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

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一終



新序卷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

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敗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肖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

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

龐恭自邯鄲反讒巳果至遂不得間甘茂下蔡人也
西人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樗里子爲右丞
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
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
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
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
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
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

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府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參攷）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

庖廚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庖厨字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

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滅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

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

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爾其殆有化也
還車反宿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
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
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
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虵吏夢天帝
謂虵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虵臭腐
矣謂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
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
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
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
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

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

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罾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君五

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
君三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
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兎而呼狗未爲晩湯武以
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
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
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
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
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
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
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
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鯉仰嚙陵
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飄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
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防繳加
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
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逐
麋麖麏鹿彀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

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塡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一有而字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

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

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福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

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
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
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
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
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
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
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
御郞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
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

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冨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譆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牵碭而失

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請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家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僞立於本廟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

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
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
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
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

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

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

兵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

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

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騖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强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

治矣辟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
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
器而歸易王死久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
王昭王賢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王視可
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

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

筴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夫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旣爲

將軍田單大喜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
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
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
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
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
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於先王世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
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
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

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然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

肯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者内盡寡人、明慾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

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
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
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
在遠負不望之乎君令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
捐忿和怨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
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
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
愚意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報字）曰臣不
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

反於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

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戮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遊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遊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
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徉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欺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賜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
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
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
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
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
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

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
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
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遊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氏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

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故七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新序卷三終

新序卷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甯、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豈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其爲不易也故王者不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尹

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

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爲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黄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

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羮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强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

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

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强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

叔向曰君子不乗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方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强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之遂師

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

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讓寡人

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

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

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
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
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
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
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
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者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

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
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再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為大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

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
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
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
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
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
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
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
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

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

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焉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一作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

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
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
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
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
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
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
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

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曾之有鸜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鸜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鷃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新序卷四終

新序卷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全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黄帝學大眞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人之儀越王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

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

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鈎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里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

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

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
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
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
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
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
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
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
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

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
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
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
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
之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

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

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粥牛馬

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

人臣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

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

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顔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顔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顔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顔淵顔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愼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荘王見而問其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歩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

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

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
叛其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
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得
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
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
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
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
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
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

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卒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

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

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
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
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
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

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
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
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
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
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
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

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
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

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

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

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

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

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

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

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十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

服賀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道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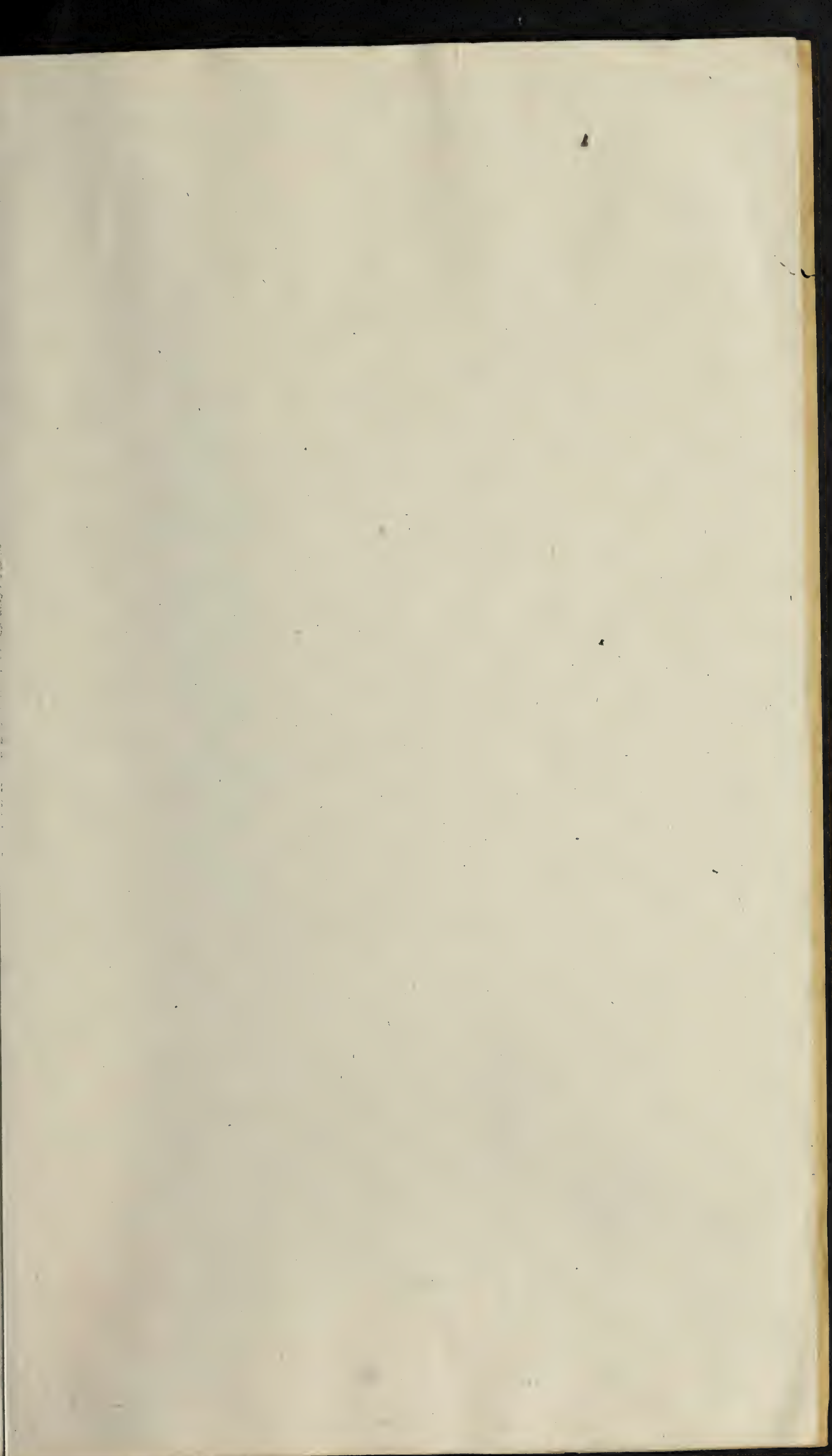
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爲誑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誑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誑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五終





新序卷六

刺奢第六

桀作瑶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檝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

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

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

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

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

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伍舉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

曰伍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

不肖好爲大室伍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

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

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質曰桀紂之亡也過湯武今天下盡桀
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
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
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
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
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
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

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
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
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
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
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
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
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

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

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六終

新序卷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

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囚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
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
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
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

[illegible]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

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
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
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
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請
儀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
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於身故過也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
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
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
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
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
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
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
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
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

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

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
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
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
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
又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

兄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
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
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
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
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
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
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
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

君失孝從辭心禁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嬖也拜君之嬖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劒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蚳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于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

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
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
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
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
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
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
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
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

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

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

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
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
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
入越石甫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
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
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絶也晏子
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

祭實者不留聲觀行君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不過而

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
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
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色猶不苟取見得
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
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

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闌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

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歡爲藍田之會屈原以爲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淸爲濁不忍見於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

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
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
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徹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顧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敎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

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譆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
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
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
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

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餔而能視仰

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爰旌目曰
譆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
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旌目不食而死潔之至
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

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
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
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
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氏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
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
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
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
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
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兒乃在程
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
胄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

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筴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
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
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
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
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
趙武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
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
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
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祀之世不

繼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
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
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遂受之乎

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使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依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處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
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
武爲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
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
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

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七終

新序卷八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人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刼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

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
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
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
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
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
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
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落口絕吭而死仇牧

聞君死趍而至遇崔子於門攜劍而叱之崔子[illegible][illegible]殺
而殺之齒著於門閭佽收可謂不畏彊禦矣燕[illegible]之
難頟不旋踵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盟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
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
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
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
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

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山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

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問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大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昭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勤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

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
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
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
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
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
不爭行死不斷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
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閭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旣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

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嚚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嚚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

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
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
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
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
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
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
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
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

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止
芊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卷八終

新序卷九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黄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

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王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劉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

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會背發

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

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

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

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

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

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
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
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
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
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
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
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

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大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

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
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
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其
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
而夕設版而晝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果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和
吾願君圖之秦君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
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

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是靈王即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乎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實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

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
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
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
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
欲更法以敎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
無顧天下之議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
獨知之慮者必見訾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

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

王也不循古夏殷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政强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漸流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

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决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
不足以爲利今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
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
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
彊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
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
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

兵不傷衆而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正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

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
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
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
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
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鬬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

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
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記作蒲）衍首垣以
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
（史記作磨）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

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

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頸摺頸身首分離暴骨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及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

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泗北必回攻楚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桱（史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黄歇受約歸楚　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黄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爲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爲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旣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

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
求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
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
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
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
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
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甫文伯母

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
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
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
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
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卽發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
之發閒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

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
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
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
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
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
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
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

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
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九終



新序卷十

善謀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畜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强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戸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

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

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以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

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

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殺酈

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廒倉塞成皐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閒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岨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

以告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

而不能實天下降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即聽酈生能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

其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

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遂亦不得其所由

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

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世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竆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竆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矣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以示
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曰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
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
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
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
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

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鬬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摇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

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海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

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門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承安婁敬

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卽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

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卽
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
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畱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爲欲易

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巳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强爲妻子計載輜車臥而行於是呂澤

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强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强起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

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皆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

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

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
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子同任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
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
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
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
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
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

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
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
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
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臣故曰勿擊
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
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
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
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俔
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

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使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

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難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何奴不敢飲馬北

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接兵會衆。深入代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

中絕從行則迫脅餘則後利疾則糧之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遣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

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旣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蓋安國之本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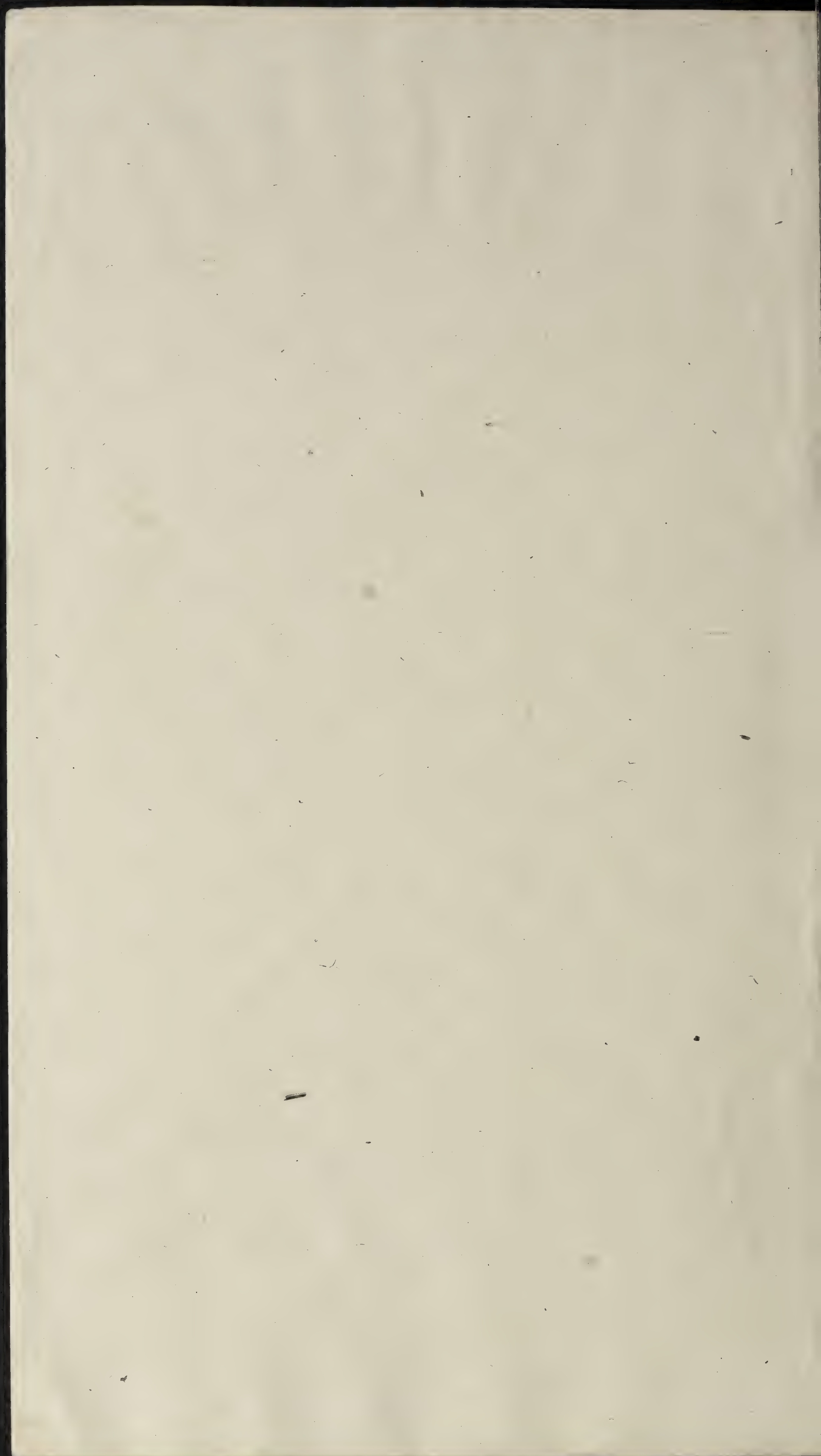
孝武皇帝將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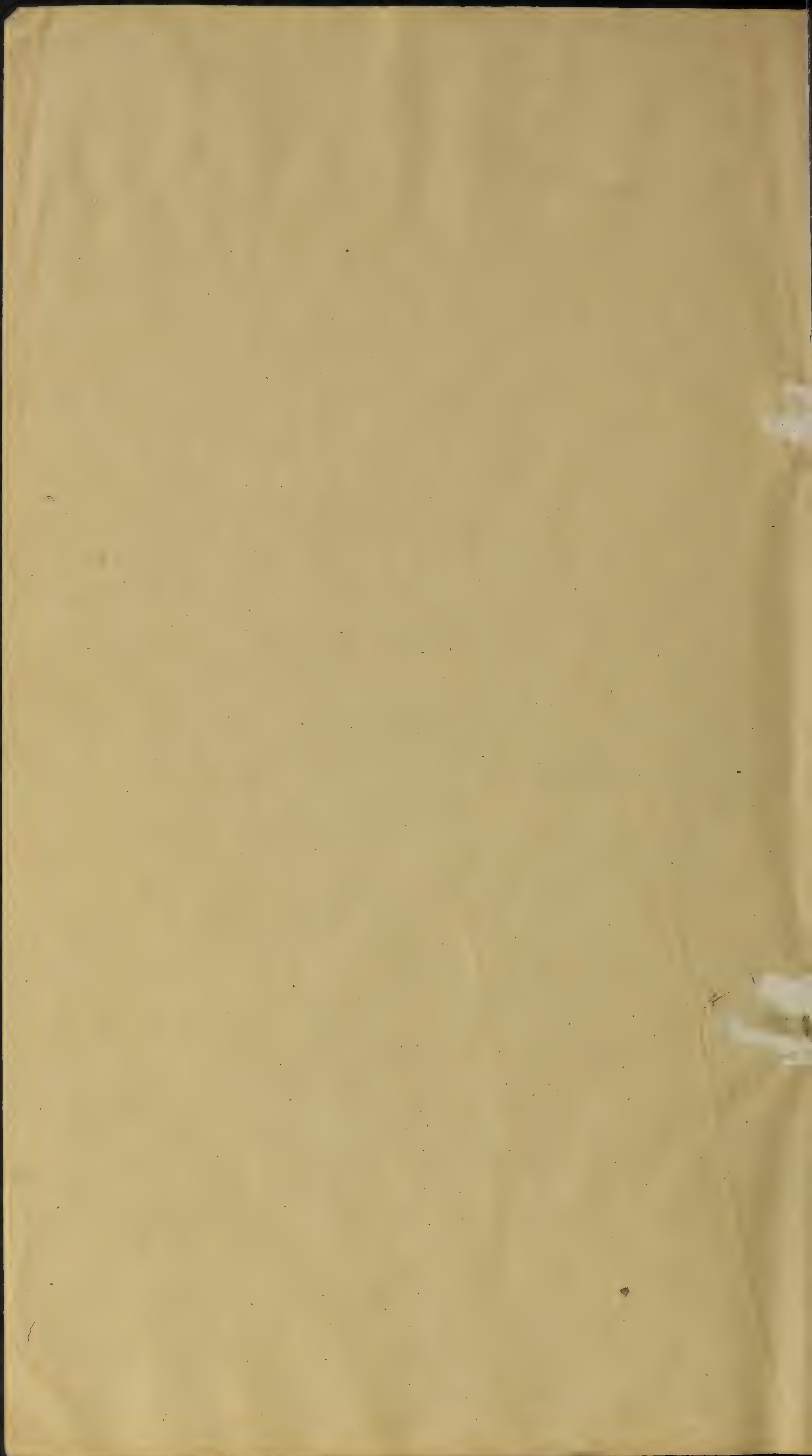
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絶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絶矣主父偃之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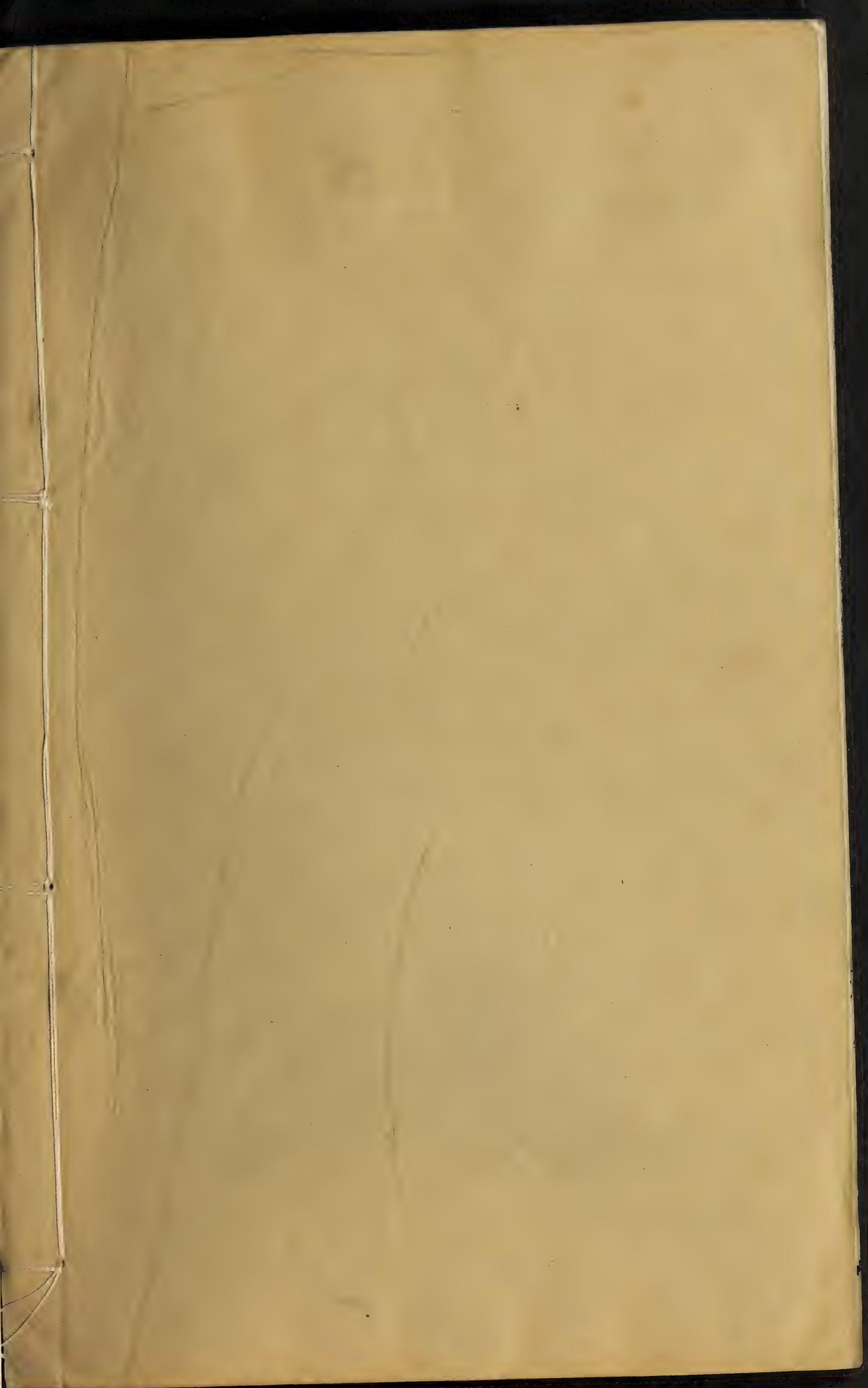
右劉向新序十卷隋唐志俱三十卷通考祗十卷
曾子固序其略曰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
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此書最
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
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而惜乎其所闕
三十篇竟無得而考也謨嘗徧覽唐宋人類書所
引新序亦有今本所不收者而其文皆不全惟三
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云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
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

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
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
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
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下乃云
云具有首尾而其文舛駁若未可信第以胖牛故
事語人未有不茫然者故亦復識之以補史記家
語之闕若其所引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
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王伯厚已與說苑同識傳
記若此者衆又不勝辨也此與說苑列女傳俱在

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但班固原注尚有世說書不傳而後世所傳列仙傳三卷又不在此數內今祇仍叢書舊本校刊新序說苑其列女列仙二傳尚當采而續之云汝上王謨識







說苑新叙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盖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



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雌黃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罍皆是也及其旣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

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
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
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
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
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
猶泥於禨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
虛無盡矣即輩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

聖人之論其亦眞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悔叔曰同姓之卿歎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
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
是亦豈枉巳者之爲使肯枉巳則子政以彼其才稍
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
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蓋獨
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
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
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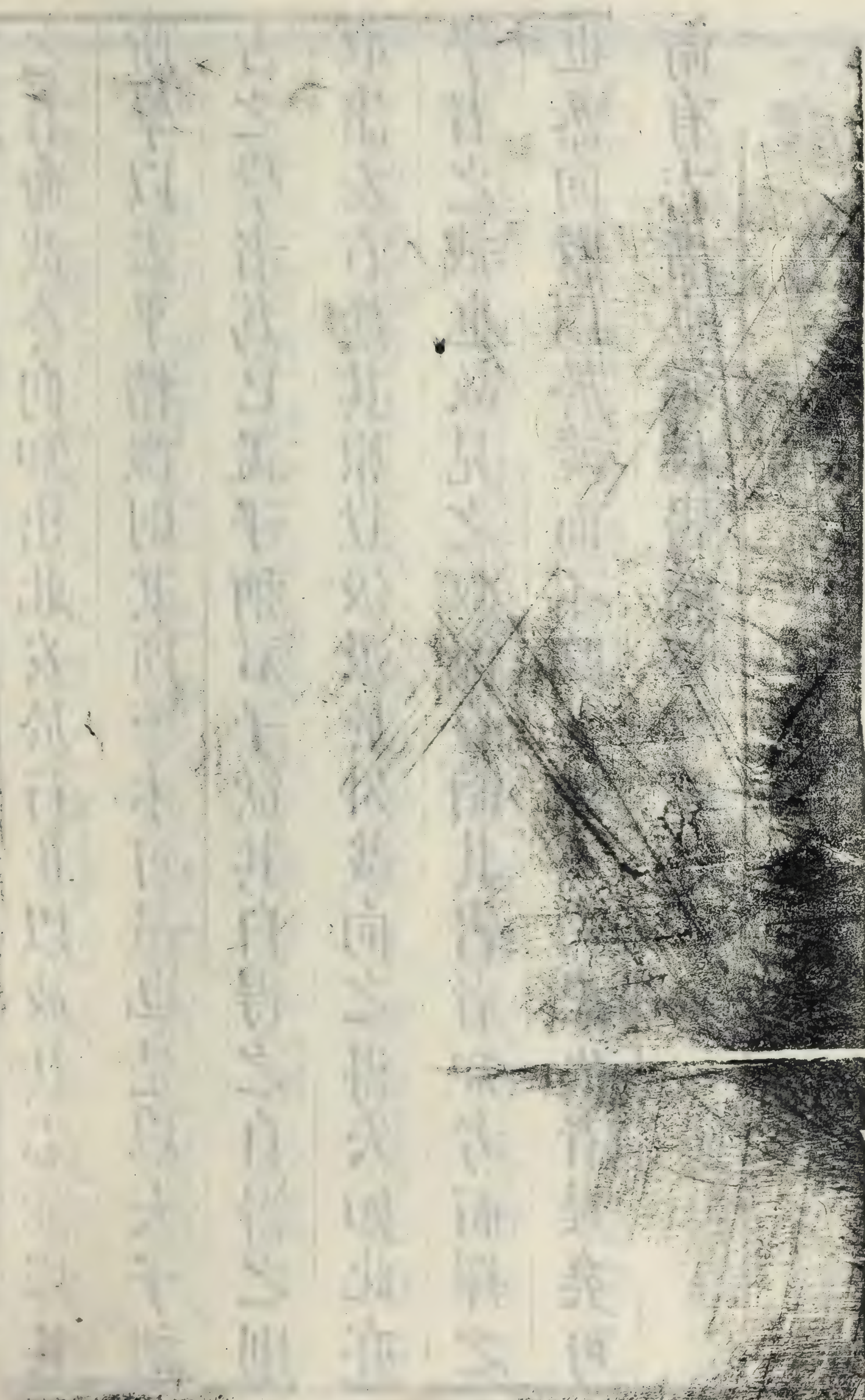
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盖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肯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回亦稱夫子曰回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
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
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
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
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
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
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
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正諫

卷十

敬愼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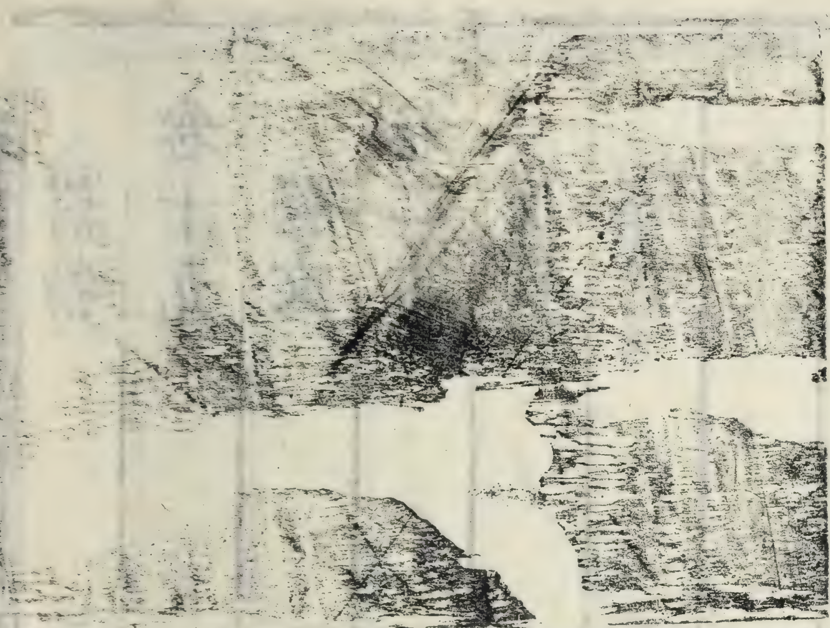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溰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淸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

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
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
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
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恐而後殺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彼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而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歸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之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

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

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

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
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
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
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
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
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
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就。官

之卑辭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解。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肺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
見君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
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
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
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
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
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
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
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
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
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

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
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
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
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
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
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
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
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
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
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向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行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二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

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禪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

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寡人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鼂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鼂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鼂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

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
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
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
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
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
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弛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道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

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
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
其能主儀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
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
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
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
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
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
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
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
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

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
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
出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
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
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
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
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造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貧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鄉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壘而於齊足究息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
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
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

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
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
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
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
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
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人中繂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繂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繂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

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說苑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旣平泉流旣淸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曰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

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

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

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
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
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
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
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
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门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逊则坏乱而不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曰有昭辟雍有贤泮宫田里周行济济锵锵而相从执质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今人诚能砥砺其材自诚其神明

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
乎無方之内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
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
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
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
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
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
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

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過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
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
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
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
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

之惡人及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舍學聖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
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
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
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趨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

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旡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穫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宇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國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昔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三終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

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

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
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
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
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
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
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
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交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
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
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隱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
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
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
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
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
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

斧質其上以狗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

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盖邑

入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葢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
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
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葢
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
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
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
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以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

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四終

說苑卷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

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
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
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
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
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
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
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
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
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

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其工雖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刀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
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令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

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

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
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

武之嘉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王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

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鬭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

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

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鬭誠愚惑失道者也。
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鬭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
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
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
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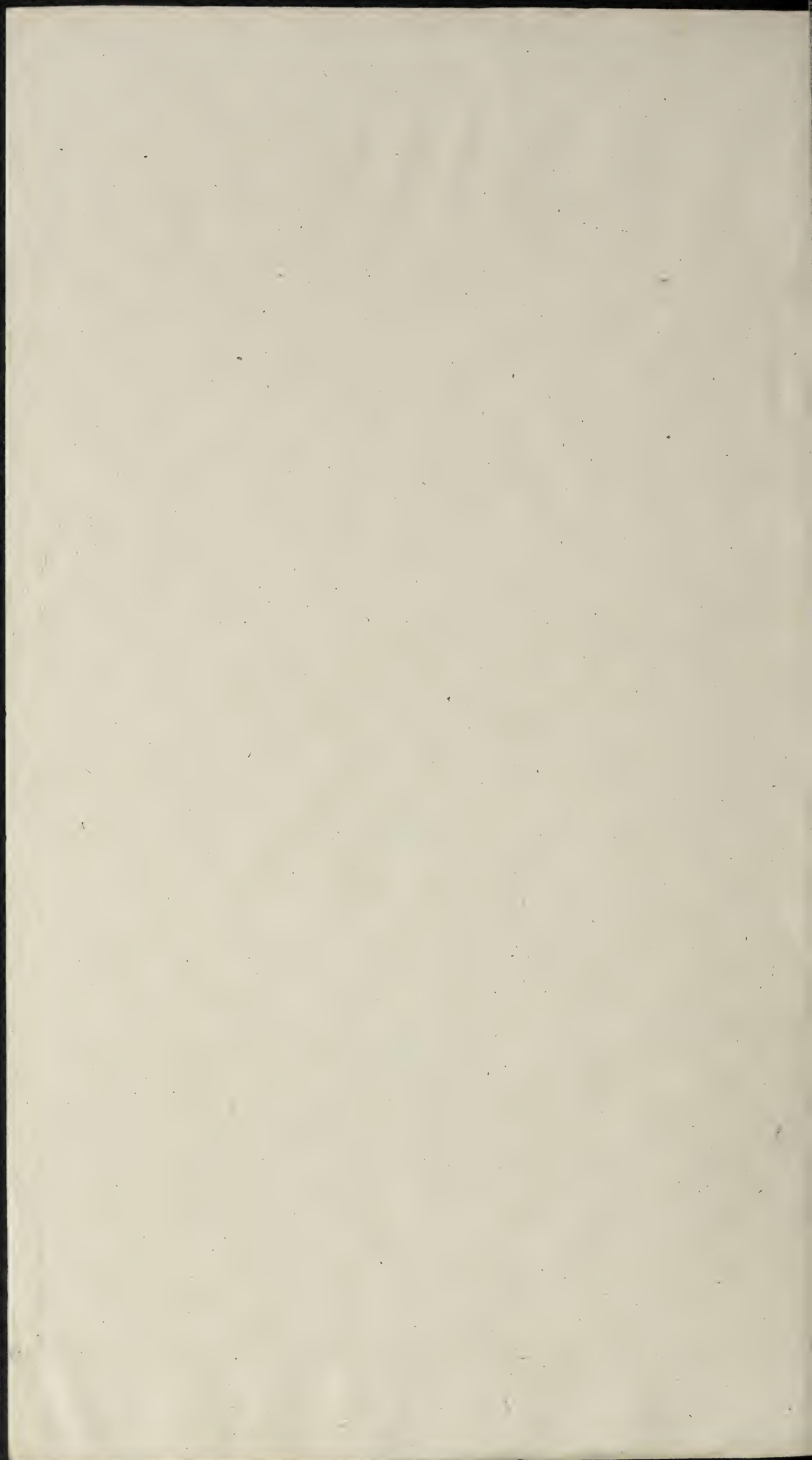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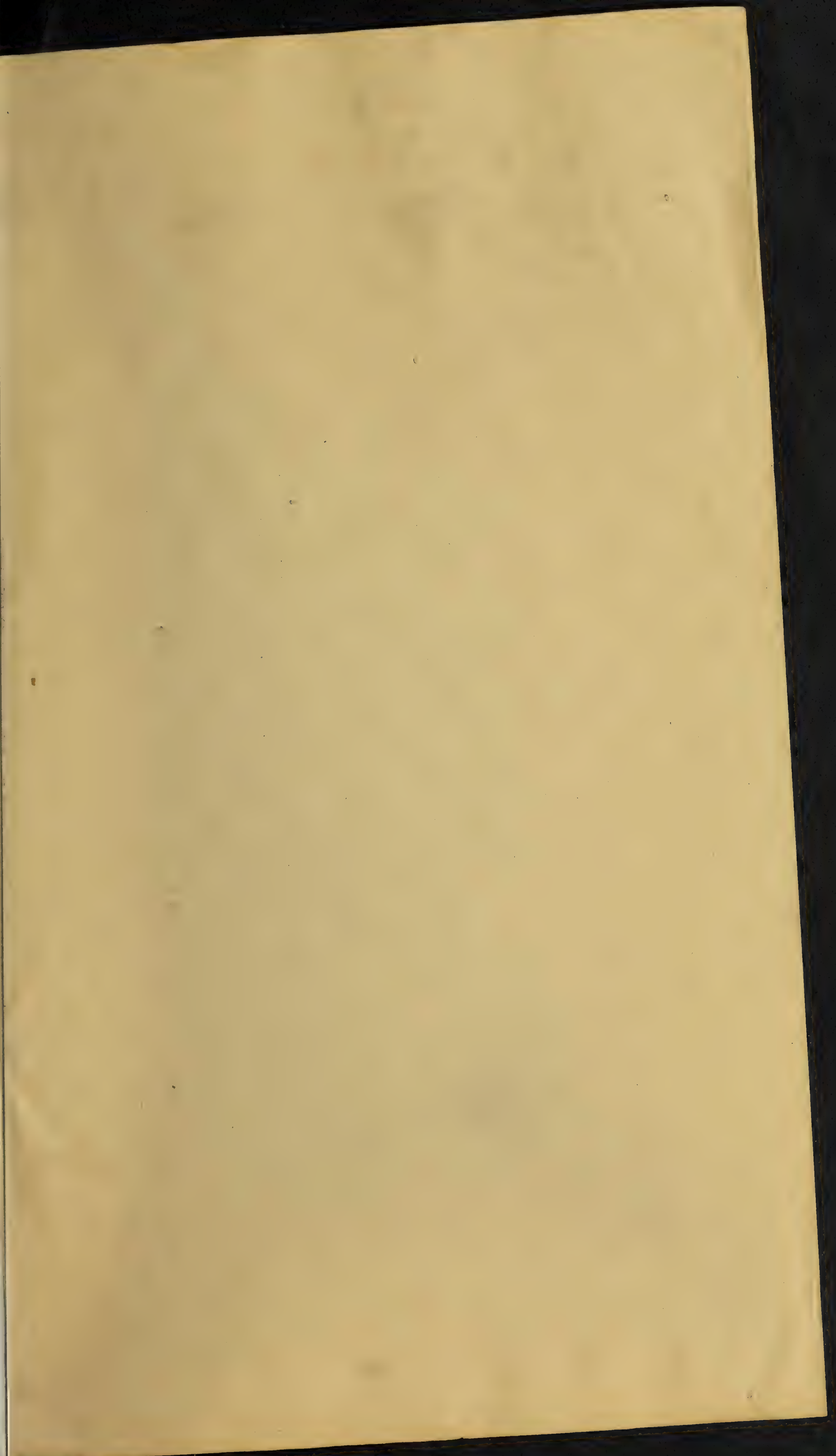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五終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不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傅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妾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絶、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來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

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

夫子也此亦有説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説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

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

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

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

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

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

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

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㖾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幷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

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敝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郄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待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誠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抉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抉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六終

說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内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

誅賞謬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甞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陁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衞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

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

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救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也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

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二頁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禹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覇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
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
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
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
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
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
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
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

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
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
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茂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

以明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呑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

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

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

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

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敎。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稾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稾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

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惽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

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行仁也此霸者之
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
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
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
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

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妝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妝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

興矣

宛陵集卷七終

說苑卷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刼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幷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宮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

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

繇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嶕。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逢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已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覇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兊故也桓公得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巳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

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
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
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
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
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
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所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鋭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鋭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上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

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吏鰌去
衞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
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
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

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

有腹罰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迎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

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

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鄒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鄒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

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
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絶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
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
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
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

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
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
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
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
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
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
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言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

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國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厮、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剄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乎、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游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illegible]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棫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

蔾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

行從疾棄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巳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巳來、汝將諫邪、諸御巳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巳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巳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

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
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之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

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簵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簵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簵之矰、逐丹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懈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

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

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

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

劒、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

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

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纆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絶而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之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不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

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之徒、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愽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徃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絶。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顔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

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
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
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
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
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
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彊國富又得霸者之餘

孚弱耄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内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内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君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觀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
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
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
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然、中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湍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强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之

曰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委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
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
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
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戄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

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貫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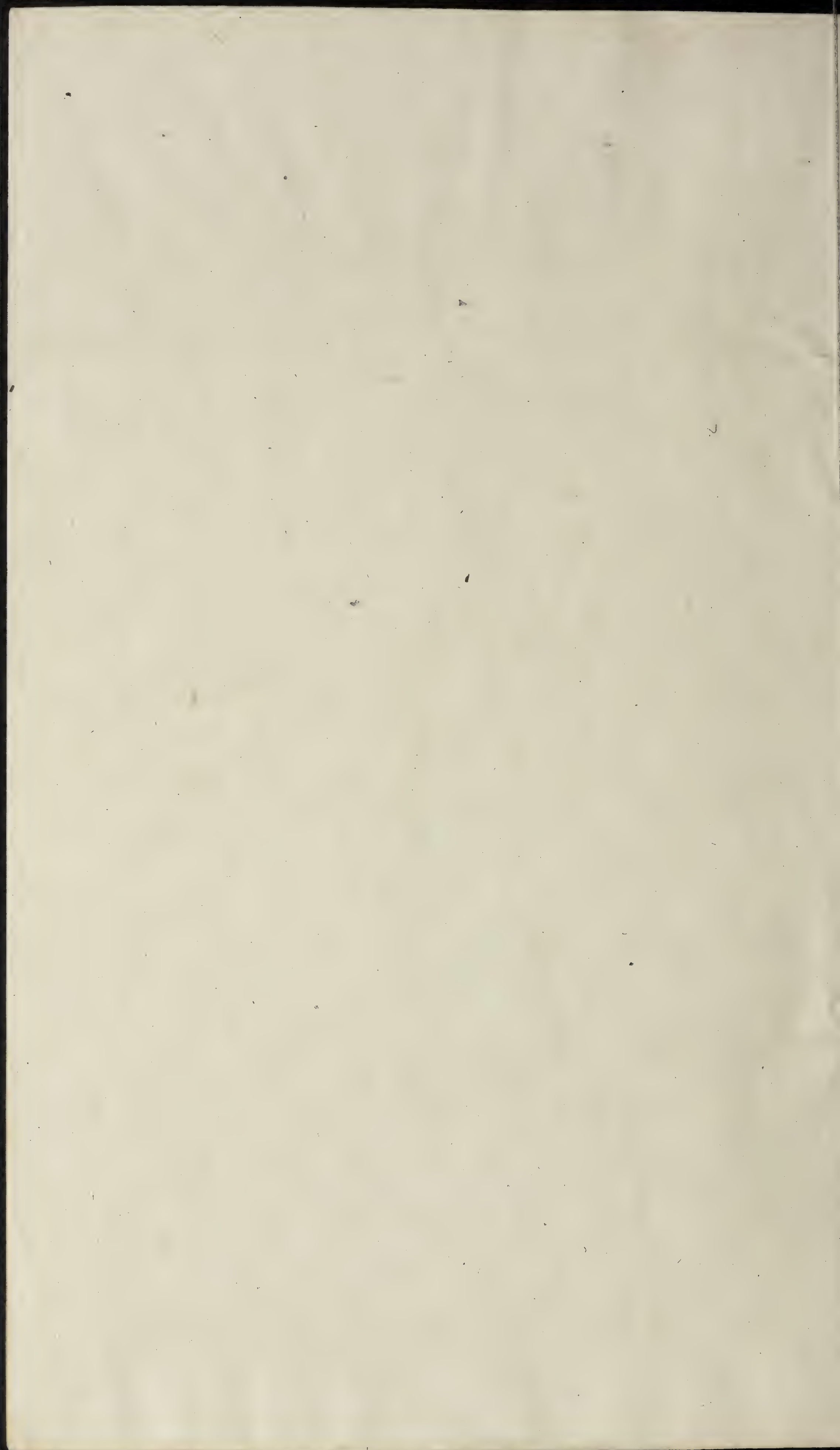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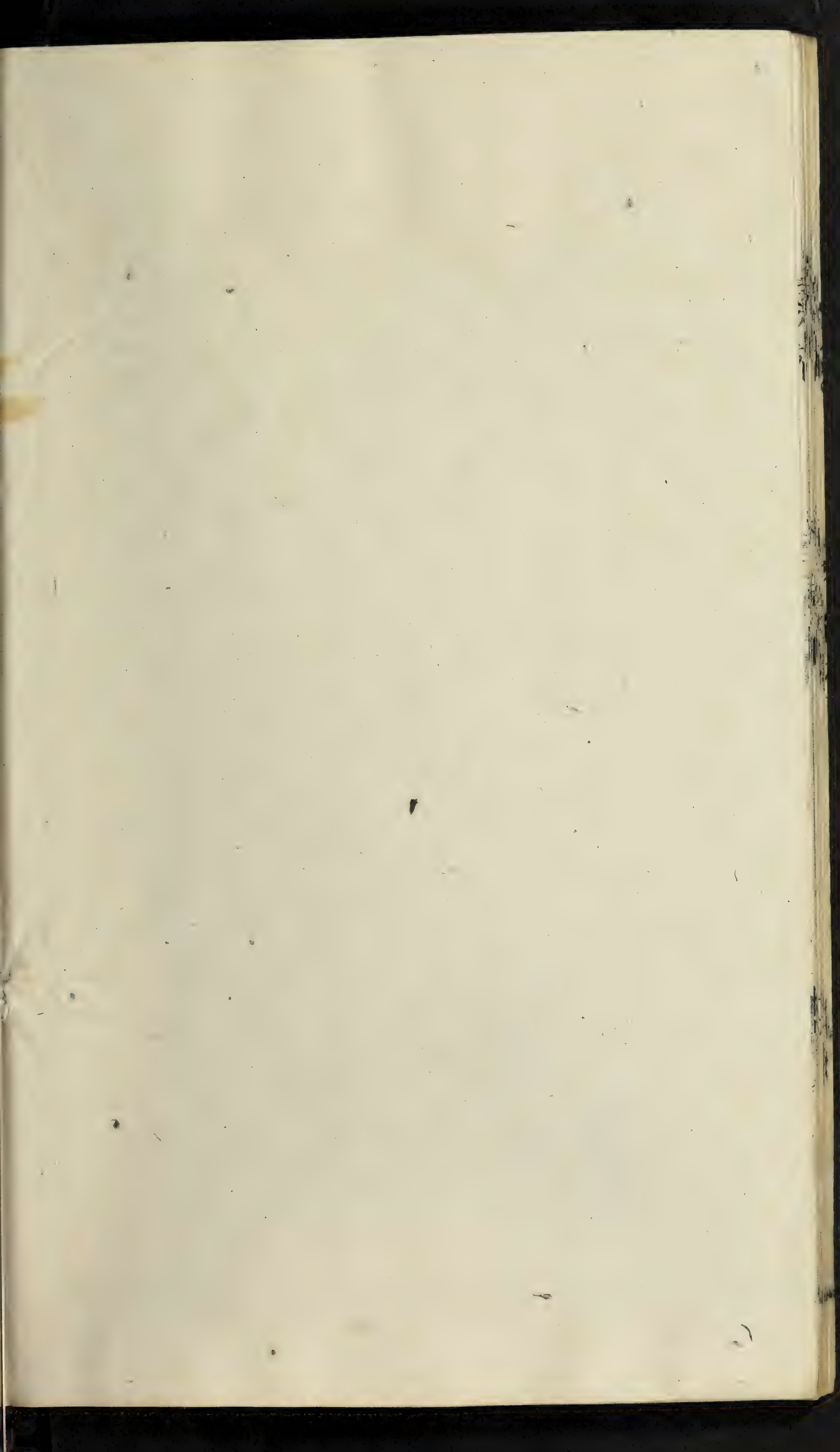
聞。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杌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杌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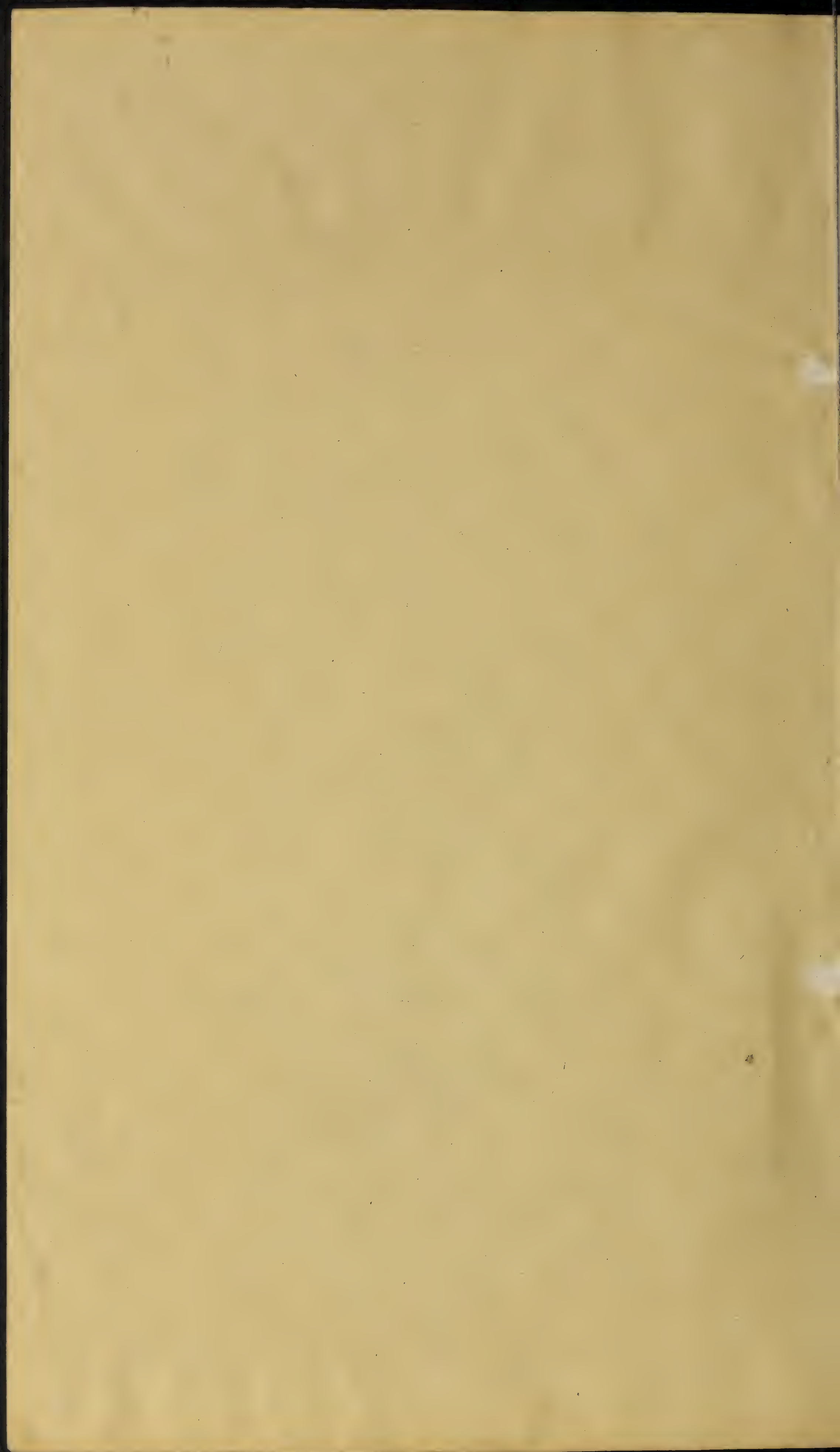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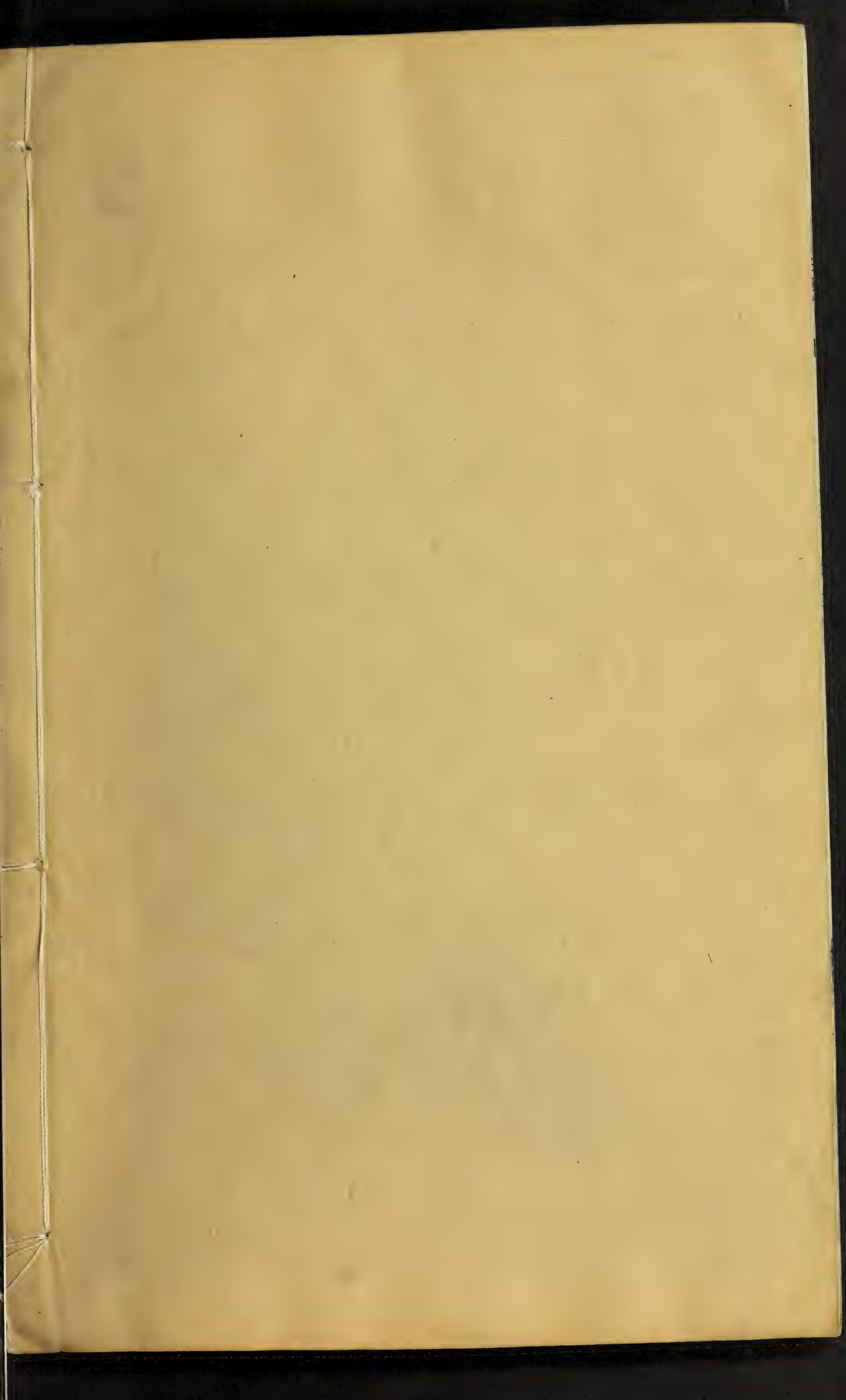
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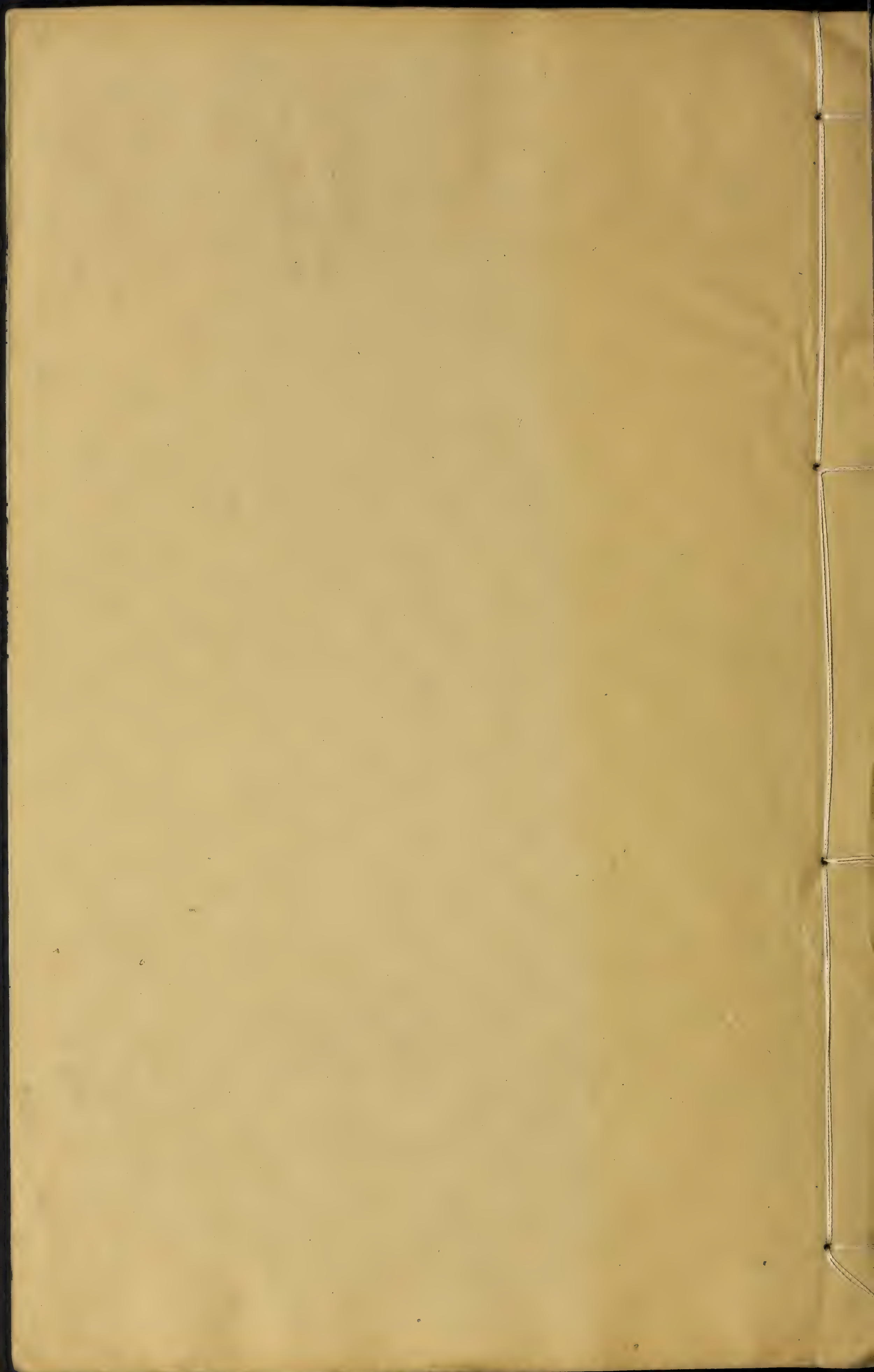
說苑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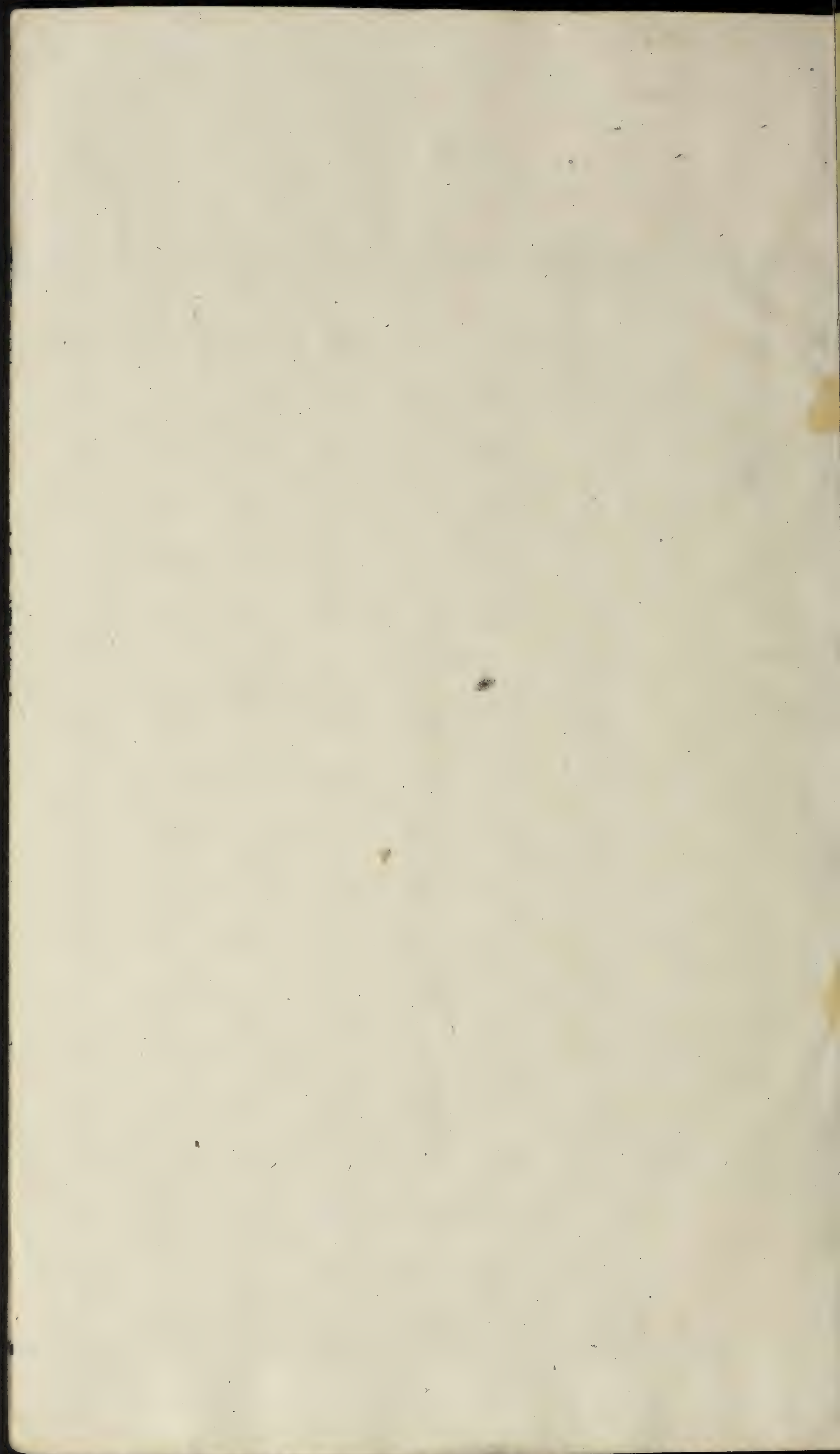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懣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
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
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
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
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
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曰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

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以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
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籍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䮧。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丘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劒而築於秡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説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舃。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𦽰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擒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胸。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横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西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竪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汙增欷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纖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因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閒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一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傷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方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中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嘗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歩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巳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踦驅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莫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屛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髪乞食於吳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榭矣

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逃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卷終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附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綺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背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二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

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咸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桓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殁、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户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耶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輙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堗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堗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
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
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
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
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
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

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與衞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爲觴、乃揖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敗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不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上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
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

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用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
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
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
血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友趙王
孫商曰君欲友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怨君因友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友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佗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蝁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

誰、於是其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涉而從子、子上郤、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

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

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毀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欽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旣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徵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郛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葢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

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

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道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其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思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與仁義殛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也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

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
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
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
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
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

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

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必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

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察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

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

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

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

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

是乎覩楚、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强人衆。將征

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

諸國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

飧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骩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

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于將殺之大夫辭曰取脊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脊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敎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君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四終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

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

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柰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

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

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

强楚師大敗擣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
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
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背北而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
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
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
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
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

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劒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

立則杖重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

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夫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公有所許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嘗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黄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

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與。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鷹之守尸。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閘不及跲。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

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

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

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

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忽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

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太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

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與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

大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人皆鍛頭、闔廬尤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侮、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

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
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
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
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
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
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
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
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

姦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満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終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鋭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子無以合親親踈則害失衆則敗

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

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
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
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
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
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
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
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

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蹷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

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餐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志利不兼賞不倍忽怨在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

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壹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

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眾生之積福無不及也眾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愼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

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跛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愼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愼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禍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　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

事者役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遅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事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

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

甲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

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

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
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
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
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
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

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

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

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

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鄰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

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
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
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
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
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
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
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
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黙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
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騖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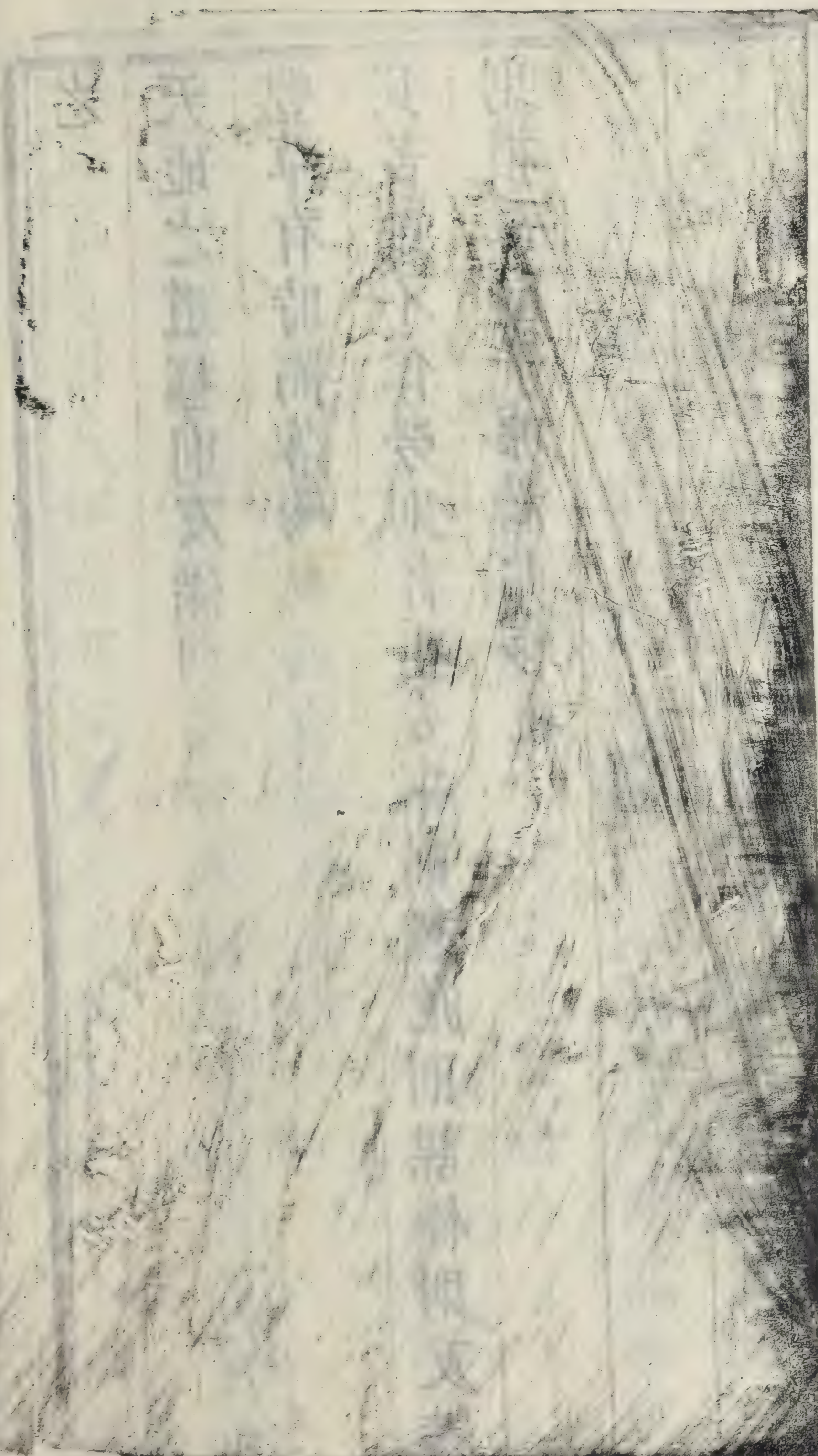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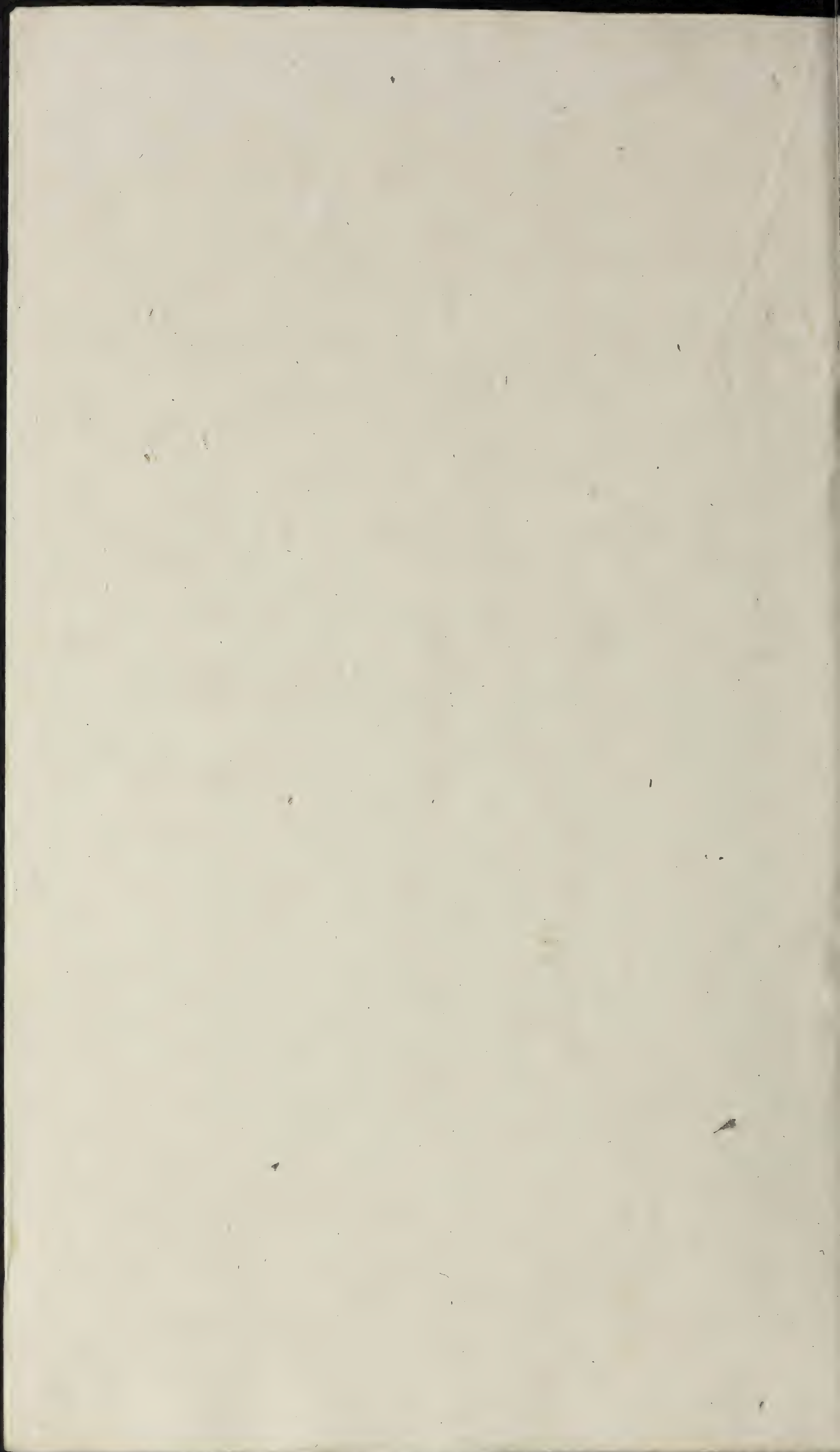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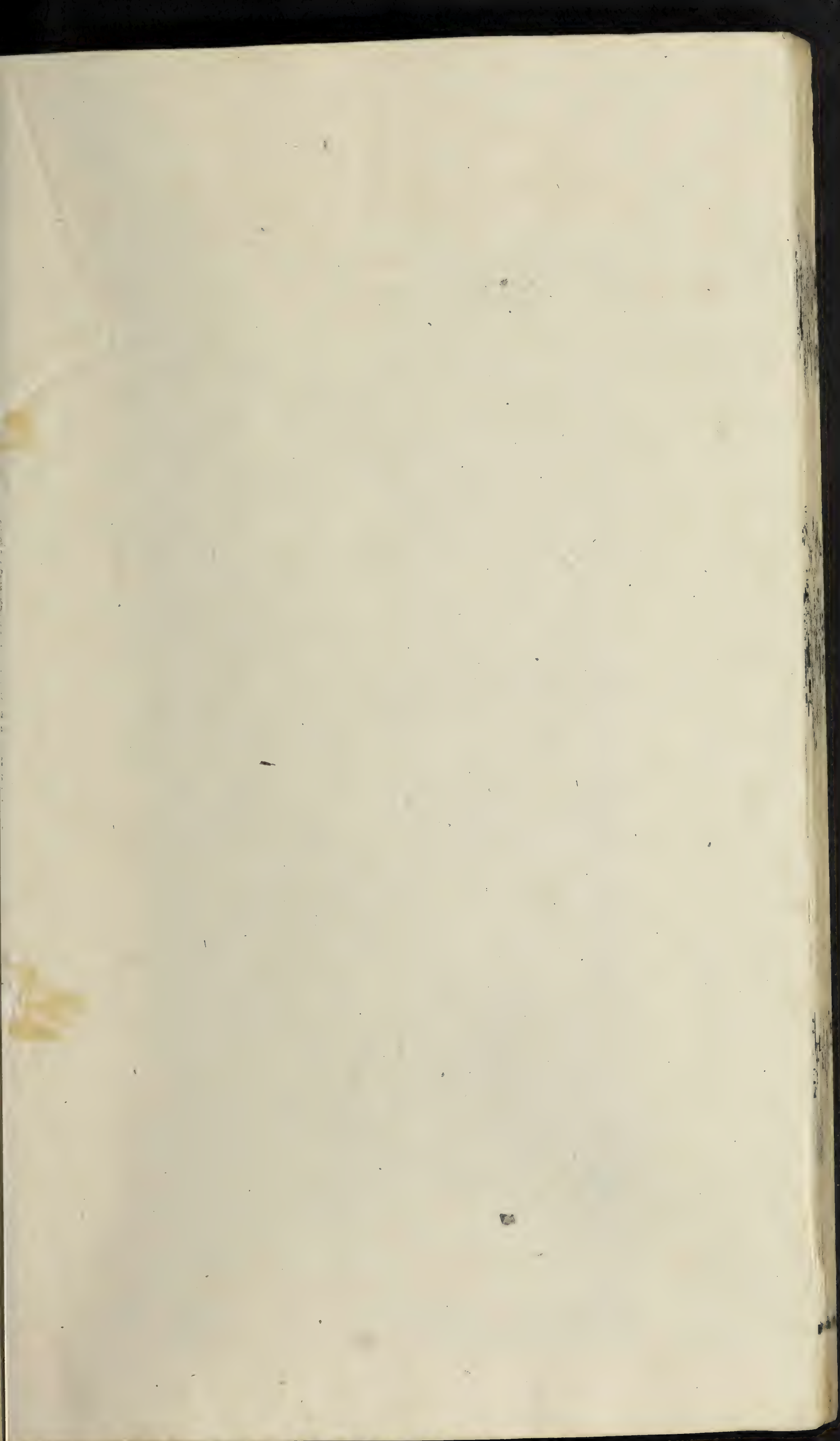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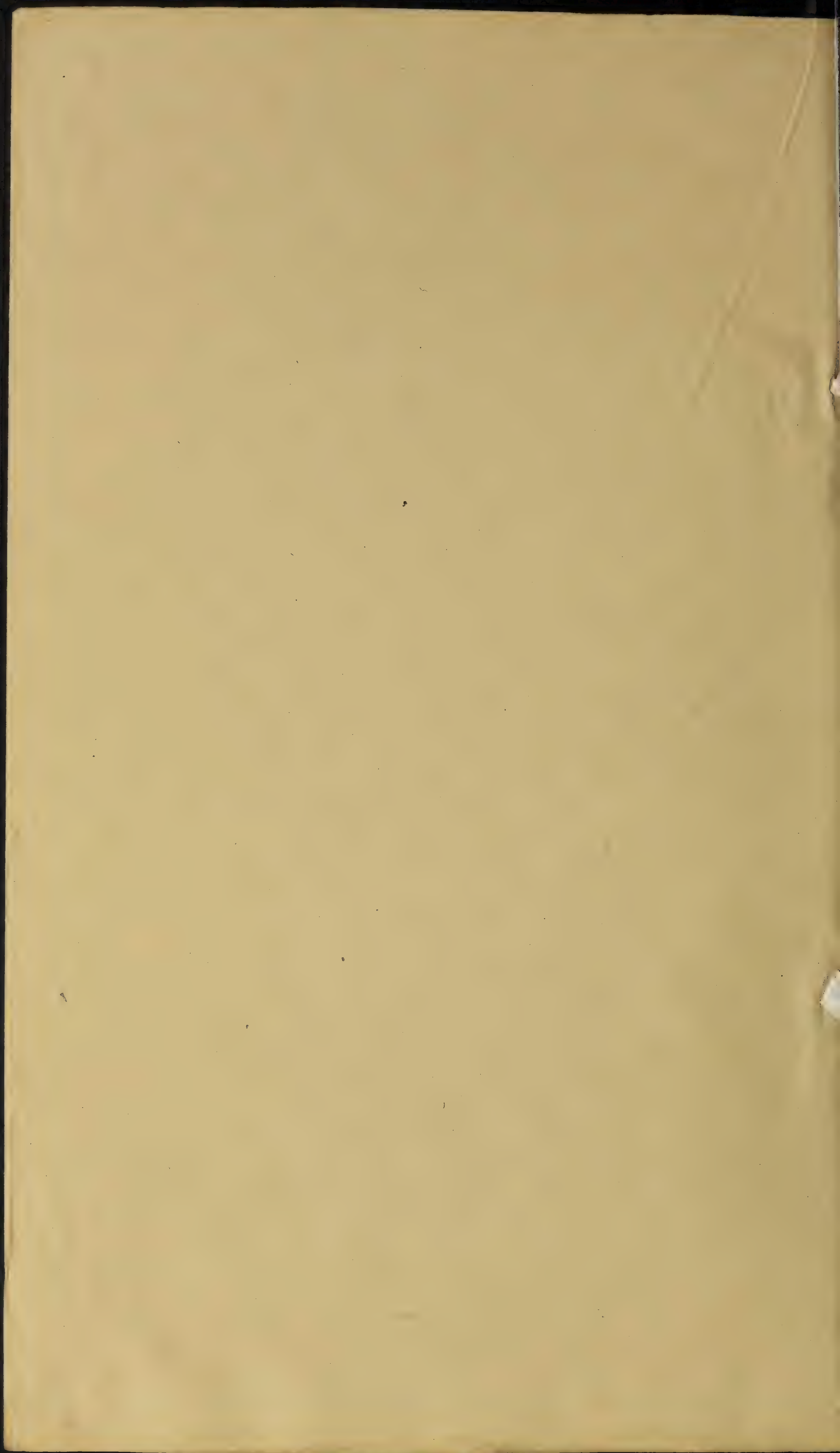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恠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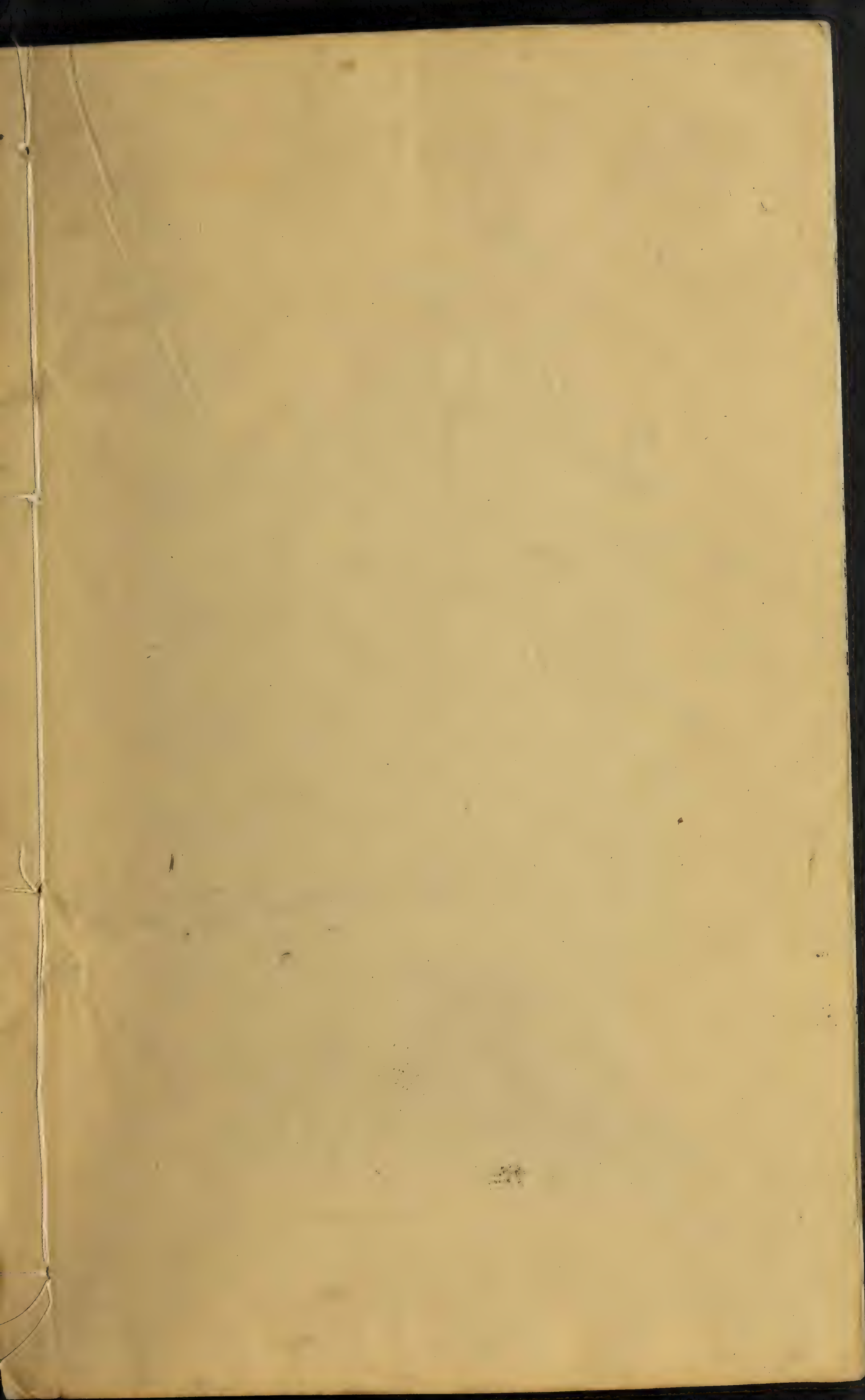
說苑卷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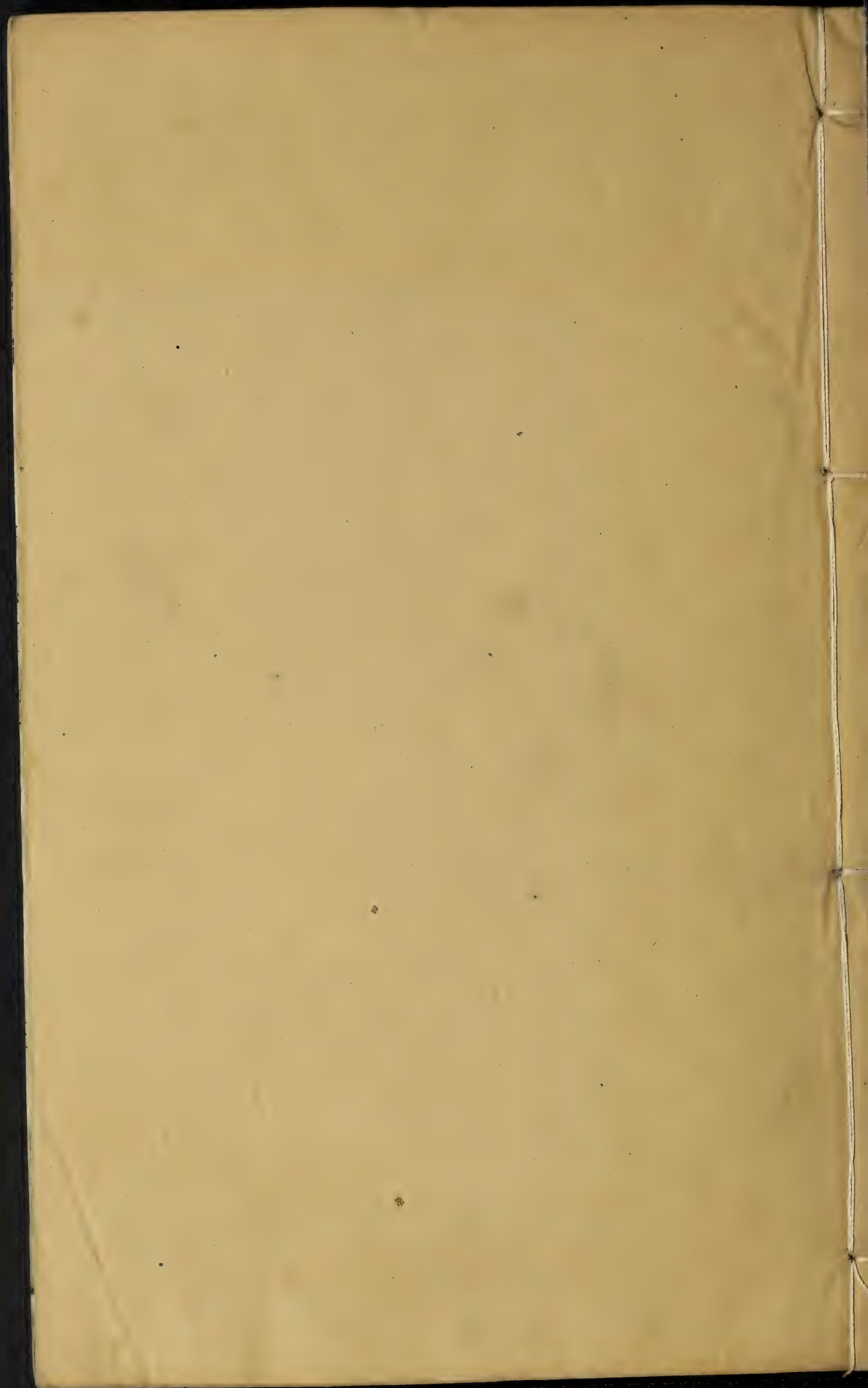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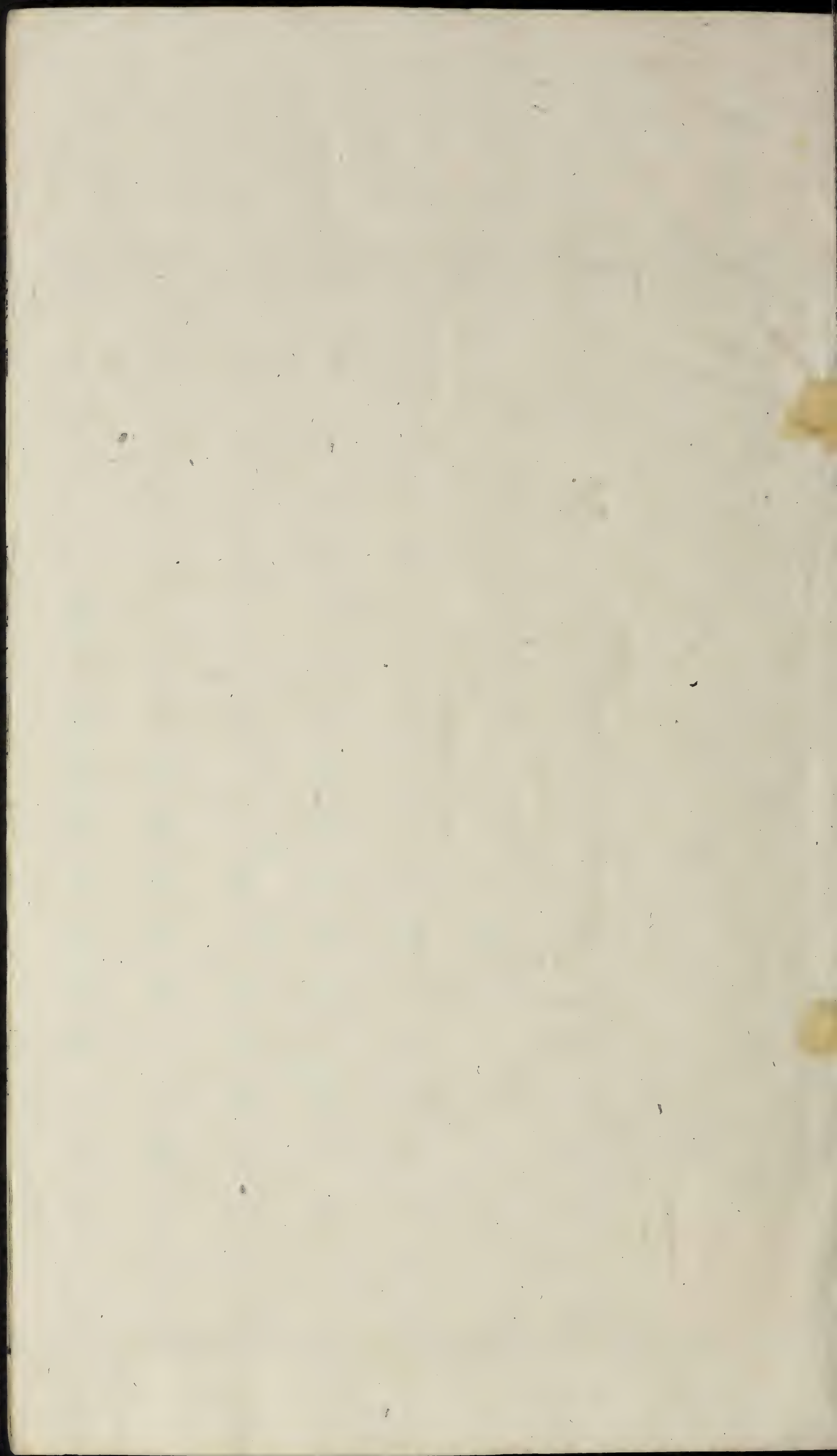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



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
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
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
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
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
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
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
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

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强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

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選而知之、韓魏反
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
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
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
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
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

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髠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髠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

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

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

内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
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淸濁
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
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
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
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
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
一也夫蚯蚓内無筋骨之强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

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聽者耳聞明者目見聽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

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

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

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

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

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闘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

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

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

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顔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

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罷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
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
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
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
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
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

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

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

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
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
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
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
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
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
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
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纍嶵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竒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

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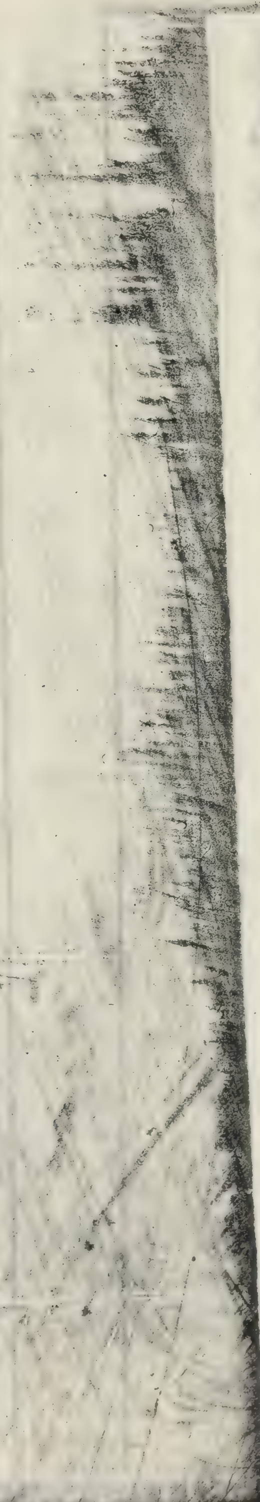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

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七終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

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葢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

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

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

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

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
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
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
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
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
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
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几大祭爲君請壽故
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
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
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
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
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
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

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
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
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
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
固陽其塡也。惟塡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
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
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
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
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刼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

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盈、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顋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
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
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
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
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
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喝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

袞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

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

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

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

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

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

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

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

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

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

融降于宗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

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巳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宜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

諸侯曰號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後也是以由於逆命令嘉其夢後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號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

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

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
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
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
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
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貴至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寅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小之巫官

巫官變曰、禝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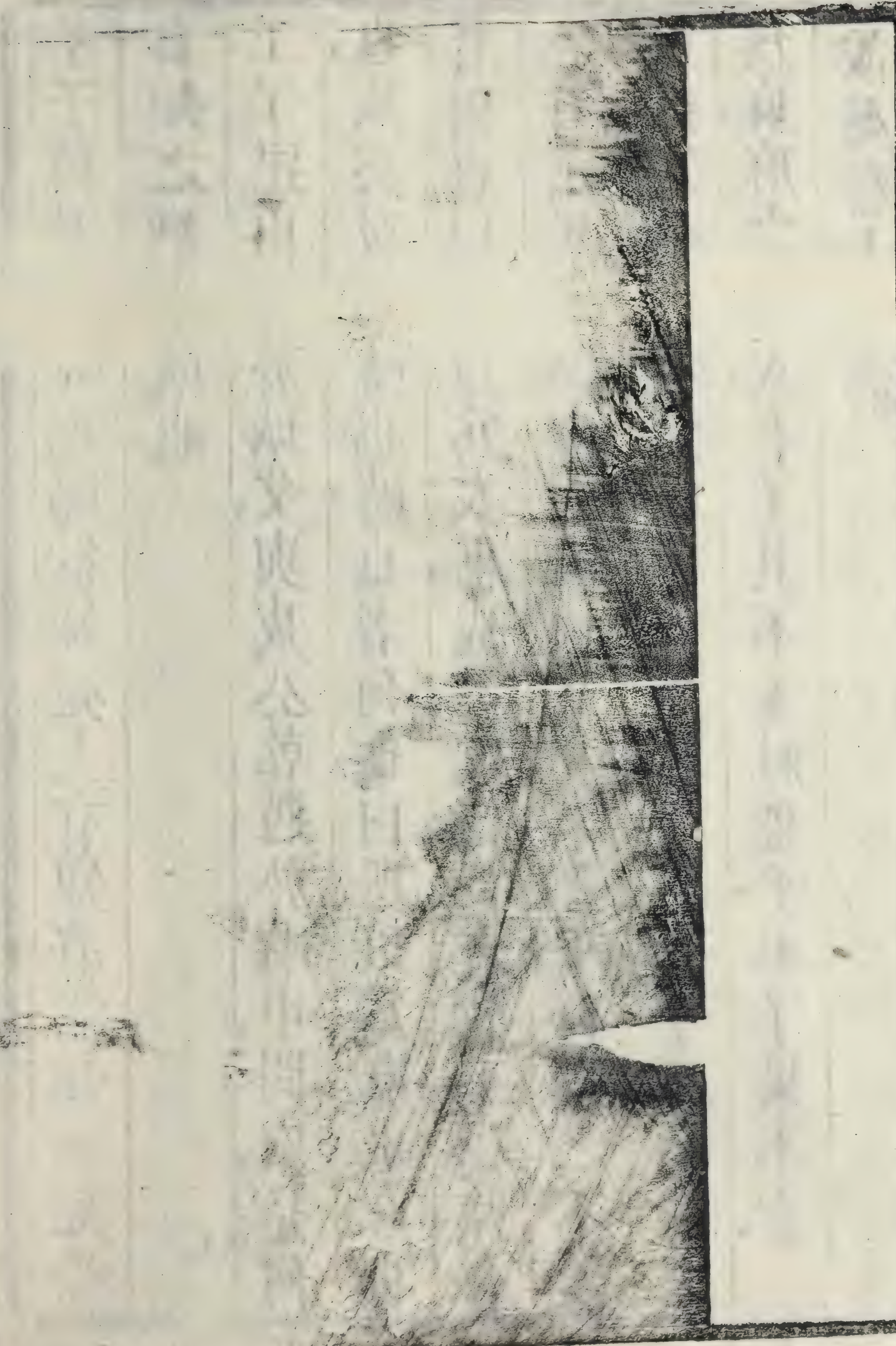
而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

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八終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

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

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

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

于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

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柰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

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

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虞所以輿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
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
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
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
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
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祗有不舉
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

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

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
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
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
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
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
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各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

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

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
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
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
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
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

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齊者思其君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將入戸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戸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齊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絜齊精思若親之在

方與未登惝惝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取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禍

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廉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

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

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
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
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
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
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

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

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

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十九終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

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李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

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徃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

樸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

餙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
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
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
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
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
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
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
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

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與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

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

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
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靡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
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
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
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
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
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
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

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
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
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
自健上侮五帝下淩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
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
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
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

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文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閒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
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
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
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
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
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
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

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踈其閒、彼君臣有閒。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埶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覩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黙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愬然而起黙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鏦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積。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

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忌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

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周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
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
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
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
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
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

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

也以其實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
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
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

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

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二十終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
文書目祗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
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
之序大畧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
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
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狥物者多自爲者少
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譏但其所采春秋時事
亦實多牴牾如謂咎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
於柏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使人往視

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王伯厚已斥其述紀之誤（見困學紀聞）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州黎韓武子謂欒懷子叔向間殺萇宏左史倚相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推羊舌虎爲善欒逞（當是欒逞字譌）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禪天下以鮑白令之諫罷（見至公篇）又盧生侯生既亡後得侯生侯生歷數始皇過失始皇默然遂釋不誅（見反質篇）俱與史記

大毋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爲此說故特表之以廣井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爲一者亦祇略爲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